



北京采!

北京乎

孫福熙 著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

開明書店印行

北 京 乎

實價壹元(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一九二七年六月初版發行

1-2000

北 京 乎



北京乎！別來五年了。

經過丰台以後，火車着慌，如追隨火光的蛇的急急游行。我，停了呼吸，不能自主的被這北京的無形的力量所吸引。

一片綠色中遠見磚砌的墻牆隱現，而黃瓦紅牆的城樓並聳在綠葉的波濤中，我能辨別這是正陽門，這是紫禁城與別的一切。

回憶離京時，行至東華門邊，我對二哥說，我舍不掉北京的偉大。我很不能抑制的想念了五年，現在，微幸的又得瞻仰他而濡染其中了。

在紹興縣館中，天荷早醒來，老鴿的呼聲中，槐花的細瓣飄墜如雪，兩株大槐樹遮蓋全院，初晴的日光從茂密的枝葉缺處漏下來，劃出輕煙顏色的斜線落在微濕而滿舖槐花的地，留下蛋形與別的形狀的斑紋。新秋的清爽就在這淡薄日光中映照出來，我投懷

於我所愛的北京。

離別以後，我曾屢登阿爾卑斯高山，我曾蕩漾在浩瀚的印度洋中，固然，我不能懂得他們的好處，但阿爾卑斯山的崇高與印度洋之廣大遠過於北京城，這是無疑的。然而我不因他們而減少對於北京城的崇高與廣大的愛慕。

回憶初到北京時，出東車站門，仰見正陽門樓昂立在燈火萬盞的廣場中，深藍而滿綴星光的夜，高遠的襯托在他的後面，慣住小城的我對之能不深深的動感呢！

在北京大學中我望見學問的門牆，而擴大我的道德者是這莊嚴寬大的北京城。

我以前沒有見過如北京所多的長街。小城市中所稱為大街大路的都可從這一頭望見那一頭，而所謂大者，就是說有一來一往的人相遇可以不擦肩不踏破腳趾而已。北京的長街望之如沒有盡頭的，只見遠遠的消失在隱約中，徒令人恨自己目力之不足。左右又很寬敞，使因為悶在井底一般的小城中而呼吸急促的我擴大了胸腹。北京的天永



遠是這樣高的，爲長而寬的北京街道。

我之所以愛北京的原因還不止此。北河沿的槐樹與柳樹叢中我常於晚間去散步，枝條拂我的頭頂，而紅色的夕陽照在東安門一帶的牆上，使我感覺自己的渺小，於是卑劣社會中所養成的傲慢完全消融了，然而精神上增加十分的倔強，我從此仍舊覺得自己的高大了。

那時的每禮拜早晨，我與二哥必往教育部會場聽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學講演。冬季的寒風侵面，且帶灰沙，我們步行經北上門，穿三海，望見北海中結着雪白的冰，而街上的水車所流出的水滴結成琳琅。這種一切都給我警惕。

以前的城南公園中我曾讀過書。暑假時節，我與二哥夾書同往，早晨的太陽已頗猛烈了，我們就鑽入紫藤棚中。北京的特色，一到蔭中就生涼風。這花蔭衛護讀書的我們，直至晚上。

我現在來重溫舊夢，而且將以我的微力表現他改善他，增加我及一切市民對於北京

的好感。

北京乎！我投懷於我所愛的北京。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

今 夜 月

大清早主與諸位講夜的事情，未免十分的得罪；然而今夜是有特別意義的，所以不惜來荒廢您所要計劃今天一日大事的時間了。我寧可下次在黑暗的夜裏再來與您講光明的。

我是初來北京的，卻要在諸位老北京之前介紹一件北京的東西，這是很自負的。

諸位中有忙有閒，不是一律，然而我相信諸位一樣的不注意‘師兄’的長大與他每天對於善或惡的趨向。不但如此，您還沒有注意每天的月的盈虧。

北京的屋宇並不算高，但你我挨擠在一起，而且大家像犯了罪的都拘禁在圍牆中，以致月色不能透入，於是不再記得月的大小了。最柔和的是新月，在淡綠的天中，嫩黃的一彎，如小桃的新葉。然而此時人們正忙着謀晚餐，沒有餘力在將落的日光中來注意他。最

哀豔的是陰歷月梢後半夜初出的缺月，在四周靜寂甚或夜寒凜冽中，他起來，起不多時就要被太陽奪去色彩的。此時人們正在昏夢，我想諸君中未必有人看過幾次罷。但我現在要介紹給諸位的不是那種月，是圓滿，皎潔而且容易看到的今夜月。

您住在南城嗎？您該往先農壇或遊藝園的水邊。萬一您十分的忙碌，也該在經過前門時停留幾分鐘。汽車的號聲照常的威嚇您，洋車夫照常的叫你‘裏走’，火車站汽笛照常的引起你忙亂之感，然而你將看見東面起來一個大而且圓的月，爲平日所沒有的。您平日刻刻防備仇人用毒計陷害您，此刻，在這青淡的月光中，您當有純潔與安靜之感，您自然的放下心機，不願防備了。而且，在這光中，您的仇人也受感而不想欺侮人了。您那時會明白，月光是^不分等次的普照一切恩人與仇人的。怕看他人凶惡的面龐時，最好的對鏡看看自己的，您會發見原來自己惱怒時的面龐也是這樣凶惡的；以人心凶惡爲可恨的人，能在月光下照見自己的心的凶惡，看月是

洗滌心腸的好方法。

您住在北城嗎？京兆公園什刹海都是看月的好地方，然而最好是在北海。晚上六點鐘以前，你走到瓊島的塔上，如海的縹緲而且有綠波的北京，罩在暮靄中，看太陽漸漸的落去。你要注意，在看太陽的時候，必須刻刻回顧東面，青天之下，紅紫的薄暮之後，比什麼日子都大的圓月緩緩的起來了。天色漸暗，月色漸明，你的目力所能及的地方，都受月光的照臨，而你的心也照臨在一切的人之上了。你下山來，過橋，沿北海，在濛濛間的前面，你會看見，高大的柳枝中間，白塔的旁邊，一輪明月照臨水上。水邊漪瀾堂的燈火叢中，遊人攢聚着等候花炮的起來。

諸位要問我爲什麼特別介紹今夜月，我大略的可以告訴你們的。我不單爲今天是兔兒爺的生日，不單爲今天的月球與地球最近，我爲的是從我們的遠祖起，每年在這一日留下些特別的感情，造成不可磨滅的事實。數千年來古今人所瞻望所歌詠的就是這個月。而且這寒熱得宜，桂子香飄的時節看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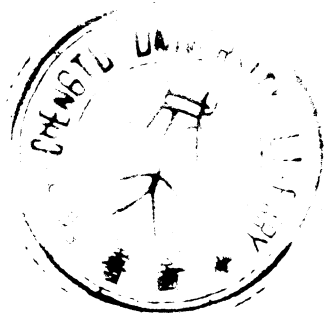
圓月,不是昨天或明天的所能比,也不是上月或下月的所能比的。

您不要爲了貪吃月餅而懶得出去看月,看了月回來吃月餅不晚,兔兒爺給你好好留着的!

十月一日。



理想中的北海今夜月



今晚漪瀾堂的花盒

今年的法國國慶日我從家鄉專誠往上海參預盛會，當時屢次追念以前在法國過國慶時的快樂，而晚上看花炮的時候尤甚。上海法國公園的花炮必是從法國運來的，轉運很是艱難而且數目也不少，然而總覺得在法國所見者之可懷念。在那裏，形形色色的花炮要放一二小時之久，看到後來令人相信真的不能再新鮮再美麗了，卻又在橋上驚人的瀉下瀑布，依河的關，傾注河中，而水不見滿。最末一幕是 *Vive La France*。此時我十分相信，再回法國以前，我沒有好的花炮可看了。

上月來北京在遊藝園中微幸的第一次看到花盒，我真想念我的法國朋友呵，他們何時得見這樣美麗的花炮。

今晚，北海漪瀾堂又將燃放花盒了。這花盒的圓徑有八尺，遠比普通所放者為大。高雖不過三尺，而內部竟包藏四幕之多。第

一幕是嫦娥奔月，在百花怒放的叢中，一美婦人初則輕輕搖曳，繼則漸漸上升，愈高愈淡，終而不見，他超出人間而遊銀世界去了。

第二幕是五彩燈，慶賀我們的佳節。再次是一座燈塔，萬盞琉璃，十分朗澈，這是代表人間之向上，遙遙與月的光明相應和。最後是萬彩滾銀盤。銀盤是月，我們的聰明才智在他周圍縈繞，而他以靈感授與我們各人，教我們得了快樂與和平，在月色中很是安慰的回去。

十月一日。

看圖有感

‘月中白兔搗藥’是馬叔平先生所藏，在嵩山少室神道西闕題名之後。圖中有白兔持杵搗藥，且有一隻蟾蜍。這是漢延光二年潁川太守朱寵所造的。



搗

藥

又第二幅姮娥奔月圖爲漢時墓闕，洛陽出土，現藏北大考古學室。下半也有白兔搗藥。原物是磚上淺雕的，再塗濃厚的顏色，究竟歷年太久，色彩已暗淡而稍有剝落了。姮右手執桂枝，左臂彎屈，而上體前傾，作飛奔之娥勢。面向前，不稍顧盼，髮在後飄轉，知是迎風上進之迅速。四周飾以雲彩，有深淺兩種，順風捲舞。這種雲霞的曲線都極調和而純熟。本來主體的線條並不複雜，然有虛紋的配置以後，覺得處處和諧，是匠心之作。近世狹義的寫實法流行以後，大家疎忽那以天然的美應用於裝飾畫中的工作，因此，在這一點上反不及古人了。

我們之所以背出這兩件老古董者，決不想適應所謂復古的潮流。考古自有獨立的價值，但我們在報上插兩幅古物的圖，決算不得是在考古。我們的目的是要表示二千餘年前藝術的程度，使我們與現在比較，在當時是這樣的利用月的材料發表他們的思想的，現在我們將怎樣的利用就是這個月來發表現代的我們的思想呢？我們雖然不等待有

姮 娥 奔 月



人來回答這問題，但很希望在此佳節創造許多藝術品，詩，文，圖畫，雕刻或音樂，而不媿爲雕白兔搗藥圖以後二千餘年的人。

疑古玄同先生要表示他欲打破一切舊例的意思，說他是端午吃月餅，中秋吃糉子的。真的，倘若如現在人的與吃飯一樣毫不思索的吃月餅，我也願意請他們到端午去吃，因爲那時或者比在中秋吃較易發生爲什麼吃月餅的問題了。所以，倘若我們每年中秋必請出白兔搗藥與姮娥奔月圖，則插圖也是月餅了。

然而我還是主張在中秋吃月餅的，因爲，倘若不求理解，則數年以後，端午所吃的月餅變了糉子，而中秋所吃的糉子變了月餅，那時還得勞疑古先生費盡大力來改革，提倡端午吃糉子，中秋吃月餅了。何嘗人是愛守舊的，吃月餅而至火腿的苔菜的還覺得欠新穎，現在是專等候咖啡的冰其林的做出來了。愛讀‘一年明月今宵多’的卻愛打聖人經書上沒有的紙牌，相信月是地球的衛星的卻愛看梅蘭芳的嫦娥奔月戲，而滿院月色只讓秋

蟲去看罷了。(我介紹止水先生的‘詩禮人家底月亮’。)在這種現狀中,我們不能除滅這等事實的絲毫;要改善,我們只能用思想藝術的栽培,在這種事實中洗刷出真意義來。因此我們之請出這兩件老古董並不爲了要人相信月中是有白兔與嫦娥,這是不待我們聲說的了。

十月一日。

光社的展覽會

北京光社於本月一日至四日在中央公園開第二次照片展覽會，參觀以後，我的精神很是鼓舞而且十分的覺得快慰。

自從照相術輸入中國以來，第一個時代是神像。中國畫之技術之拙，凡畫得二三形似的算是上品了，表情傳神這一類話是不能在這種畫匠前說的。照相能夠傳出真實形容，於是見重於當時。因為他們是專以留下容貌為主的，而且大部分是老年人，留着為死後給畫匠做藍本，免得肖像絲毫不肖，所以他們照相時必定正坐，兩腳八字分開，兩手分置膝上，其有擊一本不讀的書，一把不扇的扇算是不同凡俗高雅萬分了。至於面貌呢，這不必說是很正的，雖然照有左右兩面，實則只要照得半面，像中國的畫工一樣，將紙對摺反映過來就得了。最滑稽的是兩個耳朵，像什麼鍋子的兩個柄，等待什麼人來提取的樣子。

第二個時代是合歡圖。許多人要問照相匠，‘同時照兩個人可以的嗎？’“行，行，隨你們照多少人！”兩三人合照，雖然並不比第一個時代遲得多，然而確實是一個大進步。於是要遠行的人與家人老幼合照；朋友相得，結拜弟兄者合照；新年團聚，衆親朋友合照，範圍漸漸的推廣了。這種照相，雖然還是各各正坐，相互間毫無關係，與各人的神像無異，然而已知選擇背景了，正廳的前面，兩張龍旗的底下等等左右對稱的以外，樹的旁邊，假山的前面，已漸漸的有調和之可言了，到了學校遠足會與各種旅行團的攝取風景，已經大有進步了。

至於單純的花鳥風景之美，實在很少有人懂得，而且更少有人用心，所以照相的範圍還是很窄。

此次在光社展覽會所見，實在是高出太多了。我不敢諱言，其中若干幅的採取光線，受像時間與洗濯修片等等還有未當之處，不及西洋人頗多，然而在取材上已比西洋所常見者勝過一籌了。這原因在什麼地方呢？中

國畫的布局確有特長之處，而山水畫中的風雨煙霧景象，尤爲易見，光社諸君有了這種畫幅的陶養，所以有幾幅竟如傑作的畫幅了。這是很明白的，繪畫不是器械的把真實抄過來，而照相也並不是與實在絲毫無差的。好的照相就能利用這一點差別取長舍短使照片比實物美麗遠甚。展覽會中有許多幅是有這個價值的。

在這一點上我們要誇大的證明，介紹西洋學術到中國來必有青出於藍的可能，而且我還要推廣的說，在無論那一種大的小的事物只要用力，只要推求周徧精密，必定得到很大的成功，有如無論那一塊土地，只要掘得久，終能達到地心，而且沿路必能得到多少的寶藏。我以此奉勸從事各種職業的人，并以預祝光社諸君。

十月三日。

兔兒爺的革新

我以前很擔憂，街上這許多的泥塑兔兒爺，中秋一過就要沒用了。現在又看到，他的兩隻長耳朵已經拔去，他居然革新，另改職業了。倘若你還要叫他兔兒爺，即使他不生氣，也必掉頭不應的了。

所恨的，他雪白的面龐還是一副兔相，而且搗藥的槌也還沒有想放下的意思。

然而，倘若你還要叫他兔兒爺，即使他不生氣，也必掉頭不應的了。

十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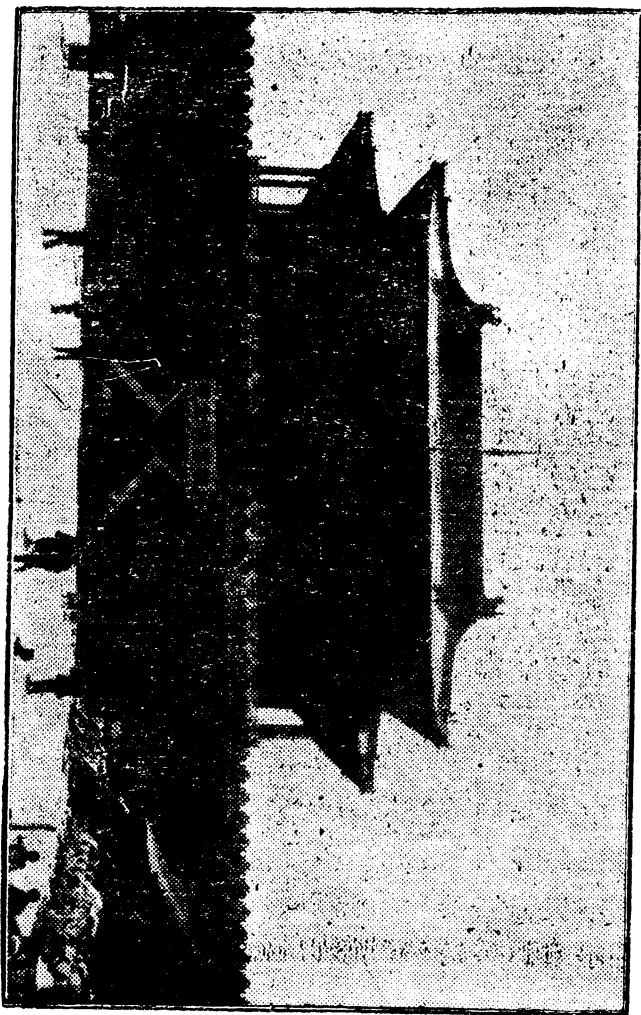
故宮博物院

十四年的國慶日已過，不知各人有何感想。我卻於這一天覺得比以前各次的紀念有意義多了。

中華民國在這十四年中的委靡不振，實在可以使武昌起義的一件事失掉意義，我也同情於不願紀念十月十日的人了，然而我覺得這十四年中有兩件大事是中華民國的光榮，而且只有這兩件大事是使武昌起義的十月十日有紀念價值的。這兩件大事第一是民國元年的優待清室條件，第二是十三年勸令溥儀出宮。

各國的造成共和政體及大小的政治革命，與中國歷來朝代的改換，那一個是像創造中華民國的不費刀與血的？這一件事是很使許多人覺得不痛快的，而且以民國之委靡不振歸罪於此。我以為清帝既已退避，承認不來加害於民國，而尚必置之於死，不免有虧

故宮博物院門前



人道而且戚戚然防他再有禍患，似乎是不相信自己所持的真理了。我們應該記得，我們是政治革命，不是專欲加害於皇帝的生命。留他在故宮中，使人時時紀念民國以前的情狀，而使民國的根基更是穩固。那時的廢帝年幼，不能自立，況且是逸樂慣的，所以給他錢，名之曰優待，很可明白這件事情的意義。這是民國史上的偉業，也是一件趣事。

我贊成優待清室而更贊成驅逐溥儀。幾次的復辟運動已使優待的意義完全消失，並不絕對的怕他有害民國，實在他已不必憐憫了。這是不必用什麼解釋就可明白的。

到了現在，本來不必再來勞叨這種話，但去年很有不以勒令出宮爲然的人。那時我不在國內，沒有將這個意思說出，而且現在還有不以紀念十月十日爲然的人，所以再來提一提。在革命時我不過是一個十餘歲的小孩，什麼也不懂，然而我敢尊重十月十日，因爲我也尊重未曾親見的美國俄國的共和。

此次趕出溥儀，開出故宮，使以前優待清室的意義更加彰明。只因爲不得不趕他出

宮的緣故，使這一所博物院缺了活的寶物，還是很可惜的。

我想，倘若在今年的國慶日遊故宮博物院之後，還覺得十月十日之不必紀念，我不相信。

諸位在故宮中也與鄉下老婦遊逛時之隨口稱贊皇帝家中的富有罷？是的，現在富有的不是皇帝而是您了，您有這宮中的一切東西。您的所有權與皇帝的不同，他被趕以後就失權了，您是沒有誰可以來奪的。

您明白是這許多東西的主有者以後，回想以前日夜的盤剝他人，或爲了一個銅子而吵鬧，覺得沒有意思罷？

倘若您在散氏盤上打破一角，或者在三希帖上扯下一條，您會覺得，不但你損失了這件東西，這要使無論那一個人都受到損失，拐脚的老太婆可以拿起桃樹杖打你，污泥滿面的小孩可以咯出口沫唾你。然而你還是這一切東西的主有者，不過你沒有毀損無論那一樣東西的主權。

你知道了這種事實就明白十月十日之

應該紀念了。這種權利是民主國的國民所有的，而十月十日是我們變爲民主國民的紀念日。

我常想勸人去默想，一個人關了房門去想，離了城市去想，最好的是在鄉僻的寺院，更好是在數百里沒有人跡的曠野，到那裏去看鏡中的自己，去記憶以前所見過的人。這樣的想幾天，想幾月，最好想幾年，此後再回到人羣中，未必如以前的自私凶殘與狡詐了。然而不肯又不能靜想的人最好讓他到人數最密的公共場中去。在那裏，他會看見除他的父母妻子同事顧主以外還有這許多人，他們的衣服，年齡，面貌等等都這樣的不同，然而各與他同樣的佔有空間，又各與他同有到這公共場中來的權利。倘若此後對於他的父母妻子仍然自私，凶殘與狡詐，不免太偏，而且，如果這許多人都如他待人的待他，將不可抵擋，於是得到共和國民平等的精神了。

四千餘年的中國文明自然也可以誇耀的，然而四千餘年的重擔壓得轉折不靈，所以，雖然是民主國，還是老少相恨，貧富相恨，男女

相恨，不恨的也相互輕視，造成許多階級，這是因為久年的壓制後而且還是毫無訓練之故。這樣大規模的博物院在中國是首創的，大家可以在那裏開始做這種訓練，而且看看這許多年來帝國的遺骸，用了這個做參考，從新建立政治文藝的基礎。

夕陽斜照故宮的黃瓦紅牆，各人知道時間之不留，所以匆匆跑着看，我們在這心情中亦知人生正與這夕陽一樣，在這深刻的故宮印象中，我們欲留下我們的事業。

十月十一日。

出 遊

宗杰：

你是好遊的，我願同你講講我去年在里昂時的遊興。

在那裏的時候，每年暑假我必到山中或海邊旅行，而且每逢禮拜日，只要沒有約會或緊要的事務，我也必到鄉間去散步。有時天氣不好，我還是要出去，一則因為天氣不好，所以在家愈覺沈悶，二則看看變態的天，是很難得的。你或者想我是太風雅罷？這不然，在法國，即使是麵包工人，洗衣女子等等平常人，只要輪到他們休假，他們就去遊玩。不過我有幾次是有意到遊人較少之處。

去年這個時節，我與方會二君同去遊山，真是快樂。那一天是重陽節，所以我們約定去登高。對你老朋友不妨老實說，因為我不必防你誤解的，我不肯爲了要革新而絕對抹煞舊事的好處。舊曆雖然廢去，出遊究竟是好事，我們儘不必強迫自己忘記那一天是陰

曆的九月初九。你知道，在四周沒有附注陰曆月日的曆本時，苦心的去探問那一天是重陽，這是與在各種書籍上查某學者的生平是一樣有興味的。適巧這一天大家沒有功課，所以我們決計登高去了。自然，我們雖然說登高，決不想學避難的故事。倘若你不以我的話爲然，那末我要反問你，你不是禮拜日不去上課嗎？難道你是耶教信徒嗎？

那天是濃霧，在直往鄉間的電車中，玻璃窗上罩了一層薄幕，使我們不見一路風物的絲毫。到了 Vaugneray 山中，我們下車來，薄霧已去，驀然見到遠近的山色村景，微紅的朝日照在我們身上，又加清風的飄動，使久閱車中以後的我們如此驚異。在里昂，凡這樣的早霧，日中一定是晴明的。曾君用了他的習用語說‘實在好！’而方君撫華不如平日的戲笑他，卻莊嚴的說了一句‘真的實在好！’表示曾君所說的不是過當。真的，在我的許多次的野遊中，這一次是最動感了。長久關在四面厚壁的當中，只有一個或半個洞，間或來換一換實突突裝在這塊立方中的氣體的一

小部分，彎了腰想問題，因為精力不足，雖然是很容易的，也想不出答案了。在這樣‘坐關’以後看見大氣，實在有新鮮感覺的，這不僅是心理上，大部分的還在生理上的好處，而且這是先感受到的。中國罵我們學生不肯用功的聲音夠響了，我們只得來叫出遊了。你知道，坐在房中用苦心的時候，偏有雪片似的日報週報月報飛進來說我們太不用功，太愛遊逛，我敢說，一個赤貧的乞丐被罵為驕奢逸樂，也沒有這樣的難忍罷。自然，野遊的快樂在於勤工之後，非游蕩者所能懂得的。

我們拿了手杖，沿着不認識的大路進行。大家都穿輕便的夾大氅。戴便帽，不怕被風吹落，還便於從荊棘中鑽進去。方君最愛於旅行時用皮裹腿，我也有我爬山慣用的釘齒皮鞋。我們各講家鄉在重陽節的風俗，我屢次想到紹興登高的龍山。正在歧路口猶豫的時候，有一人從後面上來了，於是我問他到 Yzeron 去的路徑。他說他正是到那裏去的，同他走好了。兩條路都是可走的，不過走下面較近。

他在皮袋中掏出地圖來給我們看，從山坳經過許多小村，直上就是目的地，而他還要沿高崗由南山下去，這樣繞一個圈。他立刻推測到我們是中法大學的學生，他知道我們常有電報，因為他是電報局的局員。他利用這一天輪到他的休息日，專來跑山路，雖然他不知道有所謂重陽的。

路邊的槐樹與栗樹的葉色正在轉黃了，山中靜寂，時聞落葉到地的聲音。小鳥枝東枝西的唱和，他們恨秋景將殘，所以有意加工。聽到這種聲音，我們知道催人努力的老年人們的方法是何等拙劣呢。

走至將到目的地時，因為是爬山兩小時餘之後，微汗出來了，全身暖熱，而且胃口大開了，這位電報局員要吃他皮袋中的麵包了。我們平時看吃飯為隨便的事或竟認為討厭的事，在這時節，我們也急於飲食了。然而我們原定到村中買酒或汽水的，所以沒有帶來，於是不能與這位法國人一同坐下。

一條谿水在山徑旁流過，他的來路與去路都隱在叢葉中，但幾天下雨之後，故水甚清

而旺，聽他從很遠的地方流來，又流到很遠的地方去，我們看中這條水了。走幾步過去，矮樹叢的後面，滿枝果實的蘋果樹旁邊，綠草上幾段樹幹上，我們坐下吃飯了。雖然沒有酒或汽水，聽了清亮的水聲已經止渴了。

宗杰，野餐真有味呢。第一個特點是有一味清純的大氣，倘若說我這話太渺茫，那末野餐之所以這樣美味者是什麼緣故呢？或者是我還帶了野蠻的遺傳之故罷，我愛野餐甚於圍在四壁中間吃飯，似乎，只要看見樹枝或草地，雖然所吃的無非是乾麵包冷牛肉與果子醬一類東西，覺得興致大不相同了。

其實我所講得天花亂墜的法國風景遠不及我們的家鄉，而我們的家鄉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因此，他們與我都是渴望於回來周遊中國的。我很想瞻仰蜀山之奇偉，方君最夢想西湖，未曾到過，而久醉西湖的曾君覺之告他說，不親到過，沒有方法來想象西湖之美的。我們商量將來組織一個全國旅行團，尤其應該在雲南，西藏，青海，新疆，蒙古至東三省繞一個圈，我們學生物的採取動植物標本，

學文學社會的記錄社會狀況，學圖畫及會照相的攝取各地景物，各任一職，共同進行。只有一個困難問題，全隊中至少應該有一個學醫的，然而這最困難，照經驗所得，學醫的幾乎人人是很‘精靈’的，真的，看來看去，尚未得一個學醫的肯做這種傻事的。因此我們只得買幾部日用醫學須知書各人都學些，大概，受寒，發熱，頭痛，出血這幾種使藥是頗容易的。現在可以問問你，你有這種學醫的同志否？將來旅行告終，把各團員的記錄編輯起來，可印專書，這種報告，我可以自信決非以前所有，對於將來種種社會事業是很有益的。

我們還想在各地設立旅行招待所，改革現在齷齪與凶橫的旅館，某城市範圍內與附近有什麼古跡風景或工商機關可游，輪船火車驕馬之雇用，均由招待部指導而且負責。最緊要的一句話，我說得小一點，當中國交通便利的時候，一切必呈新的活氣象，戰爭可免，生產可豐，金融可流動，你我的疆界可消失，國民的智識可提高而推廣，那時，決不是現在沈死的中國了，這是我可預定的。

到現在，回國已九個月了，我簡直還沒有游過，看街上槐葉變色，我不得不追念去年的重陽了。我特來告訴你，我的這個想望不是今年開始空架蜃樓，我早就這樣想的。

去年的快樂還不只此哩。我們飯後到蘋果樹下拾起美麗的果子吃。這時麵包牛肉等等已經吃完，皮袋已空，所以一路拾梨栗蘋果放在袋中，滿滿的背回來。後來，煮栗子吃了四次，蘋果梨子除生吃外，做了兩次果醬，幾位不去的朋友們嘗了都說‘實在好’。

我們爬到山上村鎮中，在加非店門前，白石的小圓桌旁邊，我們坐下。太陽穿過疎疎的花棚，照在我們上面，已經覺得可愛了。

我們揀了本地的風景片寫寄一位薛君，他是在高山中的Autrans村養病的。我們說可惜今天沒有他與Ho, Hé, Ho。他同我們在Chambéry游山時遇見女學生旅行團一大隊，其中有許多人與我們談話的。因為不知道他們的姓名，所以就用他們所唱的聲音為名。

我們又往村後的高山上去，深綠的柏林很是茂密，根處的鳳尾草已大半枯黃，我們儘

管帶撥帶鑽，希望他是有幾里路的深。風過時嗚嗚有聲，我總願設想這是老虎來了。我們想在這裏練習，養成往西藏新疆去探險的精神。到山頂上，有一個聖母像，回顧四周，山峰都在我們腳下，然而這還不是我們精神的終點，因為前人已經走到這個高度了。

坐公用自動車繞道下山，我們再三的說下禮拜還要來，而且冬季要來看雪。電車在村中等候，不是專等候誰的，卻等候無論什麼按時到來的人。我們笑迷迷的坐着，因電車的振動而搖擺，很親切的重閱腦中今日所得的新印象。到現在我還沒有忘記那時的快樂。

好遊的宗杰，重陽到來了，你將怎樣的利用呢？明陵的紅葉將默默的落去，你忍心不去說一聲再會嗎？

福熙

十月二十五日夜

小小盒兒小小蓋

小小盒兒小小蓋，
九人走過十人愛。

這是我孩時聽來的謎，要請聰明姑娘猜一猜！

從南口騎驢往明陵的時候，遠望山麓紅紅的一片，疑是昨晚的彩霞落在人間而留連了。近去，知是滿林的紅葉，而且每株樹上滿綴小小綠蓋的小小盒兒，如聖誕節日小松樹上所掛的玩具。爲了要與他格外親近，可以伸手撫他一下，爲了要看他格外清楚，可以攀枝到眼睛頭，正如小孩見聖誕樹而撫摸了的快活。我們遊明陵之必在這時節者就是爲此，雖然或者有許多人不甚瞭然的。

不必到明陵，從北京到南口的路中，時常遇見貨車中滿載藤筐，裏面紅紅的就是明陵樹上採來的綠蓋小盒兒，運來獻給北京人的。

然而我以前不知享受這個幸福，更不知

感激這個盛意，直到現在始悔恨我的呆笨。

我的腦中還留着很清楚的印像：每年秋季，北京市上到處攤滿柿子，當初是半青半黃的，我想着這是沒有熟的，隨便的走過了。到了深冬他們因為晝夜等待顧主而疲勞，漸漸的場下去了，於是我想，這是爛的了。一直到了飛雪的時候，還見他們陪伴着落花生紅紅的夾在雪花的白片中，然而此後不知怎樣終於不見了。自始至末，我不曾與他們親近。我真呆笨，因為沒有見一個人與他們親近，做了我不必去親近的理由。現在始知道，他們就是明陵前紅葉林中的小小盒兒小小蓋，而且使我記起孩時所猜‘九人走過十人愛’的一個謎。

將到柿林的時候，遠聞林中笑語，只見樹下幾人，手執白旗在飄動，有如兒童遊嬉的旗語。近去才知道樹上的柿子接二連三的下來，可以想見樹上是有許多人在摘下來。用白布一兜，以免損壞。小孩們在地上打滾，爬起來就搶着吃最紅最大的柿子。驢子在旁邊等候摘完裝在筐中背回去，嚼着青草，鈴聲

在風中搖曳。

我也在這景象中嘗了柿子的美味。北京人恨北京是沙漠，可是沙漠中能生產如此甜美的果實。住在這同一土地上的臭皮袋，不恨自己，更不懂柿子的好吃更好看。

就是落花生罷，雖然不及柿子之美，正如我家鄉的謎語所說‘爹麻娘紅，生來兒子白
△×△×△’，說他的果皮是粗糙的，種皮是發紅的，但兒子不學父母的缺點，竟有白的種子。落花生也能在這塊沙漠上生出好兒子，而北京人住在這樣好的土地上只知怨恨，真的撒哈拉大沙漠上卻有人在種樹在用特製的汽車開闢道路。

北京人中必有許多如我以前的不懂柿子之美的；我想請他們允許我這個介紹。然而我太缺藝術，所以還得借重我鄉間的謎語：

小小盒兒小小蓋，
九人走過十人愛。

十月二十九日。

中央觀象台記遊

以十二分的虔誠，想達到我多日來的想望，我從城西遠道去參觀東南隅泡子河的中央觀象臺。雖然算不得怎樣的遠道，可是，在房屋漸漸的稀疎的景象中屢次看錶，總還沒有到，呵，真如升天之難呵。

進門，一片廣場，我疑心這是大地，而我已在天上俯臨一切。因為我明白的看見一叢一叢的綠樹點點都在我的腳底了。然而抬頭見觀象臺巍然聳立，我還在平地；所見的綠叢只是三尺高的所謂掃樹罷了。

觀象臺長高曙青先生陪伴我們，在階級上的步履聲中，我們漸漸的遠離人世而與高先生日夜親近的大世界去接近了。

兩腿的筋肉疲勞起來時，豁然開朗，而大地如一幅縮圖的全在腳下了。在溫和的太陽光下，微風吹來，收乾因為登高用力而透出來的薄汗。高先生斜舉右手，鎮靜而且和藹

的說：

‘庚子的一年，德法兩國的軍隊同時佔據此臺，所以議定兩國對分，他們就把這裏的儀器全搬走了。德國自己的船多，就將所分得的五具運載去了。法國沒有船，要求政府指定專船來運，那時法國召集閣議，謂這等儀器不該取來，應當原樣歸還中國，因此暫存在法國使館的儀器又送還來了。直至歐戰終結，巴黎會議決定，德國奪去的須歸還中國。於是中國固有的天文臺回復原狀了。不過，你們看，凡依次雙數的四架較爲黝黑，這是出洋與回國時受了海風中鹽質的侵蝕之故，未出洋過的四架不是如此的。’

按此臺之建立遠在八百年前，其所陳列儀器八種：1.赤道經緯儀，2.紀限儀，3.地平經緯表，4.地平經儀，5.黃道經緯儀，6.天體儀，7.象限儀，8.璇衡拱辰儀。其中第三種爲一七〇五年所製，第八種爲一七四四年所製，餘六種皆一六七四（康熙十三年）所造。此外還有渾儀簡儀晷表三種則一四三七年所造，本均放在臺上，自從現在所放的儀器造成，就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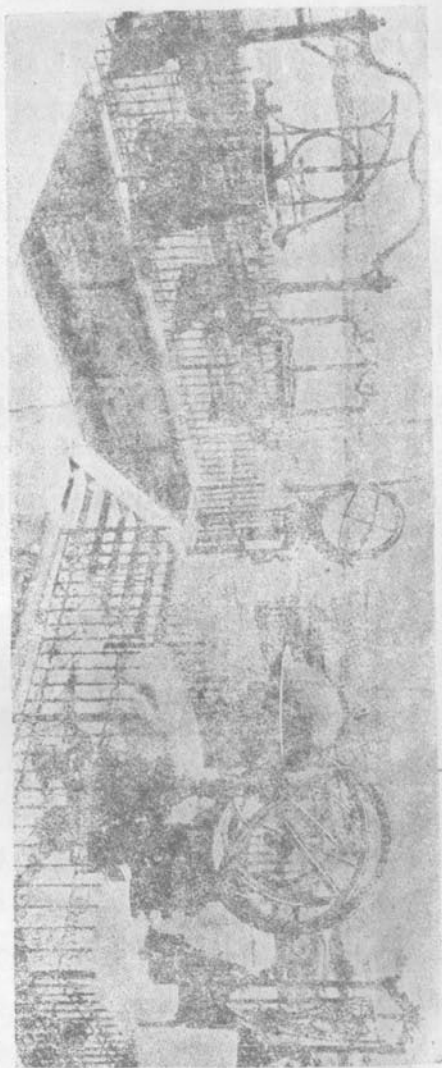
他們換下了。

以上所說都是歷史上的東西了。現在各科中所應用的都是外國名廠中購來者，如中星地平儀爲德國 Carl Zeiss 廠所造，多能經緯儀爲德國 Carl Bamberg 廠所造，回光鏡與三棱鏡頂距儀均爲法國出品，而守時所用的時計，則有德國 Deucker 第九九號，倫敦 Kelvin and James White 第八一七八號與瑞士 Nandin 多種。

其他有民國四年成立的氣象一科，所用儀器爲 Fortin 水銀氣壓表與 Tonnelot 水銀氣壓表，空盒氣壓表與 Negrette 及 Zambra 最高最低溫度表等等多種。這種都是購置的。還有自製的有測雲竿，水量蒸發計，風力計與雨量計等。

在氣象場中置測雲鏡，日照計，太陽熱力計等。

從這種種儀器，每年出版觀象叢書與我們大家所依據的民國歷書。而且每日有天氣預報，早晚兩次；還有全國氣象圖則於晚間五時前公布。



臺 象 觀 央 中

又預計在西山碧雲寺山上設立圓頂赤道儀室與子午儀室。建一專研究天文物理之觀象台，詳細載在‘中央觀象台之過去與將來’書中，並插有精圖甚多。此書法英中三國文字並列。

在中國，大家覺得十分忙碌似的，而追究成績，沒有一種事務是能盡量發展的。我參觀觀象台，知道高先生等能與世獨異，盡力於他人以為不急之務。這是真正研究學問的態度，也惟有這種態度能夠得到真正的興趣。

十一月二十七日。

扶 醋 瓶

帮忙不是我的能事，但我很願意帮忙，所謂‘扶醋瓶，塞桌腳’的瞎帮忙常常越帮越忙者是也。

幾天來的大風括得真起勁，似乎有意與我作對，要笑看我法國穿回來的外衣的不厚實；就是在室內，雖然生着爐子，小腿上細針似的滿在刺我，‘刺’我褲腳的單薄，想我降服而且概括的說一句：中國有他的特別情形，法國的事理確是不適用的。本來我還是走近些爐子，喝一杯熱茶爲是，然而一聽到本刊周年紀念，我扶醋瓶的老脾氣復發，寧願離開爐子來提筆了。

副刊的內容曾經許多人討論過。我所希望於本刊者與大家所論的頗有不同。本刊應有的內容：以學科分則科學與文藝，以性質分則理論與實際，以分量分則長篇與短篇，以程度分則高深與淺近，以範圍分則專門與

普通,以出處分別創作與翻譯……如此等等的材料都該登載。我相信,記者從來沒有知道本刊讀者全體的年齡職業如知道小學生

京報副刊編輯部之一角



家屬的職業者;如果要知道需要某種文章的讀者占全數的幾分之幾,更是不可能的事,不

但嗜好是隨時變化的，就是一個人嗜好的範圍自己也常常難以算定的。例如近來各種刊物上很少登詩了，難道編輯先生們知道愛詩的人少於惡詩的而出此的嗎？我敢說，他們或者是聽了幾人說詩不足取之故，或者還只因為投來的詩稿較少而已，未必完全出於有意的。

所以我以為編輯者的眼光如燈塔的照顧四周，他是面面顧到的，然而他正如燈塔的旋轉，顧此不能同時顧他。於是他方面的人以為是不被注意了。

要以小小的副刊為萬寶全書，絕對不是可能的，倘若硬要包括一切，則收縮大地或大宇宙到副刊的容積，我們看起來，還是不覺得包有一切的，因為正如照相的縮得太小看不出什麼了。

懂得‘德莫克拉西’的真義的人，決不怨誰怎樣那樣的，想看那樣的副刊，無論誰，凡是看副刊者都是副刊主有者之一，應該使他變成想看的那樣的副刊。

副刊應該有怎樣的體例與內容，天沒有

規定的已有的式樣只是某部分人幾次磨成的，好像石子被水磨成圓潤一樣。倘若你願意使卵石更圓潤，或者生出幾隻角，請你動手做好了。

真理只是相對的，我大膽的告訴你。無論誰都發表意見，集合各人的意見愈多則真理的所包者也愈大，只要發表意見者不是‘聾從’的就是了。所以，你要看的副刊就在你的手下，你要看詩，你該做詩，至少也該說出你要看詩的意思。我相信無論何種文章都可成爲本刊的好材料，而我們周圍種種的風習言動滿是可記述可議論的。我希望大家都來一扶醋瓶，而且從這樣說進，也就是爲到處喜歡扶醋瓶的我的脾氣辯護了。

然而這種講法我只以小學教科來看待副刊的。許多人反對小學生捏泥人練體操，以爲他們不想如叫化的靠捏泥人吃飯，也不想當兵去打洋鬼子。其實小學生捏泥人還不能如叫化的掙飯，練體操不能當兵打仗的。副刊存在的價值也不在每篇文章上，他大部的價值在使閱者得到不期待的感悟，隨時遇

見一種標準，使能對於別種事物有所判斷。最大的功效還在練習閱者的發表力而且使相互間能夠了解。

然而我也有我理想中的副刊。凡所登載不能有單純系統的學術。編輯者應該是五六人或十餘人的團體，這團體中，對於每一種專學至少要有一人是知道梗概的。但所載的文章不是某專學的梗概而是用某一種或二三種學問解釋某問題的意見。無論什麼外圍偶發或日常的問題都用這種方法來對待。

我也知道這不是易事，倘若有這樣的人才，早該辦了好好的大學了。因此我們只得在等候這種人才中扶錯瓶湊熱鬧，或者這是有益於培養那種人才的。於是我離開爐邊而凍着寫文反覺心中是熱熱的了。

十二月四日。

奧使館之繪畫展覽

Mullikin 與 Starr 二女士之作品

奧國使館內萬國美術所於近日展覽兩位美國女畫家的作品，計油畫，水彩，粉筆及水粉畫（Tempéra）共百十餘幅。今日禮拜一晚就要閉會了。入門券每人五毛，會員與團體名義去參觀者自由入內。

Mullikin 與 Starr 二女士均久住中國，且曾旅行各名勝，所以他們的眼光能滲透中國風景之美。

我們常覺可憾，凡歐美人之來中國者，或以為中國的禮節風習無一不是好到極點，或以為中國人都是抽鴉片纏小腳，無一不是野蠻之至的。我們很明白他們這兩種觀察之與事實不合而且這是使他們對於中國得不到真正感情的。這種缺憾只有藝術家能夠來彌補，他們不如官吏教士商人等等的易為

成見所蒙蔽，因為他們自幼就有一種訓練，對於外物是絕對的真誠的。例如一個法國畫家見泰山之美決不肯因為泰山不是法國所



中央公園望金頂與荷塘

有而不肯畫了，又決不因為泰山不是可以致法國於富有而不畫的。因此我們向忠於自己又是中國的忠友的這二位女士致敬。

Starr 女士作品多為北京與西山的,構圖之妥貼與色調筆致之柔和,可謂深諳中國富有的少女之美的了 我當看 Mullikin 女士

畫
拓
寺
之
松
Starr
作



展覽室時,我覺得是回到法國了。實在,他曾久受法國美術教育的陶養,所以看他的作品能聯想起 Monet 與 Millet。

現在的北京寒風括面，綠葉盡脫，偶然想到春夏時候在微風中搖曳的綠蔭與紅日，要四五個月以後再來，不禁寂寞而淒切，愈覺現在的大風之寒不可耐了。然而我們可以無慮了，Mullikin女士很懂得北京夏日的氣象，夕陽照在建築物上，返射無論什麼金屬所沒有的光輝，天色投在池水中，又異樣的深沈，在他‘中央公園望金頂與荷塘’一幅中見之。

我們所見於北京者比他們二位更久，請諸位比較，他們畫景中的北京與我們記憶中的有無差異。美術是各有見地的，畫家能表示大眾所未注意的事物，然而或者也有不及見之處；慣見北京的我們應該知道自己比別人更強，但生客的觀察反為明顯，我不必妄加批評，幸閱者自行判斷也。

十二月六日。

時 勢

一

這幾天收不到各處的信，心中很不自然，雖然明曉得是交通斷絕之故，但也想或者真的因為他們有特別事故而不寫信。更可恨的，我逐日所寄的信也必擱置起來，沒有寄去，於是，即使交通恢復原狀時，許多人還要因為沒有我的信而望念而懷疑哩。

二

從北大的二十七週紀念會場出來，因為看了各種成績的有少年氣象而使我興奮，於是走向東安市場去晚餐。菜館中買賣很清閒，想到以前人多雜擾之可恨，有時還因為得不到座而回出的情形，心中似乎暢快。然而不幸的，夥計的眉間是皺摺的，更不幸的他說起他的心事來了。

‘現在的買賣真不好做！火車不通，外面來的東西都不能到；鵝魚那種東西還有，海

味簡直沒有了。……時勢不對，簡直沒有人。這裏全是海軍部陸軍部的衙門不關餉，誰也上這裏來，泰和春停了，小有天關了，連咱們只有三家園菜館了。忠信堂要做一千多塊錢一天的，現在做不到一百，這兒至少要做七十塊錢過一日，現在有幾天只賣二十零塊。做夥計也不痛快，一好大家好。我家三口靠我的十塊錢怎行？以前總有四十來塊一月的。’

三

‘哪儿？’

‘前門。’

‘拉去得勿！十二個子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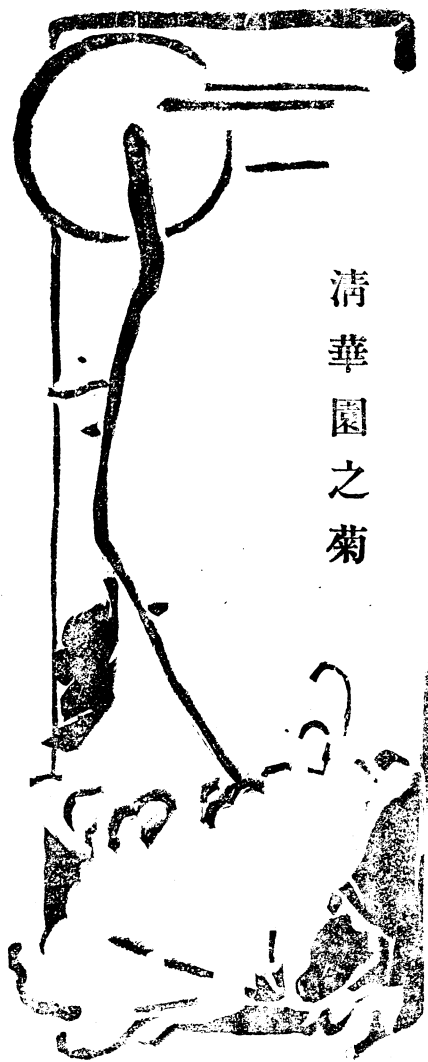
你聽，東安市場到前門十二個子！

‘還要到南城，去嗎？’

‘去！一天沒生意，怎麼不去呢。’

這個時勢，不但是我收不到信的一點影響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



清華園之菊

歸途中，我屢屢計畫回來後畫中國的花鳥，我的熱度是很高的。不料回到中國，事不合心意，雖然我相信這是我偷懶之故，但總覺得在中國的花鳥與在中國的人一樣的不易親近，是個大原因。現在竟得與這許多菊親近的，而且畫來也有六十二種，我

意外的恢復對我自己的希望。

* * * *

承佩弦兄之邀，我第一次遊清華學校。在與澳青君一公君三人殷勤的招待中，我得到很好的印像，我在回國途中渴望的中國式的風景中的中國式人情，到此最濃厚的體味了；而且他們兼有法國富有的活潑與喜悅，這也是我回國後第一次遇見的。

在這環境中我想念法國的友人，因為他們是活潑而喜悅的，尤其因為他們是如此愛慕中國的風景人情的。在信中我報告他們的第一句就說我在看菊花；實在，大半為了將來可以給他們看的緣故，我盡量的畫了下來。

從這個機會以後，我與菊花結了極好的感情，於是凡提到清華就想起菊花，而遇到菊花又必想見清華了。

* * * *

在我們和樂的談話中，電燈光底下，科學館，公事廳與古月堂等處，滿是各種秀麗的菊花，為我新得的清華的印像做美。然而我在清華所見的菊花，大部並不在此而在西園。

* * * *

廣大的西園中，大小的柳樹，帶了一半未落的黃葉，雜立其間，我們在這曲折的路徑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像過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邊，蘆葦已轉為黃色，小雀們在這裏飛起而又在稍遠處投下。就在這旁邊，有一道籬笆，我們推開柴門進去。花畦很整齊的排列着，其中有一條是北面較高中間窪下的，上面半遮蘆簾。許多菊花從這簾中探頭向外，呵我的心花怒放了！

然而引導者並不停足，逕向前面的一所茅屋進行。屋向南，三面有土牆，就是挖窩中的泥所築的，正可利用。留南面，日光可以射入。當我一步一步的從土階下去時，驟然間滿室高低有序的花朵印上我的心頭，我驚懼似的喘息，比初初對大眾演說時更是害羞，聽演說的人的心理究竟還容易推測，因為他們只是與我彷彿的人；而衆菊花則不然，只要看他們能竭盡心力的表現出各個的特長，可見他們不如大多數人的淺薄的，我疑懼他們不知如何的在竊笑我的醜陋呢。可是，我靜下



叢

花

心來體察，滿室的莊嚴與和藹，他們個個在接納我。在溫和而清麗的氣流中，衆香輕撲過來，更不必說葉片的向我招展與花頭的向我顧盼了。於是我證明在歸航中所渴望的畫中國花鳥不只是夢想了。

* * * *

等我上城來帶了畫具第二次到清華時，再見菊花，知道已變了些樣子，半放者已較放大，有幾朵的花瓣已稍下垂了。我着急，知道我的生命的迫促，而且珍惜我與花的因緣之難得，於是恨不得兩手並畫恨不得兩眼分看的忙亂開工了。

可是，我敢相信第一次擁抱愛人時所發情感的活潑：滿心包圍着快樂的畏懼，想立刻得到安慰，又怕褻瀆了愛人的尊嚴，我對於我所愛慕的花將怎樣的下筆呢！我深深的體味：此後，這樣富有的花將永遠保藏在我的紙上，雖然不敢說他將爲我所主有；然而我將怎樣能使他保留在我的紙上呢？我九分九的相信我不能畫像他。試想一想，在一百筆二三百筆始能完成的一幅畫中何難有一筆兩

筆的敗筆呢。所以，在這短促不及躊躇中我該留神使這一二百筆絲毫沒有污點，我敢說，這比第一次擁抱愛人時之戚戚爲將來一生中的交際的污點而擔憂者更甚了，因爲時間是這樣的短促，於是，雖然很急，卻因爲愛他而不敢輕試，我儘管擊了筆擊在紙上不敢放下去。

* * *

我雖然刻刻竭力勉勵從闊大處落墨，然而愛好細微的性質總像不可改易的了。在這千變萬化奇上有奇的二百餘種的當中，我第一張畫的是‘春水綠波’。潔白的花朵浮在翠綠的葉上，這已够嫵媚的了，還有細管的花瓣抱蕉黃的花心而射向四周，管的下端放開，其輕柔起伏有如水波的蕩漾。我不怕褻瀆他而在他面前來說塵埃：無論怎樣巨細的穢物沾在他的上面，決不能害他的潔白，因爲他有他的本性，不必矜誇而人自然的仰慕他，所以也決不以外物之污濁而害真。我竭盡心目的對他體味，自信當已能領會他的外表不九分也八分了。可是我失敗了，明白的看

得出，在我紙上的遠不及盆中的，——雖然我曾很擔憂，因為我的紙上將保藏這樣燦爛的花，非我所宜有。然而現在並不因失敗而覺得擔負的輕鬆。

鎮靜了我的抱歉，羞婉與失望的心思，我想，傲幸的花張起眼簾，在看我作畫，也決不因我不能傳出他的神而惱怒的罷，我當如別的濁物之不能損害他是一樣的。看了他的寬大與靜默，我敢妄想，或者他在啟示我，羞婉是不必的，失望尤其是不該，他這樣裝束這樣表現的向人，想必不是毫無用意的。於是我學了他靜默的心，自然的有了勇氣，繼續畫下去了。

* * * *

這許多菊種於我都是新奇而十分可以愛慕的，在急忙而且貪多的手下將先畫那幾種呢？每一種花有紙條標出花名。‘夕陽樓’高丈餘，寬闊的瓣，內紅而外如晚霞；‘快雪時晴’直徑有一尺，是這樣龐大的一個雪球，閃着銀光；‘碧窗紗’細軟而嫩綠，絲絲如垂簾；‘銀紅龍鬚’從遒勁的細條中染出紅芽的柔

嫩……滿眼各種性質不同的美麗，這與對一切事物一樣，我不能品定誰第一，誰其次，我想指定先畫誰也是做不到。於是我完全打消優劣的觀念，在眼光如燈塔的旋轉的時候，我一種一種的畫。

高大的枝條上，絳紅的一周，圍在一輪黃色的花心外，這是很確切的名為‘曉霞捧日’的。他的紅色非我所能用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配合而摹擬的。他最不願有人世所有的形與色，却很喜歡有人追過他。少年人學了他的性質，做成愈難愈好的謎語要人去猜，人家猜中了，他便極其高興。

* * * *

我要感謝侍奉這種菊花的楊魯二君，並且很想去領教他們的經驗，特請一公兄爲我請求。

四點鐘以後，太陽漸漸的從花房斜過，只留得一角了，在微微的晚寒中我忙亂的畫着。緩得幾乎聽不出的步聲近我而來，到了我近旁時我才仰起頭來看他。這就是種這菊花的楊壽卿先生。

日 捧 霞 晓



眉目不軒不耷，很平靜的表出他的細緻與和藹，從不輕易露出牙齒的口唇上立刻知道他是沈默而忍耐的，而額角以下口鼻之間的絲絲脈理是十分靈敏，自然的流露他的智慧，楊先生或指點或撫弄他親愛的菊花，對我講他培養的經驗。

他種菊已五年了，然而他的擔任清華學校職務是從籌備開辦時起的。他說，‘每天做事很單調也很辛苦，所以種種菊花。’辛苦而再用心用力來種菊就可不辛苦，這有點道理了！

我竭力設想他所感覺到的菊花，然而這是怎麼能夠呢。他是從菊花的很小的萌芽看起的，而且他知道他們的愛惡，用了什麼肥料他們便長大，受了多少雨水與日光他們便喜悅，他還知道今年的花與往年的比較。我是外行人，就是辨別花的形色也是不確實的；而他們要在沒有花時識別花的種類，所以他只要見到葉的一角就認識這是那一種了，這與對家人好友聽步聲就知道是誰，看物品移動的方位就知道誰來過了是一樣的。

* * *

每天到四點鐘楊先生按時到來了。他提了水壺灌在乾渴的花盆中，同時我也得到他灌輸給我的新智識。

我以前只知道菊花是插枝的，倘若接枝他便開得更好，有的接在向日葵上，開來的菊花就如向日葵的大了。現在知道菊是可以採用種子的。插枝永遠與母枝不變，而欲得新奇的花種非用子種不可。

這裏就有奇怪的事了，取種子十粒下種，長起來便是不同的十種。可是這等新種並不株株是好的，今年四百新種當中只採了二十餘種。不足取的是怎樣的呢？這大概是每一朵中花瓣大小雜亂，不適合於美的條件統一勻稱，所謂不成品是也。不成品的原因大概在於花粉太雜之故，所以收種應用人工配合法。

‘紫蚪龍’那樣美麗的花就是配合而成的。細長直管的‘喜地泥封’與拳曲的‘紫氣東來’相配合，就變了長管而又拳曲，如軍樂用號的管子，這樣有特性的了。他的父母都

是紫色的，他也是紫色。倘若父母是異色的，則新種常像兩者之一或介於兩者之間，但決不出兩者之外。因為他們在無窮的變化中也有若干的規律，所以配種當有限制了。大概花瓣粗細不同的兩種配合總是雜亂的，所以配合以粗細相仿者為宜。

花房中，兩株一組，有如跳舞的，有許多擺着，楊先生每次來時，拏了紙片，以他好生之德在各組的花間傳送花粉。據說種子的結成是很遲的，有的要到第二年一月可收。我推想這類種子當年必不能開花的了，詎知大不然，下種在四月，當初確實很細弱，但到六月以後，他們就加工趕長，竟能長到一丈多高與插枝一樣。

凡新種的花一定是很大的，不像老種如‘天女散花’與‘金連環’等等永遠培植不大也不高者。可是第一年的花瓣總是很單的，以後一年一年的多起來；而在初年，花的形狀也易變更，第一年是很整齊的，或者次年是很壞了，幾年之後始漸漸的固定。

* * * *

我很愛‘大富貴’他正在與‘素帶’配合。牡丹是被稱爲富貴花的，然而這名字不能表示他所有性狀的大部。我要改稱這種菊花爲‘牡丹’，因爲他有牡丹所有一切的美德。他的身材一直高到茅屋的頂蓬再俯下頭來。花的直徑大過一尺；展開一瓣，可以做一羣小鳥的窠，可以做一對彩蝶的衾褥。我也仰着頭瞻望他，希望或者我將因他而有這樣豐滿這樣燦爛的一個心。我明白，他不過是芥子的一小粒花蕾長大起來的，除少數有經驗的以外，誰想到他是要成尺餘大的花朵的。到現在，蜜蜂鬧營營的陣陣飛來道賀，他雖靜默着，也樂受蜂們的厚意。楊先生每晚拂刷‘牡丹’的花粉送給‘素帶’；他身上是北京人常穿的藍布大褂，然而他立在錦繡叢中可無媿色，他的服裝因他的種菊而愈有榮譽了。我可預料而且急切的等待明年新穎種子的產出，我敢與楊魯二先生約，‘你們每年培植出新鮮顏色的菊種，而我也願竭力研究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希望能夠追隨。’這樣兩種美麗的花，在我們以爲無可再美的了，不知明年

還要產出許多的更美的新種，我真的神往了。對大眾盡力表現這等奧妙是我們‘做藝’的人的天職；在不可能的时候，我們只有盡心超脫自己，雖然我是不以此為滿足的。

* * *

一人在遠隔人羣的花房中，聽晚來歸去的水鳥單獨的在長空中飛鳴，枯去的蘆葉驚風而哀怨，花房的茅蓬也絲絲飄動，我自問是否比孤鳥衰草較有些希望。滿眼的菊花是我的師範，而且做了陪伴我的好友。他們偏不與眾草同盡，挺身抗寒，且留給人間永不磨滅的壯麗的印象。我手下正在畫‘趵突噴玉’，他用無窮的力，縷縷如花筒的放射出來。他是純白的，然而燦爛；他是倔強的，然而建立在柔弱的身體上的。我心領這種教訓了。

* * *

與楊先生合種菊花的魯璧光先生正與楊先生同任舍務部職務的。每天正午是公餘時間，輪到他來看護菊花。有一次，他引導幾位客人來看菊，同時看我紙上的菊花，他看

玉 噴 突 胸



完每頁時必移開得很緩，使不露出底下一張上我註有的花名。很高興的，他與客人看了畫猜出花的名字來。他說，‘畫到這樣猜得出，可不容易了。’

當時我非但不覺得他的話對我過譽，我要想，難道畫了會不像的？所以我還可以生氣的。我自己所覺得可以驕傲的，我相信，在中國不會有人爲他們畫過這許多種，我對他們感激，而他們也當認我爲難逢罷。

臨行的前夜，我到俱樂部去向楊先生道別，他在看人下棋。這一次的談話又給我許多很大的見識。其中有一段，他說，‘北京曾有一人，畫過一本菊譜。’我全神灌注的聽他了。他繼續說‘他們父女合畫，那是畫得精細，連葉脈都畫得極真的。因爲每一種的葉都不同，葉子比花還重要，花不是年年一樣的，在一年內必定畫不好。所以要畫一定要自己種花知道今年這花開好了，可以畫了。那兩位父女自己種花，而且畫了五年才成的。’我以爲我的畫菊是空前的，然而這時候我無暇懺悔我以前的自滿了，我渴想探問他，在那

裏可以見到這本菊譜，但我不敢急忙就說，於是曲折的先問。

‘這位先生姓什麼呢？’

‘姓蔡的。’

‘楊先生與他很熟識嗎？’

‘不熟識的。’

‘能夠間接介紹去一看嗎？’

‘我也只見過一頁。那真精細，真的用工夫的呢。’

楊先生幼年時就種花，因為他的父親是愛花的，而且他家已三代種菊了。

* * * *

爲什麼自己以爲是高尚以爲是萬能的人總是長着一樣可憎的口鼻心思，用了這肉體與精神所結構的出品無非像泥模裏鑄出來的鐵鍋的冥頑而且脫不出舊樣？菊花們卻能在同樣的一小粒花蕾中放出這樣新奇這樣變化富有一切的花朶，非無能的人所會想像得到甚且看了也不會模仿的。有一種的花瓣細得如玉蜀黍的鬚了，一大束散着，人沒有方法形容他的美，只給他‘棕櫚拂塵’的

一個沒有生氣的名字；有一種是玉白色的，返光閃閃，他的瓣寬得像蓮花的樣子，所以名爲‘銀蓮’，其實還只借用了別種自然物的名稱，人不能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字。還有可奇的，他們爲了要不與他種苟同，奇怪得使我欲笑，有一種標明‘黃鵝添毛’者，松花小鵝的顏色，每瓣鈎曲如受驚的鵝頭，挨擠在一羣中。最妙的他怕學得不像，特在瓣上長了毛，表示真的受驚而毛悚了，題首的圖就是。‘黃鵝添毛’的名字我不喜歡，乃改稱他爲‘小鵝’。

* * * *

有許多名稱是很有趣的，這勝過西洋的花名，然而也有不對的。況且種菊者各自定名，不適用於與人談講，最好能如各種科學名詞的選擇較好者應用，然而這還待先有一種精細而且豐富的菊譜出現。

* * * *

一班人叫中國要亡了，爲什麼不去打仗；一班人叫閉門讀書就是愛國。倘若這兩種人知道我畫了菊花甚且願消費時間做無聊的筆記，必定要大加訓斥的。我很知道中國

近來病急亂投藥的情形，他們是無足怪的。其實在用武之地的非英雄的悲哀遠比英雄無用武之地者爲甚。現在的中國輿論不讓人專學樂意的一小部分；因爲缺人，所以各人拉弄他人入伍。實在像我這樣的人只配畫菊花的，本來不必勞這一班那一班人責備的——可是，我要對自己交代明白，我應該畫他人不愛而我愛的菊花，一直畫到老。我喜歡學他人所不喜歡學的東西，這將是我的長處。

* * * *

做人二十七年了，以前知道有這許多菊花，知道這許多菊花的性情嗎？我知道還有更多的事物爲我所不知道的，就是關於菊花的也千倍萬倍的多着，我想耐心而且盡力的去考究。辛平先生於講起古琴時說北京各種專門家之多，可惜他們不說，沒有方法知道他們。真的，我們在這富有的人海中感着寂寞感着乾燥，可惜我們不知道願意陪伴我們給我們滋潤的人。我決定人間多着有智識懂得生活的人，不只是種菊一事。

十二月二十九日。

呵 一 年 了

呵 一 年 了！

翻開日記，看到疎朗朗的留着許多天的空白。這種日子也還留着沒有過去嗎？呵別想了：在當時，我的眼中，這白紙的每頁上都與有字一樣，因為我要補記上去而所要補的文字我都清楚看到的。可是這種印像到現在漸漸的消失了，自然再稍稍過些時候，一定可以同沒有過這幾天一樣。呵我將怎樣的結算這筆糊塗賬呢？

去年今日與仲鳴先生及夫人從里昂赴馬賽上船回國，在火車的餐堂中，三人搖搖擺擺的走着，抵抗快車的振動，是何等的勇進。而船上的三十九天是今年賬上惟一的大收入。

初回家時也還着實有興致哩，從寧波到了曹娥，雖然離家已經很近了，卻因為村中有戲，所以逗留在那裏。在戲臺鑼鼓尚未開手

的時候，我利用時間到田間去走，河中遠遠的來一小船，聽聲音就知道是敲‘槳槌頭魚’的。我遠遠的問船中擊網的漁人：

‘老人家生意好 4 世？’

‘好《己。你來“耍子”呵？’他又稍放低聲音對一個小孩大概是他的孫兒說，‘這是高先生呢。’

我暗笑他以爲這樣裝束的只有醫院裏的‘洋先生’，而且他以爲夾進一個‘耍子’的杭州語音就能使天邊的人也懂了。可是我十分的感動這種鄉間真樸的熱情，所以決計此後常去接近這種人，看他的船緩緩的從斜在河邊的細竹下鑽進去，襯着特有風格的紹興式的青山紹興的水尤其特別，濃厚的油似的在蕩漾，船影結成圓潤的小塊，如水蛇的伸縮，忽連忽斷。我高興將來我不愁做法國雜誌上的文章沒有材料。

在家竟住了四十天，天天急着怕毋掉，於是看梅爲理由，打破一切留難而到西湖了。在起身的那幾天儘是風雨，而且在旅行前收到‘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歲還？’的贈詩，本來很

可依戀的，然而我竟成行。

在西湖我頗高興，我高興居然做到我回國期內不濫竽做事的初願，雖然作畫很少，非以前所料及，究竟書是看的，而且正如西湖畫信第五中所說，我是隨時設法振作的。四月間，二哥回家，我本很想同他來北京的，但聽他講起京城近況，我就不敢來了。現在想起來，那時確實有主意。

日記本的空頁全在到北京的時期內。我決不是想怨北京，我相信這因為懶的程度是與回國後的時間成正比例的，倘若此時還在西湖或在家鄉，也不過現在的一個我罷了。

我自己也不相信，為什麼我好像是泥田上的鉛球，移來移去總安然的陷着不肯動。

雖法國時諸師友何等的勉勵我，告我不要間斷，每天高聲讀法文一段，以免荒疎。可是，到北京以來四個月餘了，還沒有讀過四五天。以前是因為初到，旅行辛苦了不讀的，後來自然因為太冷了吧。然而自問也並不因此。在西湖在家中時，雖或有要事，也苦心不肯中輟的。

查考收發信件本，也尋得出懶下去的證據。寫寄法國的信每月少下來，連常通信的幾處也幾乎要一月一次了。當然因為我少寫給他們之故，我所接收的也少起來了。

我決意教惠迪學畫學法文的，至今沒有教他。他累次要我講故事，也沒有好好的給他講，他沒有更嚴重的方法可以催我，於是那天說，‘三爹你還不給我講故事，你還欠我兩本故事哩，“兩條腿”與法國老太太送的小黑人吃香煙的故事。我的生日要到了，你總得講了罷。’

總之，到了北京以後果然不必說，在這回國的一年中沒有可以入賬的成績；若論回國以前所希望的更相差太遠了。

畫菊花的一段短時間還快樂的，可是至今沒有整理畫稿，如此下去，可以與不畫一樣。此外還有一件事是要記的：在紹興時，經過新河街，見河邊一點光明，知是一個螢火，我情不自禁的伸手從水中撈他起來。在現在說起來，自然是希望他光大，希望他高飛，但在當時，並沒有經過知的作用，這樣的意志只是出於

急驟的情感的。我至今屢屢爲了這種勇敢而自慰，但同時悔恨，他之總不高飛或者是我污俗的指頭觸了他之故。除此以外，真的沒有可說的成績了。有的，衣襟上漸漸的增加吃飯時所濺的油跡，有如天將黑時漸漸的增加星數。還有，大衣因爲在電車中常被人挨擠而磨損如麻布了，因爲怕冷的兩手狠狠的送進去而口袋開裂了。我在回國後所得的盡在於此了。雖然有別一個我時時逼着說‘做事體吓！’但也是無益。

昨日接韓敖兄信及他譯 Rodin 的 L'art 原稿，信中說我的細心，又說他比我更懶。我非但不譯法文，連說與看都極生疎了，韓敖兄，你知道嗎？我變到這樣了，且不說對自己，我怎樣對希望我勉勵我的師友呢。

信中說及李夏諸同學也已動身回來了，自然，他們將爲中國人効力，而且他們決不會像我的把持不住的；然而我也要預告他們，人的能力是這樣小的，走進一個社會去，見你有一點不同就要奇怪，甚且要干涉你，正與自己不易保持固有的態度，立刻舍己從人是一樣

的。人家責你欠虛心，跟了他，造成了輕信：你以為應該堅忍，不巧的，常常只是固執罷了。我是能力很小的人中之最小的，所以事事猶豫，而事事失當。我相信法國社會的活潑空氣處處給人自由意志，因為沒有範型，什麼都得思想，也就是什麼都能用自己的思想。這是使人不易錯去的原因。

我現在總還想振拔，倘若以後還與今年一樣，那也沒有法子；但我不信一經再到法國，我還不能恢復原狀。

十二月三十日。

‘第二夢’

許我放肆，也要許我驕傲，我不能留口的說，在中國已能看到這樣的好戲了！

昨晚，燕大學生在協和大禮堂演戲，其中有一齣‘第二夢’，真使我意料以外的滿意，——可是我並不想話中含有不敬之意。

我自己相信心腸是有些硬的，可是，‘第二夢’中各人物給我的問題陣陣襲來，使我不敢再想臺上是假的，是一個‘夢’。

那一個看客心中不受這戲的演員們的襲擊？演員們從‘飛來林’回來，一個一個的覺醒過來，然而他們將自己脫出的林子永遠罩住我們，使我們走一林又一林的沈醉着。當我走出劇場取衣帽時，我還不覺得已跳出他們的魔力，就是現在也還分明是在這濃郁的林中呢。

藝術是用了真話講假的事體，也就是挾真理說假話。我如這劇中所指示的相信‘第

二夢'之空虛;但我能認真的做夢。認真的做夢,夢就變爲真實了。我在飛來林中找我心上最喜歡的東西,得到時我決不來想這是夢,得不到我還繼續的找尋,在就是這林中或另一個中,如果得到而又消失了,我也永遠的覺得是存在的。倘若不信,請問我們爲什麼這樣忘不了昨晚的'第二夢'戲呢? 請問我們爲什麼還似乎百遍不厭的想看這'第二夢'戲呢?

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

孔德學校

孔德學校利用年假時間在校內開第二屆美術展覽會，我天天想去參觀，但終於一直到最後一天的晚上才趕到。

我很注意孔德學校，第一個原因自然爲了我的姪子與許多男的女的小朋友在那裏求學之故，更大的緣故，就我耳目所及的，孔德是最有組織最肯用試驗的精神以求革新的學校。因此我很愛讀他們的旬刊。當他們開展覽會的時候，難道我有不十分樂意去看的嗎？

會中作品從幼稚生起至各級學生均分別陳列。我很注意於幼稚生的圖畫，試看俞成姑娘用色鉛筆畫的飛機，我們應該慚愧遠不如他那樣沒有博襲的痕跡。我看旬刊第十五期上盧近曾君的‘張先生摔盃’的末段：

張先生不響了，但見他望上一舉，盃子就碎啦。大家都笑了，弄的我也笑了。張

先生說：“不許你笑，小孩子家！”

這種輕妙是自然的，不是誰教他的。我們
要窺探天地間的祕藏，應該等待‘生眼’；初



機
飛

入世的眼光與看慣了東西的不同，在一間看
慣的室內可以有許多東西為我們所不見的，

而在‘生眼’反易於發見。不幸的我們因為要使新的人的能力發達,用方法加到他們身上,反使他們就型,與前人一樣的無能了。

晨
光



多少人都喜歡嚷新派別,以為時勢所趨,非適應潮流不可,實在,依從他人有何可貴呢。

齊長女士的油畫‘晨光’處處顯出他自己的意志。我們要看見八面玲瓏的真理，我們就等待着這班眼光銳利的青年。

會中還陳列各教師的作品。我還記得，我在小學校時，絕對沒有教師的作品與學生的並列的，有幾位，就是黑板上的字也必於退課時拭去，防有人窺破他們的錯誤，或者有學生並寫在他的字旁邊與他的去比別。孔德學校的教師則不然，他們不以自己的格式去範型他們的學生，但在旁邊立着，使學生自然的領會他們的方法，教師好像是一個梯子，不讓學生一級一級的扶上去，却鼓勵他們刻刻空跳，梯子的階級只給他們做個高跳的標準罷了。以後，即使沒有梯子，他們也能‘徒足’跳過牆去了。他們的旬刊也是用這種方法的。

展覽會已經閉會，只得等到下次了；我們現在看他們的旬刊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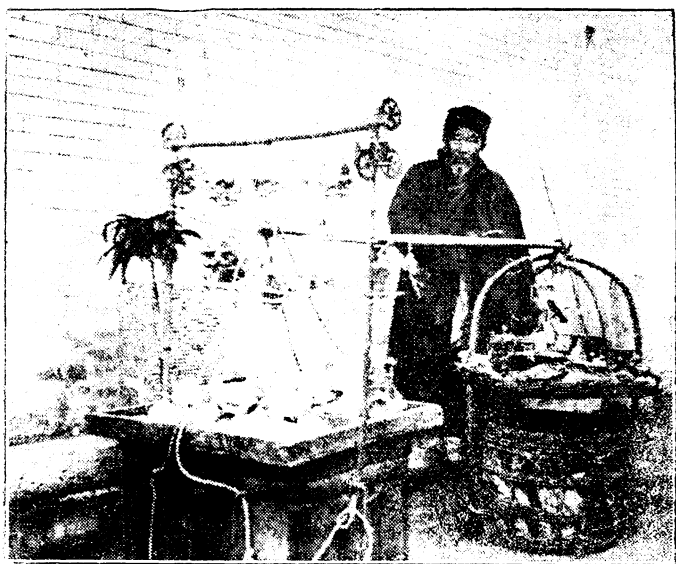
一月九日。

雞毛帚

人類的生命是共同的，對於中國的小孩我不必比他人特別悲哀，因為中國小孩的責任也是人類共同的；然而我不能不替中國小孩們悲哀，因為我是為全人類着想的。

這種話未必沒有人聽不懂的，我應該加些解釋。我先縮小範圍講一國內有產人家的小孩罷，他們有吃的，有穿的；貧苦人無論怎樣的餓着凍着，不能使他們餓使他們凍。然而你瞧，當他們出來時，窮人們要向他們求討；他們要吃糖，必要經過小販們齷齪的手把，他們要坐車，必要吸受車夫們喘息的氣味。倘若寧願步門不出了，也還是不能與窮人們隔絕，最顯著的，當流行病盛行的時候，關在深院的人也是疾病或死亡。大家應該記着，全人類所呼吸的空氣是共同的呵！更要記着，人類的精神是共同的呵！

是的，懷疑的人也有理由，我們明白看到，



雜 毛 紡

如現在塞納河水的高漲於我們中國人毫無損害，還有以前東京橫濱大地震反使我們少受日本人的欺凌；小一點的，我們更可看見，電車中姓張的在姓李的袋中偷摸一塊錢，明白是李的損失變為張的利益了，又如你買兩個銅子的花生米，看他從紙包裏放進去，你心想他多放一顆，就是他的挑中將要少一顆。這樣看來，人類的利害並不是共同的。然而，請留意，我們說的是人類呵，姓李的少了，姓張的多了，於人類全體並無多少呢。

可憐的中國小孩，拖泥帶水的，不知道將來怎樣死法的，大家以為是無關於自己的，不加顧問。我屢次忍不住的想說些話；現在，在京報館舊社址面前見了一擔耍貨與一位老人，又引起我的不平了。

中國小孩不受誰的注意，大家好像是不想到他們是要長大起來的，或者以為他們反正是會長大起來的；對於大多數貧苦的不必論了，就是富有的也只是讓他們腐爛。我先試問中國是否允許小孩有玩具的？我知道這句話是問住了，我們雖然也見過幾件玩藝

兒，但父母禁止小孩玩耍是時常聽到的。中國以外的那一個民族是這樣的？

這位老人，注視擔中的貨物，掛在架上的有小花籃小葫蘆，還有小輪子的車子，盤中是臘製的果子，小小的銅喇叭，以及顛子軟軟搖動的小泥人兒。他確認小孩們應該有玩具；雖然沒有能力將這意思傳達給人們，他卻盡力的賣他所有的玩具，正如他不能提倡在西北種樹，不能從事馬路的改良，卻備着雞毛帚，時時拂拭吹到他擔上的風沙。他額上摺痕中的辛苦已經深重了，然而他並不顧慮。可憐的小孩們遇見這位老人就心花怒放了。我知道，除以他人之害爲自己之利的人以外，凡知道人類生命是共同的人必與我同樣的感受老人的好意的罷。

一月二十一日。

介紹韓敖君

韓敖的名字諸位沒有聽到過罷，然而你們早已屢讀他的文字了。他就是做‘十九世紀法蘭西文學’的全飛。譯波特萊爾詩的伏睡，以及胡然等等許多許多名字都是他。

我很不安，沒有得到他的同意，這樣說了出來，不知他將很生氣否。他惡名，不論是好的事或是壞的，他怕驚動人。在房中進出，他能使同房的人沒有覺得；在羣衆中不必說了，就是在三五人中，別人好像沒有他在旁邊；他把自己收藏得真妥貼。輪到他不得不說話的時候，他說，或者用隨時不同的情感表示‘我是很怕羞的’。多數人看他不會開口，猜他是無用的，永遠轉過背脊不睬他了。然而這正中了他的計。當他覺得有意味時，他觀察旁邊發議論者的態度，體味其心情；如果 he 不想注意，他就默想自己願意的材料，外間的事物絲毫不能附到他的心上了。來客們心中沒

有他；他的心中也沒有來客。但當他遇見合意的人時，終日甚且終夜滿屋只聽到他的議論。這種議論總是我們所謂 en général 的（意為大概，說的是普遍的話）。可是他如此不肯自信，雖然對於熟友也是如此。他在最近給我的信中說：

我現在曉得我是一個頂不健全的人，身體不健全，思想不健全，說的話不健全，寫的文章不健全。我不曉得我寫給你的信有多少 Sottises（按，意為謬誤，）多少不知高低的話，你總能原諒我的。

他這樣的虛心，所以處處怕人受到他的壞影響，他說：

我做的文章的損害讀者，我無法可求諒，我惟有隨時改名，將罪過分配在那些假名上，這雖不是我怯懦，我實在是弱者。然我並不諱言。

我不怕韓敖君生氣，我要說，世間究竟不能有充塞天地的人。那一個人的能力不薄弱，還加入與人拖牽着，不讓你前進。韓敖君在巴黎寄信給我說，‘我們的責任太重大，我

們的希望太渺茫，這是無怪的。我們除在薄弱中挑選精壯外還有什麼方法呢。

我不配恭維人，但我相信韓敖君是精壯的一個。

你見過靜水罷，雖然是印度洋之大，也如圓鏡的沒有絲毫摺皺。星光投進去，粒粒反照出來。就是一點微塵沾上去，他的感覺也能辨別出來，層層繪出圓痕。然而就是這個水，有時高躍數十丈，而且有時結成冰，鐵鎚也不能打破他。他刻劃巖石，或者坼裂他，使之成爲沙石再成爲泥土。

靜默的韓敖君早已開始他衝擊巨巖的工作了，雖然他如此的不願人知道他的名字，我總不肯不以他的成績介紹給讀者。

我所要報告的最大消息就是他最愛讀的羅丹的‘美術’書譯成漢文了。這書是 Gsell 記他與羅丹的談話，上面有一篇羅丹的囑詞的。這引言已由徐先生譯出登在語絲五十二期上。

韓敖君在書前做了一篇引論，詳述羅丹的生平與作品。在全書付印以前，我先介紹

這引論在本刊上登載，以期早與讀者相見。

引論之前的一篇代序，他本不想發表的，但他來信中有一段：

有幾位同學嫌我這篇代序的文體不統一，前面過於‘文’，後面又是‘白’了。其實我作這篇時毫無成心，不過自己心中以為這樣的文字較適合於這樣的意思。聽說章士釗要復古文，我怕犯嫌疑，其實我自信文學總以意思為主，且我文中第一段的譬喻的影子，在以前的中國文中恐未有人用過，所以也不要緊。

章士釗所要復的古文那裏能夠到這裏來說，所以我徑把他發表了。

他在國內是學哲學的，很愛佛經；到法國後潛心於心理。他卻在大學研究自然科學，而暗暗的大在看文學書，這是我到後來才曉得的。現在他剛轉入文科，豈知他早已攻入美術界了。

我們除細讀他的譯作‘美術’以外，還等待着陸續供給我們的譯文與創作。他的靜默一定使他成為他序中所說的‘光明燦爛，華

彩燿耀，無堅不摧，曠世之珍的金剛石！

一月二十六日。

前留學生

——迎接李亮恭夏亢農二同學回國

依禮我該是來歡迎你們的，只是我的口頭沒有歡樂的話呵。

接覺之兄來信，知二位已經放洋回國，那末現在你們當可到北京了。近來我正刻刻在想念里昂，愈是走不成愈是想念。忽然聽到你們要回來的消息，真使我不能隱忍了。

二位不同凡人，我敢說，你們必能為這個臭中國放香，所以我很想來歡迎你們；然而我的心情真奇怪，我所能說的全不是我所欲撐面子的話了。

你們或者一到中國就已嘗到滋味了，中國社會的歡迎留學回國的學生真熱誠呵。可是我個人的感覺，以為這是十分的難受。必定的，他們要請你講演，說‘先生對於文學很有研究，務請不吝金玉，以擴我們的胸襟。’或者擊了‘敦聘為某大學某科教授’的聘書，又奉

送你許多不等待的好話。我回想在法國時所聽所見的講演者與教授中絕對沒有如我的一副口舌的，你想，聽了他們的恭維安得不慚愧。可是要小心，輕意恭維人的必定輕意蔑視人；或者可以說，瞎着眼睛抬舉你，就不難瞎着眼睛打倒你。他們會問你，現在歐洲的文學狀況如何？自然，我們不是不應該曉得歐洲文學近況的，不過，倘若你回答得遲疑一點，他自己以為就能推測你的不知了。但他一點也不知道中國文學近況，而自己不以為意的。或者有人會問你羅丹的兒子是什麼名字，你若答不出，便說你這一點也不知道，其餘可知道了。中國社會需要人才，而且屢次有人說留學生回國不得用的話，所以特別重視。然而，報紙上常見的介紹初回國學生如西天下凡來的，實在給這人以最重的銬枷。但這是十分的好意，本也不是怪的；所最壞事的，當有人問他西洋的牛有怎樣大的時候，忘了他的是蛙肚子，一漲就破了。其實，在初期，留學生的要示博於國人是因為社會看不起他們，也有些苦心的；現在則不但萬事占先，竟有許

多學校規定凡留學過的教員，就是職務相同的，薪水比別人多得遠甚。你們想，在這樣受人尊視的時候，趕快退讓，還得平直，又何必虛張聲勢呢。可是壞了，一吹大家吹，吹得沒有一個不破。你們必與我一樣清楚的記得，我們在舊砲臺的沉悶空氣中，忽然讀到晨報副刊上西澧批評陳大悲譯本的文章，雖然他的態度不好，但因為他能指出他人的錯誤，使我們對於中國批評界有一個大希望。不到兩年，陳源的議論已悖到如此，而這兩年中，因為陳大悲不再譯，他也不再批評無論什麼譯本了。於是稱為中國最研究英國文學的人就此終結。徐志摩，蔣夢麐，胡適（他是我的先生）等等，都是搭過高架子的。幫他們搭架子的人也是難怪的，因為只見他們在輪船汽笛鳴的一聲中向蒼茫的海邊飛去，回來的時候片子上多了一行字，是某某大學博士，只覺得這樣一去就能多一行字之可驚奇，這行字怎麼會多起來，或者怎樣的多起來，他們是不管的，因為如此，他們閉了眼睛搭臺，等到看出唱工並不高明，或者並不等到看出缺點，就把觀

手搭起來的臺拆卸。我是贊成人家拆臺的，真的，就我個人而論，只是在講堂的後排壁角裏聽過幾次講，別的沒有了。我敢推想，大多數留學生都不過聽過幾次講罷了。至於說在輿論界的勢力，你們知道有幾位能在外國報紙角上說一個字的。然而這輩留學生回到中國，可以在大學講壇上教授，在輿論界左右了。（我決不想左右輿論界，然而爲了要表現這個意思，所以不得不投到報館去，這是很抱歉的。不過‘官費生’們以爲像我這種不是正宗的，他們才可稱爲留學生，那末我不必擔負這罪了。）說到留學生，我最覺得這名詞的奇怪。我回國以後始知我是這件如此光榮的東西了，其實應該稱爲‘前留學生’才對；我們正在留學時，倒沒有人叫我們留學生的。

說的都是空話。我想，如果人家早知道我要這樣饒舌，必定早已寧願不來理我了，當然，他們理我有什麼貪圖呢。我所要說的是我回國後所感覺到的，或可供你們的參攷。

你們必定記得，我們住在舊砲臺中的時候，每人雖只有一個小床與一頂大桌的四分

之一，我且沒有大桌，一頂板桌更是狹小，但燃起酒精燈，燒了水，各人泡一碗茶喝，大家盡心所有的談講是很快樂的。我們決定回國後組織一個全國旅行團，我們說定請二位擔任生物的採集，承你們不棄，要我擔任繪畫。不知你們到現在還有興致否？我呢，初回國時還照樣渴望着的，現在，要到浙江去也不成，關在北京城中等了幾個月了，忽然這一條路斷絕交通了，忽然是那一條了，志氣也消盡了，還說什麼考察旅行呢。你們一見現狀也就明白了吧。

一切情形你們一見就會明白，不必我說；但我要鄭重告訴你們：凡到所有機關之與法國的相像者，例如郵務局，火車站，電影場等，你們會忘記是在中國，最易吃虧。我在電車上吃苦真夠了。我愛坐電車，平常處處覺得不適意，去坐電車可以驅驅自己是在里昂，因為明白知道這裏的電車都是在里昂造的。可是我決不能設想是在里昂。好不容易，我上車去，擁擠的只在門口，大家不肯到裏邊空地去。每到一站，他們要下去，他們推我呵，他們

擠我呵！偶然遇到有空位，我坐下，但旁邊的人就在我的腿上坐下來，坐着我的衣邊的還算沒有此事。這位老先生或者小先生吃起花生米來了，我看他把花生衣散在我的大衣上，漸漸的多起來，我能怎樣呢？要下去的時候，不等電車完全停止，人已上來了。賣票者儘管說‘下下下’我儘管說‘借光！借光！’而他們儘管上來。在里昂時我有一次見到，電車分路的地方，一個車夫走下去用鐵尺扳軌道。當他凝神注意他的工作的時候，上面有 T. O. I. 三個小紅字的帽子不見了。急忙抬起頭來四顧，他知道帽子在電車裏一個小姑娘的手中，他不但不怒，而且改爲從容的面色，笑着，繼續扳他的鐵軌。電車走過換軌之處他回電車中了，這位從小學校散學出來的小姑娘還他帽子，兩人和氣的談話。不幸的，我記着里昂電車中的許多好的故事，使我不能在北京的電車中想像是在里昂。全里昂人相互是兄弟姊妹，所以很是和樂而且相互照應，因爲他人吃虧了與自己吃虧是一樣的。在中國，自然，大家相信拏出一絲一毫去，就少了這

一絲一毫了；小錢去大錢來的自然最好，否則也要收得回本錢的始肯掙出去。這種觀念之下，討價與還價，欺詐，陰謀，一切壞事都盛行了。你們不必覺得稀奇，要在中國做人確實不應如在外國的誠樸的。

然而你們不必擔憂學不會，也不必佩服在中國的人有本領，滿街多着磨練的機會呵。斷手的，斷足的，瞎眼的，披麻布裹破報紙的，聲聲口口說出‘爺爺太太，可憐可憐’與我們同一語言的，我們在街上走一點鐘至少可以遇見三十個。你們想，如果是有同情的，掙出兩個銅子，怎麼壓得下去呢？在里昂的大學橋上，用機器裝在斷手臂上的老人常在拉提琴，他毫不向我們訴說，我們也給他兩個銅子，大家沒有深沈的悲痛的。在北京乞丐如此的多，又如此的慘，真是壓不住悲感。然而，正因為多了，當初確是心頭重重，說不出的難過，後來，非但兩個銅子就能買得安慰，而且轉過面不看他們，就同沒有這事一樣了。這種磨練是很有成效的，不過刀劍愈磨愈銳利，心靈是愈磨愈鈍有些不同罷了。

如果說中國人不想振作嗎，則又像不是的。朋友間相互的責備是很嚴的，你到司徒家裡去，聽到嚴厲責備司空的話，到司空家裡去時呢，他也大大的責備司徒。他們都是很好意似的。這種還算朋友不敢直言的；大多數是面責或筆責的呢！

在這種現狀之下，我得到一個教訓：倘若如兩個東洋車的碰了一下的時候，你們該先罵‘你媽媽的！’如果他人已先罵出口了，那末你該趕快罵‘你奶奶！’雖然現在還不通用，將來，‘曾祖奶奶，玄祖奶奶’總是要用到的，你們可以預備的了。

我們以前以為里大是縮小的中國，錯了大的中國真是沒奇沒有呢。

在這種社會中是很自由的呢，你們知道，有什麼來限制你呢。然而他只准你腐爛，不准你跳動！

你們要設想，一年不看見，我已發神經病到這樣程度了吧？這大不然，你會看見，我還戴着黑帽子，雖然那時的一頂已經破舊了；我還穿着那件大衣，雖然已被電車中人挨擠，被

袋中成百成百的銅子掛得不成樣子了；我披散的頭髮是保留着，決不從人；而我的面貌因為到處吃豬肉豬油，反比以前肥胖。所以，你們的設想一定錯誤，我的近狀是與以前一樣的，只是，心中已不是以前細磨細琢的春臺了。

我以前常笑人，憂愁或怨恨者必是神經衰弱或心志薄弱的。現在我似乎沒有主意不做這種人了。我相信人類互助能力之大，然而同一原因，使人相互的牽制着。極淺近然而大家不注意的一句話：甲地的人走到乙地上要保持原有的態度是絕對不可能的。你們如要責備我太易同化，我就要舉一個例給你們聽。你們就會知道的，一圓銀幣已够討厭的了，換上銅圓，又厚又重的有一百五十四塊或者三百零八塊，少厚少重一點的還該揀出，這是沒有人要的。我是喜歡‘死蟹張鉗’的走走的，一塊錢的銅子拏在手中够你滿滿的不能拏別的東西，放在袋中就像鐵索纏腰的伸不開脚步了。可是中國人喜歡用這種東西的。有過銅子票角子票，忽然值多少，忽然值多少，結果都覺不能用似的不用了。我

知道多善如我的愛用紙幣的人，然而同誰去說呵！我只好讓你們說我沒有抵抗的精神了。

離里昂而走，我對亢農說，我怕到中國覺得不便，極小的事，在中國用冷水洗面也不能保持罷。我告訴你們，我早已慣用熱水洗面而要嫌冷水之不能洗了。

老實說，我雖很希望與你們相見，卻並不希望相見之地是中國！

你們是決不會疑惑我是所謂‘懷才不用’而憤激者流的。不過，你們三十餘天旅途辛苦之後就聽這種劍拔弩張的話，不免太沒趣。況且我是相信你們能為中國放香的。我的眼前明自顯出亮恭的沈默緻密，用了極忍耐極誠懇的情感縷縷的告我生物學上的事實，如在里大的時候。亢農一定比以前更廣博了，文學的哲學的科學的上天下地都知道的，我渴望着聽他滔滔不絕的講出來。我如此的希望早日能與你們面談呵！

還有一句話要問問你們，你們起身的時候，里昂的水鴨們已經飛到否？

孫福熙 一月二十九日。

佛瑟爾大老爺

佛瑟爾大老爺者一個法蘭西的大老爺也。

唔，不對，我的耳朵邊隱隱的聽到說：

‘如果先生還有半分人氣，請先生清清楚楚的回我兩句話。……’

唔，對了，佛瑟爾大老爺就是他，我正找了好久沒有找着呢。

佛瑟爾大老爺！請勿冒火，你要問我關羽的母親用了什麼模型鑄成他的面孔，這正與爲什麼趙匡胤的將士們所做的黃袍正合他的身材是一樣的難答。請你且耐，我講給你聽。

你們以爲我真的來講給他聽了。我不是編輯先生，沒有權力把雪白的紙面整整的開闢作我與他比武之地，不過時下小孩子們不肯讀書，（寫到這裏，我裝起要咳嗽的樣子，而且連忙放下筆撚鬍子。）專喜歡探聽張三

打李四一拳，李四回了一腳的事，所以我也來冒充是這種好消息。可是，……張三先生呀，……啊還有李四先生呀，這完全是我誤傳的結果，我要預先向你道歉的。

老找了半天的佛瑟爾大老爺的名字是在法國文學週報上見到的，虧得原證還在，請你們看一看。否則又要說是口說無憑了。

這個圓印上寫的是：

‘賽局概書’四個大字；圓周一圈是：

‘佛瑟爾大老爺合
無可賽君領校修印繪
所重事’十九個細字。
我想沒有數錯吧？勞駕
您爲我校正一下。



這個印是在法國文學週報上，那末我說佛瑟爾大老爺是法國大老爺或許沒有錯吧？我連忙看文字，這就難說了，他寫着‘最古的中國小說’，那末不免仍是中國大老爺呢。

我再看下去罷。見笑得很，我的外國文是不……說錯了，是不大，……又說錯了，是荒疎

了的，不過，我很研究字典之學——英文叫做狄克勳娜……羅齊，法文叫做地克西勇內羅徐——所以一翻就懂了。他說，這部小說叫得‘月光下的微風’，我要聲明，我生髮未燥，就是研究外國學問的，還要請國學家指教，中國有這樣一部最古的小說的嗎？哼，自命爲國粹學家，這一點也不知道嗎？

我再告訴你，作者的姓名是隱下的，只有一個假名，叫做‘著名的教義的媒婆’，是元朝人，這樣還不知道嗎？我再告訴你，他說，並不因爲假名的緣故，影響於他數十萬本的銷售，看這本書的人比看聖經的更多。

幸虧第二期的週報上有一篇書報介紹，說這部如畫的中國小說用了嫵媚的態度，高尚的事實，描述一對佳偶的愛情的。少女叫做‘鏡心’（大概是冰心），寫得是全小說中所有人物中最聰穎最明白的，實在說起來，他的父親與他的未婚夫叫做‘潔玉’的都是跟了他的指導，以解脫每次困難的威嚇。這種式樣的女子，在古時的小說中是很少見的；以前的女子總是願意處在被動地位的，只有神女能夠

跳出這個規律，他不是一個 sienn-dze (仙子)，他願意只做一個人間的女英雄。

他又考證，‘月光下的微風’於一七六一年有 Thomas Percy 的英譯本出現，名 The pleasing union，這是意譯的，根據一種葡萄牙譯本而只有原小說的第四本與前三本的節略的。為一個蘇格蘭人 Wilkinson 曾住廣東者所述。同年，德文譯本也已

麻杭先生

出版，而法譯本則在一七六六年。此後，一八二九年又有英文的新譯本，而法國亦於一八四二年改譯。直至現在，麻杭 (Soulié de Morand) 先生是從中國原文全部譯出的第一人。



呵我曉得了，這就是‘好逑傳’呵。魯

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好逑傳一名俠義風月傳，‘風’與‘月’是對的，署‘名教中人編次’，

那末，‘著名教義的媒婆’就是這個的譯文了。可惜‘媒婆’與‘中人’還有些出入耳。

大戰以後，法國人受過五年的愁苦與悲哀，轉了過來，故意用勝利的大快樂來壓倒切身的痛苦。而且在戲劇電影小說與各種遊戲上都可以看出，馬戲場中，做自行車遊戲，愈演愈奇，有單輪的，有輪子壓破成橢圓形者，忽高忽低的也能駕駛。還有兩個極小的輪子而坐位高至丈餘者，騎車者先爬到梯上，再踏到車上就座，這樣高還能開行已可奇了，而他還要放去把手，擎報紙從容的看，以引觀衆的大笑。更有翻筋斗從丹麥起，穿過歐洲，直到馬賽。總之，大家的感情已很粗鈍了，非有更強的感情來刺戟不足以安慰。然而現在漸漸的過去了。現在，新奇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而情感是細膩的，這正是中國風介紹入境的原因了。

麻杭先生的重譯好速傳正合時人的需要的。至於所譯名字之不合，也難免是故意引人好奇心之故。我看介紹者所引譯鐵中玉眼中初見水冰心的印象一段，並無如何錯

誤。這樣看來，我們譯西文的錯誤還不能拉麻杭先生做我們的陪伴哩。

‘那末那個圓印呢？’

是的，我要與你講這個圓印。

他在圓印旁寫着講到這種中國字的意義，當然爲我們大多數的讀者所不可解的。然而這個圓印只是用以裝飾書面而且引人驚奇罷了。在‘孔夫子’的文字中，用了精妙的筆尖畫着的是這樣的意義：

（按，以下原是用法文譯圓印中的中文的；現在我要用中文譯這個法文了。）

這本書是‘精美與大量’書局印行的，

Furc-ham-er (佛陀的琴) 老人，

Vou-Kra (不能比擬的)陛下。

繪畫與印像的辦公所主持的大工作。

愈譯愈不懂了，‘精美’當是譯‘賽’字的，賽螃蟹與蘿蔔賽過梨的賽。‘大量’當是‘慷慨’的話了。原來是 Grasset (慨賽) 書局呵。那末佛陀的琴老人是佛瑟爾大老爺，不能比擬的陛下是無可賽君，也就明白了。只是他的大字與小字都寫了‘蟹行’的，沒有完全學像中國式

爲可惜耳。

我自然很害怕，在中國必有許多馬克斯大老爺陶斯道大老爺被我們誤認而我們不知，然而我還要爲慨養書局辯，雖然我要聲明，我並不認識他，我與他的感情，並不比我與你的好。

當大批的里昂中法大學生從中國到里昂時，社會間大起了恐慌，這並不因爲中國人好吃飯而恐慌，只因爲，這樣一件大新聞應該加在各種事業上，是很合時式的，可惜沒有材料可以參考與中國有關聯的事物。我知道，倘若他們有一本中國裝飾畫一類的書，不論好壞，也是寶貨了。但他們得不到，所以在窗簾上，飯巾上，磁器上多多用狗做圖案。中國人與狗的關係就是上海公園門口所寫的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關係嗎？可憐，太冤枉里昂人了。他們說，Chine（中國）與Chien（狗）兩字不很像嗎？

我還有故事要講。有一回，我見一位漂亮婦人到里昂中法大學來，我連忙掉頭不去看他，因爲我難爲情了。幸虧他沒有見到我，

否則，將使他看出我正見笑他所認為可喜的事呢。我的名字中的福字，方方的儘夠討厭的了，而他衫上滿身的‘福’字花紋全是反的。

法國人知道中國人吃飯是用筷的，他們學中國人吃飯就用兩手分取兩條竹筷如用刀叉的吃起來了。他說這是電影中學來的

說起電影，美國人做的一齣電影裏，當中國人說話時，就在口中吐出或長或圓的細塊，飾裝飾用圓壽字之類。他們以為中國人說出來的也是圓的了。

常見法國人吃米飯，牛奶火腿煮的，用叉送到嘴裏，半閉了眼，細細的體味。他們說，米飯真好吃，難怪中國人天天吃不厭。而中國人呢，常說，麵包已是點心了，還何必用菜蔬送下去呢？不知這種當做美味的麵包，西洋乞丐也天天在吃呢。

我對於佛瑟爾大老爺不能不肅然起敬，因為他們究竟竭力的在求了解他人的思想。但我沒有見整部的譯本，據說還有三十餘幅的插圖使人感覺愈加切實，如‘身歷其境的讀一部‘天方夜談’。

諸位很失望吧,寫了許多廢話,還沒有講到比武情事。可是我的話繼續不下去了,只有請您原諒了罷。

一月三十一日。

畫餅充飢的新年多吉慶

這幾天街上熱鬧極了，黑陣陣的人馬擠來擠去的跳動，好像一隻有人在打擊的大沙盤中滾轉的沙粒。人數比平日增多了，貨物尤其多。你到東四牌樓或西單牌樓去看看，假象牙似的麥糖，有方條的，有圓塊的，成堆成堆的攤着，羊肉舖門口滿掛光油油的羊，南紙店門口滿掛大串的錠，粉條粉皮滿堆在雜貨舖門口，匏瓜做的飯瓢，營梁桿做的水缸蓋，薄鐵片做的簸箕與爐子上的通氣管等等一大堆一大堆的攤在我叫不出名字的店門口。總之，不論是那一種職業，大家各各盡量的用力，提高而且推廣他們的營業，即使是一個糞夫，也爲了‘時代思潮所趨’，他們車上藤匣中比平日特別的裝得充滿。

這些事於我有什麼相干呢，我何必管他。我只看中了畫兒攤上隨風飄動的畫兒。畫兒與我有什麼相干呢？看對了，我有誰可以

去告訴，要他買給我？倘若我願買了送人，又有誰可送呢？可是，我不因此就不走近去看。我能夠，當我看了想望有人買給我的時

連
年
有
餘



候，我就扮一個如此愛我的人，高興的買了，摸摸我的頭頂而送給我；當我看了想買來送人

的時候，我就扮一個這樣得人意的小孩，喜吱吱的撲了過來，接受我的畫兒，說過謝謝之後，還要皮頑的說一句‘我還要……’。

我記得小孩時在紹興所見‘花紙’之好，有一張叫做‘老鼠做親’的，到現在我還有很深的印像。全圖五六十個老鼠，都穿了紅衣，短袖短腳，露出多毛的兩手與兩足。老鼠掌旗，老鼠提燈，敲鑼的也是老鼠，吹喇叭的也是老鼠，抬花轎的搬嫁妝的成對成對的都是老鼠，而且轎裏面坐着一個蒙紅綢的老鼠新娘。可惜的，北京畫兒攤上不見有這一類的，否則我必能把那時聽過的笑話與那時我所做的事被人當為笑話講的都聯想起來，可是現在一點也引逗不出，不能講給你聽了。

這裏的畫兒取材於戲劇者最多，自然，尤其是武劇，而神怪事跡次之。武劇人馬衆多，不致冷落稀疏，佈局較易；而服裝面貌在戲劇中均已加重分量，有很顯明很鮮艷的表示，例如關雲長臉紅，諸葛亮穿八卦衣，人人早已看慣，畫者不必費大力已可使人知道所畫的是誰了，這是多畫武劇的第二原因。孫悟空有

通天棍，姜子牙有杏黃旗等等，在小說中不怕筆頭禿的描寫，讀者已夢寐不忘的記存着了。畫中表示了出來，閱者不必等待看這個擎武器者的身手與眉目，已很能想像他的神威了。自然，多畫武劇的原因是因爲大多數人喜歡武劇，小孩子喜歡打仗的熱鬧，無智識者喜歡打仗以發洩他不能發展的‘抓地毯’。畫兒攤上畫武戲者之多，並不因爲別種的畫銷路大，早被人買去了之故；這是賣畫兒者幾十年的經驗，知道劇畫銷數大，非多備不可的緣故。這種畫材，無疑的，與戲劇本身一樣，大多數大多數是出於封神傳三國志演義，西遊記演義，水滸等幾部小說的。我現在來看‘拿白菊花’一幅罷。

在美珍樓，白菊花晏飛舉起右腳，躲避南俠展昭向下殺來的一劍。粉面哪吒虛珍，黑妖狐智化，小俠艾虎，山西雁徐良，玉面小專，諸白雲生等團團圍攻。邢如龍擎着醬缸蓋，駭得凜凜戰抖的病判官周瑞浸在缸中了。牆頂，飛毛腿高謝，翻江鼠蔣平追趕着對打。

‘哼！你要捧這種東西爲藝術了嗎？’這

惡聲的警告喊住我的話了。

說起藝術，真是慚愧。我雖然名稱是學藝術的，可是，我脹破肚皮的對你說，打領結我是學會了的，別的就什麼都不知道了。我之絕不談到藝術者正是我的美德呢。

‘你消費了國家的巨資去學畫，回來了正應該……’

哼！請求原諒，這一次可否輪到我哼了？我不敢交易什麼巨資，也不會瞭解什麼國家。我願意學些畫兒，只因為我自己的願意，並不爲了什麼人什麼人。倘若說起報謝誰，自然，我出門去的時候，有一個車夫拉我到車站的；出門以前，有人燒飯給我吃，倒水給我洗，穿的是人家給我做的衣，住的是人家給我造的房子，而且直至現在我還這樣的在享受利益。這些人以及其他於我有益的，我都該一一的報謝嗎？這是不可能的；只要盡力從事一件事，未嘗不可盡我對於人的義務的。

不必見笑，看看攤上的畫兒就是我的公事呵，比起夾了皮包坐在兩輪子上拉着的簸箕中的人天天去劃到者還要正經。你如果

願意說這就是我爲了報謝他人而盡的義務也可以，你如果願意說這就是我爲了自己如吸空氣的看重我的生命也可以。而且我也不管你願說那一句，或者願說不願說，我又要講下去了。

劇畫以外要算是年畫最多了。平日，大多數人好像大火時尋水的謀生，哪裏來的工夫買張畫看看。到了新年，農人，地裏是閒了，苦工，多半因爲要他做工的人多半也閒着了，所以可以閒暇幾日，於是有了看畫的時候了。而且這時節親鄰都有工夫來往了，於是要點綴，愈加需要畫兒了，作畫的人給他們畫些什麼呢？第一當然要悅目，第二尤其要稱心。所以這種年畫總是祝福的。我也想過，如果年畫是宗教的，那末應該先有祝福這種畫材，而後漸漸進步，於是畫得更像更美了；如果年畫完全是藝術的，那末應該在原始時就用彩色施裝飾的了，而畫中象徵福利的材料並不是向來就用，只是畫家手腕的經濟，能够一事兩用，後來漸漸的增加進去的。不過這種討論乃是舊法，藝術的手可以撫摩宗教及一切

事物，而且向來是十分的撫摩一切的。同理，宗教也能吸收無論什麼事物，而藝術也被吸收在內。所以我認為年畫雖有宗教的意味，還是可以用藝術的眼光來批評的。這不必疑惑，說用藝術的眼光來批評年畫等於說年畫是一件藝術品。

‘怎麼說呀！’

請不要跳起來。我說用藝術的眼光來批評年畫等於說年畫是一件藝術品。不過我們所拿着批評的一幅年畫是否合於藝術的條件，能否稱為美品是要待批評的。所謂一件藝術品者是與不值得用藝術的條件來批評的物品相對的。

我所見的年畫以‘連年有餘’為最普通，請看前面插圖。

畫上大多數畫一盤錢幣與金銀元寶，一個白胖的小孩捧着。這一幅裏，他手執蓮花，騎在魚上。因為同音的關係，蓮與魚代表了‘連’字與‘餘’字。紹興用一隻蝙蝠一個長或闊的壽字圖案與兩個銅錢半疊的花紋合起來，代表‘福壽雙全’的，又用一支筆一個亭子與

一個如意(靈芝的圖案)合起來,代表‘必定如意’的。想必各地不同,各有自出心裁的象徵。至於在北京,種類並不很多,與‘連年有餘’相差不多的有‘芙蓉有餘’等,還有直捷說‘銀錢有餘’與‘買賣發財’的。又有‘官上加官’,畫中一個小孩正在戴帽,以‘加冠’來表示加官。一個小孩地下爬着,上面騎了一個人,表示‘上’與‘加’,現在只用帽字騎字了,想必小孩們不能懂了;將來廢去漢字,萬一這畫幅還在,看見這個老骨董,於是要猜什麼貓什麼旂,費盡那時的國學專家的心思也如現在考據往事的考據不出了罷。

有一幅是比較的寫實的,畫上十個大字:

‘新年多吉慶合家樂安然’。

一大間堂屋中,上面四盞外綠內白的磁罩洋燈放下光明,統治了全景。兩個大花窗下各有一坑。左邊坑上是一羣小孩在擲骰子,右邊坑上是一桌菜,男女老幼五人在聚食。五人以外,旁邊一個還不會多吃飯的小孩,爬着玩。兩邊坑上很整齊的疊着綢被,紅綠相間的。上面是枕頭。室中方桌邊三個女子

忙着做餃子，北京人除夕且做且吃聽說幾乎要吃一夜的餃子。怎麼知道他們忙碌呢？他們的神情是忙着的不必說了，他們不肯停手，餃子裝滿筐子了，不是自己搬開去，却讓一個小孩頂在頭上送過去，看這一點很可知道他們的忙了。也因為忙的緣故，他們各讓自己的小孩自由，不加干涉。女孩子天生成的不惹禍，永遠是文雅的在母親袖邊，看桌上的忙亂。一個男孩見那個小孩用頭頂餃子筐，他妒忌了，伸起手趕過來說‘讓我頂！’你想，給他一掃，桌角上的一盞洋燈與一支燭臺上的火光都抖抖的竄起來了。成筐成筐的餃子由一個女子在整理。一隻貓坐在桌上管餃子，十分的豐富與盛平景象。人家說，‘那個貓兒不偷腥’，然而這個貓兒聽話又聰明。你說他吃得太飽睡着了，我要為他擔保，你不看見他旋轉着耳朵在留心嗎？每張炕的旁邊有一竈，餃子已送到左邊竈上在煮了，一個婦人持勺子在攪動。右邊的，已滿鍋的饅頭，也要開蒸了。竈君在神龕中閉了眼睛看着這些事。左角四隻大筐，寫着‘金銀滿囤’，每個筐

中滿是錢幣珠玉與金銀元寶，火光騰騰的照在扶杖的白鬍子老年人與中年男子的旁邊一個懷抱中的小孩，不知是什麼事，推開娘身，硬要近去玩一回，其實，此生遲早總要玩一回的。我似乎聽到鈴聲，一看是掛着小紅球的一隻叭兒狗向門口走去，兩個工人一個提壺，一個雙手捧火鍋進門來。門口紅底黑字的聯語是：

‘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

門上是‘玉堂富貴’圖。一隻豬一脚擺進來了，我不知道他來什麼的，大概是亥年刻板的，那末是辛亥，革命的一年刻的。還是更早，己亥年？

看畫中男子着袍掛外，戴的是紅纓花翎，而且錢幣上畫有整個的光字與通字寶字的各一點，推測是光緒時代刻的板，看畫知木板已頗有損壞，證明其不是近年物品。

除輪廓是木板印刷的以外，有紅與綠兩色的細線是印的，其餘所有顏色都是手染的。染工自然很粗，常見染出範圍的。然而顏色極其鮮艷，可不是嗎，這一點就是使人愛買的

大原因呢。面貌上用白粉很多，因此能勝過強烈的衣服顏色而透現出來。不論男女，面頰上都塗一塊紅，個個好像是劇中的旦。要說這是討厭的嗎？我倒不覺得，似乎反使面龐顯出了應有的起伏。木刻所印的眉目口鼻被白粉遮蓋了，所以須加畫一道。我買的一張上有一個小孩的眉目是忘記重畫的，面貌沒有正面的，有大半面的，加紅時也只一面，沒有雙頰都染的。器物的形體，人身的姿態都很可以了，只是因為他要加重閱者注意力之故，竭力放大頭面。在這種畫上，不畫裸體，衣飾又不能畫得精密，身材決不是重要部分了，頭面是可放大，然而他所畫男子的頭竟有占全身五分之一長的，小孩占四分之一，而女子身體畫得長顯出苗條秀色的，他竟幾乎占四分之一，因此覺得個個人物都是太笨的了。同一畫中三處見魚，魚是‘餘’的象徵，所以愛畫，其實因為魚是整個的，比無論什麼別的都容易表示，可是畫三處總覺太多了。

有一張是畫有許多神祇的，上面寫着一首‘詩’如下：

‘新正二月敬財神一家五代頂榮身拈香高舉朝天祝祥雲四布吉星臨招財童子來獻寶利市仙官降德門上方劉海金錢洒虔心應發萬年春’。

此外有‘新春大喜’‘慶賞元宵’等幾種，其中有一幅寫‘新春大喜萬象更新’的，畫的上邊有一個日曆，寫着大中華民國十五年，註明十二月的大小與二十三節氣的日期（按這裏寫的都是舊曆，立春在十四年十二月底，所以少一個節氣）。兩旁有字：

‘喜神西南貴神正西財神西南太歲東北八龍治水五牛耕田九日得辛十壬四丙’可是他於‘大中華民國十五年’下接着‘竈君之神位’。我想不一定就用這張畫放在竈神龕中的，不過畫的是竈神，所以這樣寫了。畫中一人捧了‘春’字獻呈神座，後邊一個牧人牽一牛，當是春牛，這是司歲收的。一隻象上立兩個小孩，一個是‘春信梅花報’，一個是‘秋香桂子登’。有這些日曆，能使人全年寶貴他。窮苦人家，沒有多錢多工夫，買畫只能在新年一次，一張爛紙的畫至少要用一年的

了，倘有不專是年畫性質而長期適用者更好，於是有些‘三陽開泰’‘雞鳴富貴’‘士農工商財發萬金’等等。更進一步能帶些日常生活的意味而穿插景物的，如‘春風得意’‘瑞雪豐年’‘莊家人樂豐年’等還是帶祝福性質的。有少數如‘漁家樂’如‘呼女窗前看刺鳳課兒燈下學塗鴉’並不是年畫了，不過這不是特創而是古典的。

還有一種可稱為笑畫的，繪滑稽故事如一個賣帽者經過樹林，帽子被一大羣猴子搶去戴了。又如一個賣西瓜的在柳蔭下睡着了，小孩們有的爬到樹上撒尿到賣瓜者的頭上，有的捧了西瓜跑走了。

還有‘鬪寒蟲’一幅，帶着風俗畫性質，但也混入滑稽趣味，一個小孩因為他人不讓他看蚰蚰，掣了蚰蚰罐子撒尿了。但這一類很少見。

只有一幅是特別的，專畫夫妻間的笑話八方，一方畫‘帶氣歸家要換鞋妻子跪下去脫靴’，一方畫‘男子為人最不高與妻修足洗裹脚’。

畫中有年份的爲丙午丁未，甚且早到癸卯，是光緒二十九年的。板大有寬三元尺三寸，高二尺的。小的是寬二尺，高一尺餘。想來在初刻板時是印在竹紙上的，現在都印在有光紙上了。可是這種紙也够簡單了。

據說這種畫也是楊柳青來的。楊柳青是畫的繡的‘春畫’的出產地，大多數姑娘都是做這種工作爲業的，將來總當去一看。畫上出版多署‘戴廉增敬記’，或者這是在天津的發行者。有一種是印在瑞典紙上面的，寫‘天津瑞昌彩印局’，這是木板套印而非手染的。

我自然又要說我的慚愧了，西洋畫輸入中國以來，大家非威納斯不談，非法蘭西藝術不談了，究竟於愛看畫兒的人們有過什麼益處呢？曼陀的‘時裝美女’算是攻進民衆的心了的，因爲他的魄力，我也就不願再說他的藝術之壞了。民衆們有他們自己的心腸，倒是粗陋畫中嘴角的微笑能夠笑出他們心中的快活；倒是粗陋畫中眼角的淚珠能夠哭出他們心中的悲哀。幸虧光緒年間有人給他們畫了，至今還能守着樂一樂，我不能用較好的

去替代，何忍硬起臉兒到他們手中去奪下呢？想老爺們給他們福利靠不住，想老總們給他們安寧又靠不住，老天嗎，老天也是靠不住的。惟有畫中明白是‘新年多吉慶，全家樂安然’的，於是畫餅充了飢了。可憐呵，然而更是可做的，畫餅充了飢了。

你欲罵我災禍鉛銅嗎？但我決不嘆只是災禍鉛銅。人家過年忙，我也來湊些熱鬧。我最愛對牆壁說話，而且覺得熱鬧，因為我在說話之先已經扮了一個聽我說話的人了。於是畫餅充了飢了。

二月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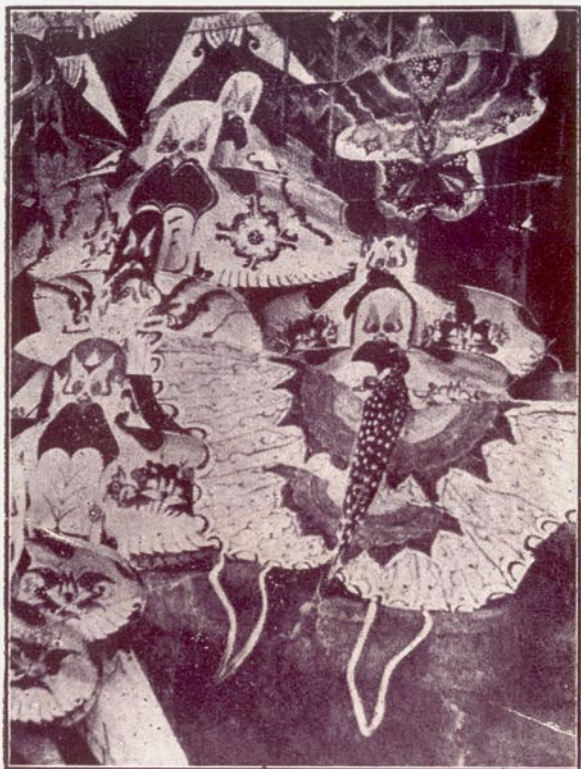
大家都放起風箏來呵

一樣的懊悶，一樣的亂世昏昏，走到露天，我覺得有點兩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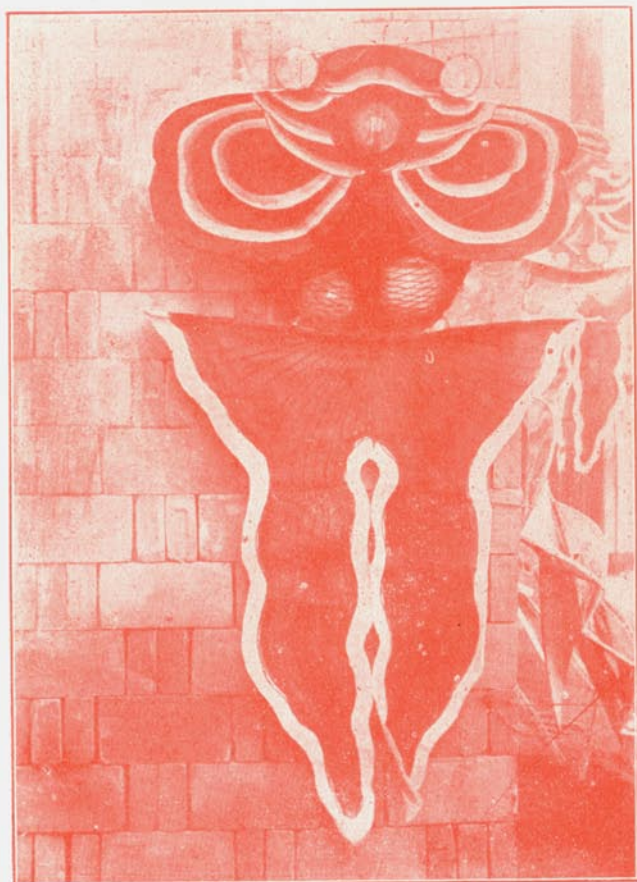
太陽用了黃酒的顏色晒在我的手上，飽喝了酒似的，我熱炎炎的醉起來了。挺出胸膛，我仰頭想笑，天上一陣鈴聲，抑揚回旋，蘭花香那樣的柔和，腴子水泡那樣的光潤，天上樂園中諸神合奏的使我知其好而不知其所以好之故。一陣鴿子潔白的映在青天前，光輝閃閃的飛過。

在這天空中，我的心靈輕鬆的飄蕩，我注意，我又記憶，在這天空中是應該有什麼東西可尋的。

不錯，畫家見到的，畫柳枝時應該多抹些顏色了，因為嫩芽漸漸的飽滿，遠望過去，枝條顯得很濃厚了。不錯，什麼人都覺得的，風已脫去冰雪做的稜角了。紅紅的太陽，暖暖的空氣，鬧營營的聲音與輕飄飄的心，不錯，這種



風 箏 叢



金

魚

一切都趕我到回憶放風箏的路上去了。

人類相互親密起來的時候是如此可以感激而且如此無以感激的先得我心的，當你看了天氣而記憶風箏的時候，街巷口，市場中，早已鋪布着，預備你的應用了，隨你要什麼大小的，隨你要什麼形像的，隨你要什麼又什麼顏色的，而且大多數不是你想像所及的，都可以得到。您瞧瞧，多麼好！老鷹的，彩蝶的，白鬍子老人的，飄着輕服駕着雲霧，如此窈窕，如此仁慈更如此纏綿的天仙的，您瞧瞧，多麼好！

我記得，我很愛‘絲鷓’，這是用絲放的風箏。每年遊禹王廟回來的船中，船浮在四面是水的地方，淡青的稽山異樣柔和的浮在綠水上，水與山的分界處是一帶金黃的菜花。在這背景中，父親擎出‘絲鷓’，放寬細絲，真聽話，這輕飄飄的小鷓擺着，跳着，點着頭，撲着翼子，吐吐的飛遠去了。父親讓我嘗嘗放鷓的滋味，我擎着說，‘曼曼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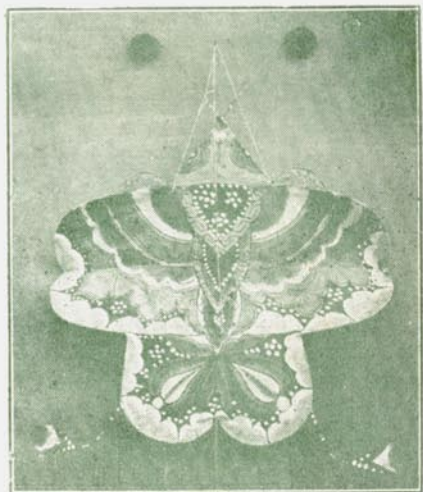
後來我自己也放風箏，這總是老鷹在天上打圈，用了尖利的聲音，一一丫丫的叫的時候，園中綠草地上，撒滿黃色小花的蒲公英與

紅色小花的紫雲英的時候，又隨處生着正是紹興風味的薺菜與馬欄頭，踏過的時候，陣陣放出香味，與吃時一樣。我就在這草地上放風箏。可是，擎了線想放他高去而急跑着的時候，屢次絆倒的；人是跌倒了，風箏卻不立刻跌下來，他軟軟的嬉笑我，勾着頭看我爬起來。我累了，風箏丟在家裏，出去走走，河埠頭常有有人在洗蚶子，聽到這么丫么丫的聲音。小鵝如松花黃的棉團，丁一又丁一又的叫着，公鵝浮在水裏，雪白的身子映出橘色的胖頭，說錯了，這是他的清亮的高唱引起我們的注意。一點也不謙，春是由他嘴裏喊出來的春聲送來的。他的腳掌撥動起來，波浪如油，濃厚的浪出花紋。這時節，仰頭看見滿天的各種風箏，有如蝴蝶國中有了最大的跳舞會。

想到蝴蝶，我就揀定買這隻彩蝶罷。賣風箏的拔下帽邊插着的竹絲，給這風箏配上三條線，我就擎來可以放了。

大家都放起風箏來呵，讓他們如人的會集，更比人親密。

二月十日。



彩蝶

中國之夜

法國朋友最愛探聽中國所用的日曆，他們問：

‘中國的日曆與法國的相同嗎？’

‘現在是相同的了。’我說。

‘以前另有一種的嗎？爲什麼要改呢？’

‘那一種是不好的。’

‘怎樣的不好呢？’

‘那種曆，過三年是一閏年，便有十三個月的了。’我有些說不出了。‘我不曾研究過，究竟大壞處在哪裏。但大多數國用同一種曆，只有中國用別一種是不方便的。這是革命後所以要改曆的大原因。’

‘我總覺得以歐洲人的習慣來劃一他人的是不公道的。’他又憤激起來了。

‘不過中國的改曆是自己願意的，又當作別論。’我用不經心的樣子緩和他。

*

*

*

*

他們隨便似的問我中國舊曆的除夕在那一天，到了那時，專誠請我去遊嬉。

黃漆地板的室內，大電燈照耀着，四壁裱糊着的美麗的花紙前，有意大利古畫的翻印，有法蘭西古代の木刻版，有近代人畫的油畫風景等等的畫框。大鏡前，火爐上，陳設古式的磁瓶與摹擬而縮小的希臘雕刻。桌上是法國最新圖案的地毯，一個玻璃瓶中插着鮮花，有蝴蝶花似的，有玫瑰花一類的，種種都不是在中國所曾見的。我們就在這桌邊圍坐下來。取出中國繡花中國畫冊以及中國風景冊給我看。在我，對於這種設備是很滿意而很快慰的了。然而他們只恐我不以為然，他們沖上綠茶，對我說，‘孫，我今天不給你的茶中放糖放酒，因為在中國是不放的。’他們還以為未足，又燃點起我送給他們的盤香來。他們想，這樣的過除夕，一定能使我設想是在家鄉了。

‘你那一天真做得好燈！真嫵媚呵！’

‘呵，真的。孫，今天你該講“中國之夜”給我們聽了。你老是不講的。’小姑娘說。

‘有什麼可講呢？我真的講不出。’

‘我是如此愛聽唱“中國之夜”的，你該講給我聽如此使我夢想的中國之夜。’

‘真的沒有可聽的呵。就是有，也是歷史上的話了；現在的中國人吸了鴉片吸懶了，纏了小腳纏懶了，拖了辮子拖懶了，還有什麼可講的呢！’因為恐怕要使他們失望過甚，所以我加重笑容。

‘孫也學得頑皮了！近來的法國人哪裏還有相信中國人是吸鴉片等事的呢。’

‘你們決不疑心我是在暗諷你們的；不過真的，到了人家相信中國是好的了，中國人真的是壞了。’

‘何必這樣發牢騷呢？你儘講中國之夜罷！’小姑娘說完熱烈的等待我開講。

‘你們這樣要聽，我只能編謊話的了！’

‘我們正要聽你的謊話。’

‘好罷！’我投他們所好的說。‘今天叫做除夜，是家庭的節日，有如歐洲的聖誕節。這節日是要暗的，是要靜默的，團聚一家人守候這無月的終夜暗暗的過去，這時節圍了火爐

或圍焚燒的柴堆，面面相探的體味一家團聚的滋味。倘有家人在遠處，聚餐時就有他的空坐位，酒鐘與筷子等等一概放着，設想他是聚會着。

‘那末現在你的母親正留着你的坐位了。老太太說。他看看大眾的面色，似乎推測衆人因爲他打斷我的話而不高興，所以連忙來結束前言：‘不必說了，將來你回中國去時，我的在法國的母親，也於今晚給你留一個空位罷。’

‘雖然大家不睡的守着，總是不知不覺的來了新年了。我輕輕的踱過，說到新年了。新年十三是上燈夜，再過兩日就是第一個圓月節。在用舊曆的時候，只看月亮的形狀與他出沒的時刻，可以大約推測這是一月的第幾天。上燈夜的月亮是將圓了，大家就開始迎燈了。你們一定相信，中國的小姑娘與別地方的一樣，遠比男孩聰明，遠比男孩沈靜，又天生的遠比男孩會做美，老早，他們就預備，糊起新奇的彩燈來了。到了這時節，各家拿出來，聯合起來去遊行。

‘在北京，一條街上有許多的燈店。遠沒有到燈節，店門口滿是彩燈了。有蝦，魚，蟹，蚌，螭，螳螂，獅子，以及各種幾何形體上畫各種美麗的圖畫。門口不斷的有人立着看，看燈的形狀，看燈上的圖畫，大家說不出爲什麼要看的儘管立着看。我將來照了相寄給你們罷。’

‘我知道中國人爲什麼如此細心如此忍耐又如此愛美的緣故了。’我的教師說。‘我們只知道中國是藝術國，但不知道怎樣藝術的。你應該寫出這種情形來給法國人看看。’

‘我再講西湖的夜罷。西湖是在我家鄉附近，這節日是在夏季的。像Aix湖或Ancey湖的大，遊客們划了小船在水上放蓮花燈。紙做成的許多桃紅花瓣，連綴在一片小木上，中間插着小燭，從小船邊伸手出去，輕輕的放在水上，燭光透過荷瓣，映出光亮，水底下也有一朵蓮花了。無論如何的細步，當船緩緩避開時，他總左右擺動起來，使水中的一朵忽離忽合。堤上的楊柳，就是隋煬帝所開的運河堤上滿種的，垂下軟枝，幾乎拂拭水面；蓮花燈就在這枝下穿過。’

‘孫，C'est charment!’

‘這時節，水面遠處的音樂隨風吹來了，這就是你們在中法大學音樂會愛聽的音樂。你若遇見水上的燈中小燭將要點完了，你就給他換上，因為你所放的燈中的小燭是由他人在換了。’

‘這節過去，很快的，就是第二年的除夕了。

‘呵，可以羨慕的中國之夜呵!’

‘可是這都是謊話呵，不要認真相信呢。’

‘我總覺得中國自己多着好東西。’我的教師說。‘孫，你不要以為無用，不加注意。你該珍惜這種材料。世界上已有了這種發明，不要讓他逃跑了。你回去時應該盡量的畫下來。學問的範圍，限於前人所說過的，到處有好學問呢。’

‘中國事物之好者我也是很愛好的；不過大家常有一種好脾氣，不滿足於自己所有的而羨慕他人的。我更愛法國的事物呢。有如年長者總追念幼時，而無論哪一個小孩沒有不愛做成人的，他們聽到除夕在門背後竄三竄就會長高的話，都喜歡去一試的。慣見

中國社會的我總覺得法國社會之可愛。’

‘不錯呀，法國人的我愛你所講的中國節日，但也不肯不愛法國節日的。’

‘不過因為流俗藉這種節日做種種迷信事，要跳出這個庸衆，要為庸衆們破除迷信，我們只得攻擊。至少也要對這種節日如不見不聞。’

‘孫，這是教育的問題，你不覺得嗎？你知道，既然民衆這樣相信這種節日，正該利用了引導他們到你所要他們去的地方。你學藝術的人，應該利用這種材料，法國多少節日原始都是宗教的，現在幾乎毫無宗教意味了。這是在人去洗刷的。Rodin 雕刻夏娃，他表示這位一切人類的母親見人類自相殘殺而悔恨，他的題目是人類的自殺。難道他還是在表示宗教上的故事嗎？Corot 的畫聖林，難道還是在畫希臘故事嗎？他的題目是人類應該向這清涼與這和平進行。’

‘我也相信，舊曆的除夕與新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都不過是三百六十五日中的一日，沒有什麼分別的；不過，現在的中國還在需要

一個啓蒙運動的時代，大多數人沒有並重各種事物的能力。你說除夕應該記念，他就以爲新曆是不當改用的了。你說中國也有好的事物，他就要把歐洲輸來的科學都丟到茅廁去了。’

‘孫，這是教育的問題，我重複的說。我也要如 Pierre Loti 的惋惜，這許多中國的好東西，都要倒壞在荒地中了。’

‘真可惜呵！’小姑娘說。‘你有這樣好的東西，孫，我將來還要你講哩。’

二月十一日。

春 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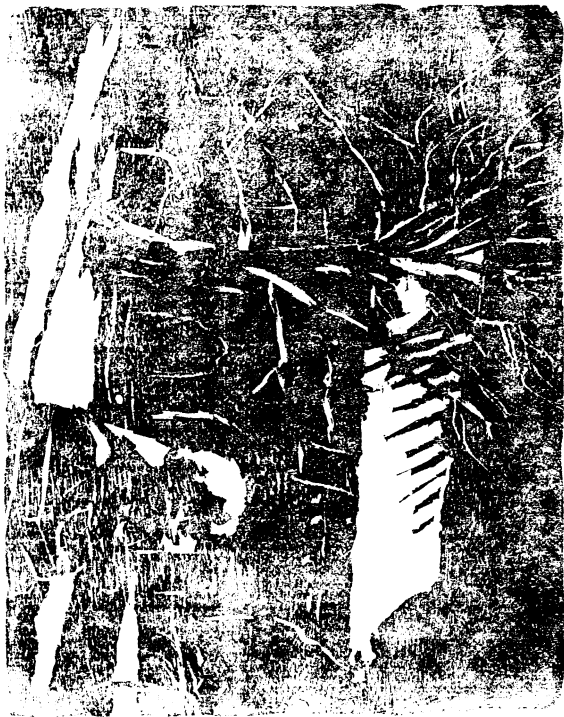
我之所以久留北京者，想看北京的雪是一大原因。在南方，天氣太熱，或者一年竟沒有雪的，有時，下着積不起來，而且常常下不多厚，被雨水沖去了。因此我願在多雪而雪不易消融的北京等候他。可是，等候着，等候着，我愛的雪還是沒有來。上海的來信說已在下雪了，北京還沒有；甚且里昂人見雪的消息，也已送到了，北京還是沒有雪。我雖不能精密的解析，我相信，我在北京的怠惰，就是這種失望造成的。

前幾天，日光驟然的驕紅了，春風跟着鼓舞，好在風箏來得熱鬧，我決計拋棄對於雪的想法，全副精神的等待春色了。

春的第一聲是梅花報來的，他在鐵勁的骨格上化出輕飄的花瓣，活的珊瑚似的放射他的生命。日光柔撫他，春風滋養他，一朵又一朵，一枝又一枝的培植得春光十分的熱鬧。

如此鼓舞,又如此勉力,一秒之間也顯得極大的滋長,你看,等花影投到花房壁上,花的本身又有幾朵新開了。

春
雪



真是不及料的,當我欣賞春色的時候,我愛而又久待的雪到來了。

我到中華門面前,大的石獅上披着白雪,

老年人怕雪而披雪兜，他却因愛雪而被上雪做的兜。他張了嘴不絕的笑，誰說只有小孩是愛雪的？烏鴉們儘在樹上亂喊。我知道，他們是沒有吃的了，然而他們看了這公平的分與大眾的潔白，他們誠心的快樂，與他人一樣。人們就從此頌祝雪後快來春日，再與烏鴉一同去歡迎。

二月十七日。

青年淘中的幾句話

諸位，我們中國青年的前途是何等的艱難呵！五千年積聚下來的重擔壓在我們肩頭，我們饑渴困疲而喘息，然而不能在負着的擔中找到一些可用的食料或飲料。有的，零亂的，醜陋的，我們不曾整理而吃了，就使我們疾病或毒死。

我相信五千年古國之可驕傲，然而，試將收藏極富有的博物館搗亂而打毀之，決不能稱為富有，而處處可以遇見是衝突的了。中國歷史的久遠，只是搗亂而打毀的博物館罷了。我們年輕人毫無憑藉，在‘木乃伊’的身旁發見羅馬雕刻的殘片，在佛經的破頁中發見耶穌的畫像。於是我們可以相信這‘木乃伊’是羅馬時代的，又可以相信佛教是受耶穌影響的。有長久的歷史而沒有系統，只使人欲走無路。倘若能如博物館中的按年別類，誰還至於拿了陳舊不適時的君主或古文等

等來擾人呢。五千年來的祖先們沒有給我們適用的遺產而這一大堆的碎屑真勞我們防備的精神，因為一不小心吃了他，就要毒死或從此萎靡不振了。否則我們為什麼不想誇我們是古國民呢？

倒不如別的新興國，有種種的社會組織，無微不至的培植青年們的發榮滋長。我們呢，什麼都沒有。我們得不到大學中學甚至小學的如量的教育，我們看不到啓導或灌輸我們的智識的雜誌報紙，我們毫無準則，比在黑夜中更無光明，比在荒野中更無路徑，而我們反不斷的聽到訓斥與威嚇，就是用瓦屑堆中找來的事物做準則的。我們比在雷電風雨下更駭得無處可走了。

諸位很明白，我們決不肯因此躺倒，而且正要自造光明，自尋路徑，因為除了為我們自己以外，我們還要培植後來者的發榮滋長。我們要做成所求於前人者，切勿使後人如我們恨前人的恨我們。

亂頭髮似的攤着的中國事情，我們在接手了！我們不滿意於用獨輪車上兩隻木箱

運水，我們不滿意於用獨輪車上兩隻籐筐運糞，我們不該就此接手，而且原樣的交付後人，不要忘記，一切事務，我們都要接手的。我們要善於做水車夫與糞車夫的兒子或徒弟。

過了五千多年之久，在北京首善之區，運水與運糞還用着這等笨拙的方法，我們應該怨恨或竊笑我們的前輩；然而，他們是老病了，他們就要交給我們了，我們將有主權應用別的便利的方法了。但諸位要注意，倘若放棄這個主權，我們只落得加在應該被怨恨或被竊笑的前輩中罷了。

是的，我們不怨恨他們不竊笑他們，反屢屢受他們的訓斥與威嚇。諸位，這何必計較呢。我們試靜默的觀察他們，他們昏昏的喝酒，他們迷迷的抽煙，他們的語中安得不滿帶酒氣與煙氣。他們會沈溺於色慾，所以瘦削；他們會多吃油肉，所以氣喘。他們用了這種病態來訓斥我們，自然會消極的說，‘色字從刀，最足害人。’或者積極的說，‘肉最養人，且能禦寒。’他們的心理上的病態更多了。有的畏怯，因為受過驚嚇；有的易怒，因為受過欺侮。

傲慢的因爲是太順利；鬼鬼祟祟的因爲慣做了奴隸。他們以種種不合理的條件來訓斥我們，自然是不該依從的；但我們也不必惱怒，因爲他們的行爲原是受病的牽使，是可以原諒而且可以憐憫的。他們大多數歎今不如昔，要我們服膺古人。這還算不易受欺的。最壞的是竭力鼓勵革命而不許我們不服從他們的。這樣，他們算是革命的了，而我們却只准一聲不響的跟隨他們。諸位，我們應該鎮靜，冷眼的觀察他們各人，但切勿輕意附和誰。諸位知道，中國的老年人所以驕傲之故，因爲中國的學術沒有系統，他們驕傲自己探求的辛苦，他們驕傲少年人的不知道，所以覺得是奇貨了。在西洋，就法國而論，他們的老年人們平鋪直敘的講給旁人聽，沒有矜誇之意，而且處處還出來歷。我相信，倘若中國有收藏極豐富而編制極有統系的圖書館，又有類別極周詳的各項學術的參考書目錄，我們要查考關於某項的智識，不必問老年人，只須求之書目，老年人所到我們面前來矜誇的，我們只須求之書目，就可知道出處了。到了那

時，老年人必定不是矜誇的了。現在我們還沒有在那個時代，我們應該鎮靜，不要因為他們的訓斥與矜誇而惱怒，我們要靜心驅出他們辛苦得來的智識，有的是很豐富的。他們有這種豐富的智識是應該受我們尊敬的；因為要驅他們的智識，我們尤其要虔誠的尊敬他們，有如欲求福利而虔誠拜佛的人。我希望趕快驅出老年人的智識，趁我們未老，編起各項書目而且設立大圖書館，免得我們老時也要對後人矜誇。屢屢說的‘驅出’，似乎有些刺耳罷！其實我並沒有侮蔑老年人，倘若他聽了，也應該明白，不能將有系統的學術交給我們而我們自用苦心去驅，也算得是好孩子了。倘若我們也是要矜誇後人的，那末我的所謂驅出連我們輪到做老年人的時代也說在內的，我沒有偏責現在的老年人。

說到新舊交替的話，我要來講本刊徵求今日截止的新中國柱石了。‘現在是只有糞土，至多也不過磚頭瓦片而已’，我也相信。不過，諸君知道，有了柱石以後，就能永遠支持下去，不必另造新材料嗎？新中國的柱石當然

要在我們新青年中琢磨出來；能够扶持我們灌溉我們的就是現在的柱石了。此外能消極的抵禦外侮，使將來的柱石能安然的琢磨者，也是現在的柱石。這兩種人就可稱為柱石原是很可笑的，但要在糞土或磚瓦堆裏驟然豎起柱石，除非是外來的，是不可能的。我們要用了糞土與磚頭瓦屑造成一支比一支大而且堅實的柱石。

老年人們常常歎中國沒有希望，不要信從他們。他們摔了交，所以怕世了；我們應該問他們跌交的地方，我們填平這個洞，於是可以安樂的走路了。他們受人欺侮，所以恨人，每遇一人，必惡意的猜測。猜中了，自然更恨人；猜不中，又狠狠的恨自己。他們看不到和平世界，所以刻刻留意自衛，精神恍惚的過了一生，嘗不出滋味來，只恨鬚髮的不能轉黑，從頭做起。我們是不然的，我們在接手之初，能夠除去前輩所不滿意的根本，而且照我們所願的從新規畫。老年人之希望造成樂土是與我們一樣的，不過我們是沒有創傷的。

在另一觀點上確實不能這樣快樂。我

做小孩時，知道官員都是滿奴，無法挽救的，等到他們死完就好了。革命以後，只恨舊官僚還占半數，於是專等他們之死了。我想，等他們死完一定是好的了，外國法政學校陸軍學校畢業的人決不致壞的了。現在，他們之死早在我們的祈求中，而且多已實現；更遲更遲的，現任的青年竟在使用老媽子去拖出女學生，也值得我們的祈死了。

文中寫了許多次的青年與老年，究竟青年與老年怎樣劃分的呢？到了這裏我實在說不出了。老年而有少年氣象的固然不多，但確實有許多幼年而充滿暮氣的。

其餘我不管，我自信是一個青年，我熱望與諸同輩充分的預備，合力接收紊亂的中國現狀，而且不使後人見到同樣的情況。

倘若有人以爲我是老的了，則我自悲之不遑，還何待討論我的意見的好壞呢。

二月二十七日。

林風眠先生

今天特別的和煦了，晴空中鴿羣的鈴聲
盤旋着，報道春神重臨了。

我得在這和樂的氣象中認識新到北京
的林風眠先生。

昨天，在廠甸的舊書攤旁遇見王代之先
生，他說，‘我正想去看你。林風眠先生昨晚到
北京了，他要我先來一說，明天他要去看你同
令兄。’

我的眼前立刻浮出我們住的三間破屋。
泥爐子，綠鉢頭，劈柴堆，醬油瓶，這羣體中將要
插下一位新來的大藝術家，這樣雖然未必會
使他氣惱，也未必會使我羞澀，但他不免要說
到藝術，看了這個景象總有點不好，所以我連
忙說，‘我去看他。’王君還屢說他們來看我，真
使我着急。

瑪瑙的鸚鵡，在古物架上，特別的耀目，還
有一段老樹雕刻的老人，顏面半掩，神奇莫測

的立着，主人王先生引我們兄弟同進此室。

室內三人都起立了。中間筆挺的一位黑髮披下來，一直到肩頭，微笑的面貌上，留着眉間幾條薄薄的皺痕，沒有外套的西服上，琥珀色的圍巾，長條的披下來，顎部收縮向顎，好像在凝視胸膛時的樣子，因此我得很清楚的瞻仰他的廣額。王先生介紹說：這就是林風眠先生。

在中國人中，這樣的廣額，我是第一次見；看了他的額，使我聯想大音樂家 Beethoven。然而我決不在林先生前掛空招牌；這廣額包涵林先生自己的獨有的腦力，豈有什麼人可以代表的。

——大家盼望林先生回國已經很久了！我說。

旁邊是蕭子昇先生，介紹我們於一位極年輕的法國女子，聽到說的是法國話，我的心何等的清快，而且飄飄飛到大陸的西端了。這位尊嚴秀逸的女子是林夫人。

——我本來就要到孫先生那裏去的，林先生說。北京的輿論要以藝術家來辦藝



林 風 眠 先 生

術學校，我想，我們應該協力謀這事的成功。我還希望提高學生的程度。這裏我還沒有看過，不曉得；在上海，我看了一看，學生的程度比法國的差得多哩。現在我還沒有去過學校，一切問題還不知道。第一個問題當是經費問題。

我暗暗的想，他不問世事的藝術家竟已曉得了在中國與別處不同，是有所謂經費也者的。倘若在法國，聯席會議通過請某人為校長了，就派人到他住宅接洽；如果這位未來校長問到學校的經費，我設想，這一定是一個大笑話了。他不必問每月有幾成可領，甚且不必問多少常年經費。教授講師教員們的薪水各自拿了居民證到衙門去取的，你要為學校添買書籍儀器，每年費用若干，照例規定着，你只要將發票送去，不勞你擔憂付不出的，學生應納的費與學校無涉，各人自會繳到衙門去，沒有什麼講義風潮之類的。有什麼經費之可成問題呢。林先生拉下他藝術家的身分，拋下他久住外國的習慣，也肯顧到經費問題。然而，林先生，我用什麼方法能夠告訴

你，在中國辦學的大問題多哩，經費問題倒不在其內的。我想說，然而說出來好像不恭敬了，你是該做教授的，別宥先生早已說中了：中國人總是這樣的，因為梅蘭芳楊小樓唱戲好，於是舞臺老板非要他們做不可。林先生，愈是大藝術家愈不應該做校長呢。‘藝術家辦藝術學校’，你聽，輿論原以為非藝術家是可以做藝術學校校長的。我所以說大藝術家不該做校長者，因為在中國做校長所必具的技能必非大藝術家所有的。什麼技能呢？做校長應該有老板的技能，有劊子手，小熱昏以及買空賣空的洋行買辦的技能。倒是藝術的技能是隨便的。然而這是題外的話了，暫且不講。你是西席，東家們的喜怒是不大一定的，這倒要留意些的。你的秀勁的手畫得出三五丈大的畫幅，描畫充塞天地的思想，然而你的手能用什麼有力的畫刷掃除你周圍的濁物呢？

一人進來說，畫箱已運來了，請林先生出去檢點。——畫箱運來很不容易呵！王先生說。箱子這樣長，軍人以為是什麼軍火了，

一定要檢驗。稅局也覺得奇怪，一定要上稅

畫箱已經開了，我們一同去看。大畫布在地上展開來，一幅‘摸索’我在 Strasbourg 中國美術展覽會裏第一次看到的。看過一幅，林先生踏在畫上，再放上一幅。他有主權踏自己的畫，但我們旁人總是凜凜的害怕。

看畫後又回到王君書房中，我問林夫人——我想，夫人到中國後不能有好印象吧？

——爲什麼呢？他回答。靜得好，令人覺着這是在鄉間呢。

——街道上很是紊亂呢。不過中國別處很有好景色的。

——在巴黎煩擾得不能工作。

——我剛才看了林君的畫，又想念法國了。我想就去呢。個人的能力真小，我變到這樣了，你們不能看出我曾受法國教育的呢。

說到這話林君王君又講到這問題上去了：

——孫先生一定暫且不要走，請你在幫忙。

——我是很直捷的可以說的，我的到法國去是必需的；我的不久回浙江一次也是必需的；在未出京以內的幾天，我必如我所能的幫助，無論什麼時候儘管來叫我。只有自己最能知道自己，我在法所學不過四年，學油畫的時間只有一年餘，我是不會畫油畫的。我相信試過幾日以後，你們必肯放我走的了。

我問林君在回來船上畫有蔡先生的速寫否，他說只有他所畫蔡先生的畫像。展開畫布，一具希臘古琴前，現出蔡先生溫雅的面色。欣幸這畫像先蔡先生而到，聊慰我們的長想。旁邊另一面貌，癯而剛，林君說這是代表蔡先生的精神的。背景中有 Apollo 與兩個 Muses 是表示蔡先生的希臘精神的。

林夫人還雕有蔡先生面像與側影淺雕，立即去開箱取出，惜已壓壞了。

窗子裏射進統紅的陽光，不久漸漸的淡下去，知是晚邊了。

我們起立告辭了。倘若能夠，永遠在林先生旁邊，濡染點藝術滋味，潤潤我燥烈的心；然而怎麼能夠呢。

已經到大門口了，伏園二哥說：

——林先生能夠早日開一個展覽會，大家必是很想望的。

——我也這樣想。林先生說。

林先生，你究竟還像的是新從法國回來的。在中國是不宜這樣說的。禮強制你，不允許你說自己的價值的。你去留心，他們處在你的地位時，必定說，‘展覽會，這是不敢當的，只是老兄的盛意不好推卻。’藝術家自然不怕什麼禮的不允許。不過你將嘗到種種不同的別的滋味。自然，我何等仰慕你的純樸。我呢，一年工夫，已磨鍊得不是我自已了。

街道上漸漸的昏黑起來的時候，圓月東升了，因為昨夜的迷濛，今天補償以特別的皎潔。我祝禱，北京的月呀，永遠照臨這對新來的藝術家夫婦！

孫福熙。

二月二十八日。

我恐怕有人會用俗眼來看，說是林先生雇我來捧場的。我呢，我卻儘管擔憂林先生將氣我的瞎說。其實，我的捧場哪裏

能增藝術家林先生的聲價。我的瞎說，哪裏能動藝術家林先生之氣呢。只有，這一層是大家可以相信的，我捧林先生增些我自己的身價。

熙。

論兼容並收

歡迎蔡子民生先回國

蔡先生回國的消息傳來，全國人無不喜形於色；然而聽聽場面上的沉寂，似乎人人都無力用言辭表出歡迎的意思，甚且，以這樣有聲望的大學校長，以這樣對於全國青年思想有影響的，各家報紙上竟能在三十餘日來沒有一則關於他的消息。惟有晨報記者，於蔡先生初到上海時幾句談話的記載後，斷章取義的按上幾句，然而從此也不再響了。難道這位大思想家在回國的三十餘日來真的毫無可記的言動嗎？我本想盡量的聽聽各方面歡迎之意的，但久待不來，於是我不能嫌自己的淺陋，要來破破這個沉悶了。

自從蔡先生出國後，這兩年半中，中國有什麼新氣象可使他安慰的呢？我知道，這樣一想，沒有一個中國人敢毫無慚色的走在蔡先生面前報告成績的。

是的，提倡科學的叫聲曾經是很高的，引動了一大羣人，用盡了最難聽的語調，爲擁護所謂歐洲文明的科學，竭力打倒‘玄學鬼’。是的，整理國故的叫聲曾經是很高的，你一部他一部，背出灰塵滿面的舊書，加上幾個耳朵與幾個所謂亡國之音的嘆號。我敢說，除這惟二的可稱爲蔡先生離國後的氣象者以外，便只有官做校長，校長做官，學校封門，女學生們被老媽子隊拖出一類的事了。

科學是重要的，然而決不是只把別種東西擲到茅廁去就可顯揚他的重要，更不是只高喊把別種東西擲到茅廁去就可顯揚的。國粹論者正得其反，聽到說中國東西之好，就相信無論什麼中國東西都好，因此竭力想出話來說外國東西之壞，即使承認有幾件是好的，也毫無證據的說是中國傳過去的。而這兩者都要借蔡先生的光，說蔡先生是如何的與他的主張符合。

不錯的，蔡先生是重視科學的。我又轉過頭來對國粹論者說，不錯的，蔡先生是重視國故的。然而，蔡先生之重視科學不想把別



蔡子民先生

種東西擲到茅廁去，他的重視國故，不想說此外沒有好的東西了。我要舉出他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的話（見‘蔡子民先生言行錄’二二九頁）：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衆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惟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壓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爲大也。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聞吾校有近世文學一科，兼治宋元以後之小說曲本，則以爲排斥舊文學，而不知周秦兩漢文學，六朝文學，唐宋文學，其講座固在也；... ..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深以爲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並收之主義，而不至

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

要人人如蔡先生的能夠兼容並收，原是難事；一人只研究極小一部分的學術是可以原諒的；但他不該說他所研究的以外都是不重要甚且不該研究的。再寬一步，他因為被自己所研究的一部分遮蔽了眼，不見別的事物了，儘管說他的科學或國故是如何的重要，也是可以原諒的；但他決不可稱為眼光遠大的思想的領袖。這種研究一部分學術的人儘管各自去研究之無害於社會者，因有眼光遠大的思想家總其成故。一隻大船，有槳的，有牽纜的，有駛帆的，有掌飲食的，各做各的事，在雲水蒼茫中，不知如何達到目的地，或且不免於危險。然而有把舵者在，其他各人雖或不辨方向，也能同登彼岸。有如一大音樂隊，獨奏很好的提琴與獨奏很好的大號不按拍節的並奏起來，決不能成美樂。我們試設想，三十四五六十人合奏的大音樂隊，若無指揮司，將成何種音樂，雖然各人都是照常的在奏他的美麗的曲子。

蔡先生是中國大船的把舵者，是中國大

音樂隊的指揮司，他的大量容納一切，而他的大力引導一切，既不抵觸而各得其用。

腦力弱的人收受了一事就拒絕他事，有如胃力弱的人吃了一物就吃慣了一物就拒絕他物。蔡先生是有最強健的腦力的，自命爲科學家者不懂中國東西的什麼好壞，只是很狠的想毀滅；自命爲國學家者不懂西洋學術之與中國學術相合或更勝者，也只是很狠的想推出；這種量小的人哪裏能與蔡先生比，而蔡先生卻能採納他們各人的一部分長處。

有這樣大量的蔡先生自然要被全國人人敬仰了，然而豈不也因此而使誰也不滿意他嗎？人人以蔡先生之重視他而覺可感，卻以同時也重視他的仇人而覺可恨。於是，天下沒有絕對感激他而十分瞭解他的人，了。就我所知，蔡先生的這許多老朋友中沒有一個真懂得他的；多如春草的真的以及假的他的學生們中，我也在內，有誰是懂得這位思想領袖者的真意的呢？

月餘以來之不見隻字提及者，可見社會之不懂蔡先生而且無力求懂蔡先生。

然而南北隔絕,什麼可以慰我的渴慕之情呢!

三月九日



方女士自畫像

畫家方君璧女士

每次接到曾仲鳴先生及夫人的消息，知道他們是安好的，使我十分快慰。這兩位我所敬仰的老友同我在里昂時是如此奮勇於渺茫的將來的——我現在說渺茫，在當時，因為他們的鼓勵，我也堅信這將來是可用我勇敢的手握往他的。然而，以已度人，我刻刻想念這兩位熱烈的青年是否因中國情形的瀾亂而灰心了。

真的使我安慰不但他們是安好的，而且他們屢屢的告我他們奮勇的成績。

曾夫人方君璧女士於回國後擔任廣東大學及執信學校教授，他使數百青年得到極良成績而外，還能自己用功，作成數十幅的巨畫，這是使我驚喜而且仰慕他對於學術的壯志的。他聯合兩校及市立美術校女子師範校與研究美術的‘赤社’等團體的愛美者組織一繪畫展覽會，以慰勞統一廣東前敵革命軍

人。承他們記得我，寄我展覽會出品的照片許多，我不敢一個人獨享這個眼福，所以就做了版請大家看看。

說起方女士的畫，我想起他的用功態度了。他愛畫，他對於畫筆如對於靈魂的親近不離；他潛心於自然，如他的高尚的靈魂涵養在自然中。因此他的畫上處處顯露他觀察所得的自然的真實。然而他的筆調是如此闊大的，他的無微不至的精妙只用簡約的形色表出之，在這裏，包藏着久遠辛勤的工夫，包藏着大畫家的奧秘，淺薄如我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

我還記得，曾夫人第一次陳列作品在巴黎‘沙龍’之後，巴黎婦女畫報就有很大的介紹，慶賀曾夫人以第一個女畫家在巴黎最有名的繪畫展覽會陳列。其中有一段說：‘女士的作品中尤使人注意的有“吹笛女子”及“拈花凝思”。後一幅用筆嚴整，着色鮮豔，真像他的老師 M. Humbert 的傑作。至於“吹笛女子”一幅，我們徘徊其側，觀玩許久，便覺女士一方面學歐洲畫法，一方面仍保存他的民族的天

才，和中國畫中飄逸的神態，瀟灑的筆意的。’

這吹笛女子是曾夫人最好的朋友，在里昂我常見他們一同進，一同出，一同在後院樹蔭下草地上談笑的，以這樣親密的朋友，畫起來安得不更裊裊有韻呢。

回想一年前，在歸航中曾君夫婦與我屢談回國後出版美術雜誌的計劃，他們兩位真能不負初志，勿使如我們談話時所在的大海的蒼茫。現在，我與他們南北遙隔，不能助他們一臂之力，五千里的煙波忽遠忽近，只是增加我的想念而已。

三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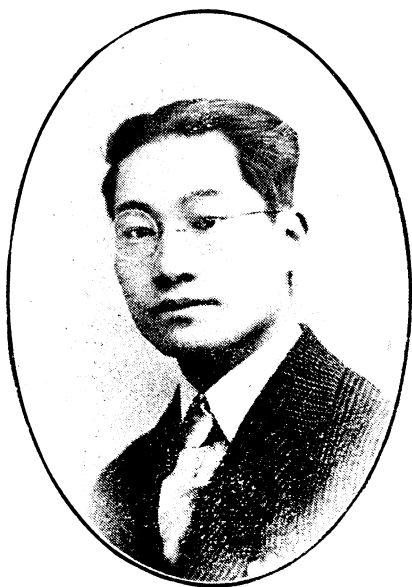
歡迎一位園藝學家來北京

——對於農事試驗場的批評——

窗戶緊閉的室內，充滿爐子所發的溫暖，於是盆栽的梅花得毫無畏懼的盛開着。家人親朋圍坐室中，談述中外古今的成敗。在語音休止的靜默中，聽到門齒軋開瓜子的聲音，聽到口唇吸引茶水的聲音。這是何等的親切，又何等的清醒呵。然而這季節是過去了。

紅紅的陽光照在紙窗上，而且穿過玻璃，惱人的靜想。小鳥們時來院中，忽在槐樹上，忽在丁香間，他們的歌唱來敲窗子，歡迎你與他們同樂。於是我們的心浮浮的，不能關閉在室內，這心決不是爐火的溫軟與瓜子香茶所能牽引的了。

我們想去看碧天紅日，我們想在滿樹花朵的樹蔭的綠草上休息，我們想吸純潔芬芳的大氣。



李 駒

適逢其會，老友李駒君從上海來北京了，他必能以他對於庭園的豐富智識，來批評北京的庭園，使正在渴想遊散的北京市民得到地上的樂園，這是我欲為北京人而且為我自己歡迎李君的。

我記得五年前初到法國的時候，李君每天教我法文。此後五年來每讀到他所教我的字我必想念他。最使我驚喜的，他屢屢講述給我聽布置庭園的理論與方法，我以前真絲毫不會想到，關於庭園的布置有這許多大道理，而其方法又這樣精密巧妙的。

李君畢業於法國 Versailles (凡爾賽) 的國立園藝學校及國立殖民地農業學校後回國，已有三年了，而國人竟大家都像沒有知道他的樣子。這三年中，他在西湖家中靜修了一年，此後兩年則在上海法國工部局當園藝技師。聽聽！法國工部局。為中國培養人才而往法國求學的，回來任事卻在法國工部局而不在中國。這位農學家，在他回國的三年中，除參觀各地的農業設施以外，對於中國農業絲毫不能有所伸展。現在好了，他已辭去

上海職務來北京考察，我們必能得他的多多指導。諸君知道他所學農業的範圍是很廣的；然而我只有庭園的一部分還算能懂一點，所以我只能介紹他對於這方面的意見。其實庭園的智識不過他所有農業智識的極小一部分罷了。

我引導李君出西直門，參觀農事試驗場，這是北京最大的農場，並大的遊園。當然的，這‘花園’經過多少先輩的心思始得構成，又經過多少富有農學智識的中外人士的觀賞與批評。現在，這花園的印象將映入深得法蘭西農業教育的李君的眼中了。李君很從容的顧盼，一望而知其對於農場或庭園的親切純熟，他對我說，

——北京的公園，因為都是舊有的改成，不是依一定規劃新建的，所以都不能適如其分。例如，中央公園的植樹是難得的，然而太密些，使人不能看到遠景。北海則樹太少，一望空空的。又各處的建築物都是固有的，其中多不適合於庭園的布置，先農壇是最顯著的。這是利用舊地的無可奈何之處。三貝

子花園要算是較好的，建築物不太多，樹木疎密有致，可以望見遠處的縹緲。

我們已走到磊石橋邊，他轉過頭，往東一望，對我說，

——這裏可以看到遠景，有如 Versailles 的樣子。Versailles 你是知道的，使人一望而知其遠大。在中國，例如先農壇，地面是很廣大的，然而你不能用視覺識別他的廣大，他的廣大要等脚筋酸痛了的時候我們才覺得，因為他的廣大是被許多建築物與無處不見的圍牆區劃開，使我們的目光擋住了。Versailles 的布置有高有低，從高處俯視一切，覺得沒有邊際的遠大，在低處又瞻仰高遠之難攀，於是擴大了庭園的面積，更擴大了遊逛的興趣。

諸位要知道，Versailles 公園是李君母校之所在，他每天在實習，園中的技師是他學校的教師與前班畢業的同學，到現在，他的同班同學們也有在那裏任事的，一草一木都是李君親切的老友，安得不知之十分周詳呢。我們過橋經關風堂，迴廊曲折，牡丹壇抱在中間。李君說，

——這花壇太大，周圍路徑太窄，所以從比例上反覺這裏面積之小了。凡做花壇應該中部較高，四周漸低，或中間之花高於四周的，不使中心的花爲近處的所蔽。花壇太大了則中間的花不能使觀賞者精密的體味，這是花壇面積不宜太大的緣故。花壇周圍用磚砌也不相宜，你看這灰白冷硬的磚頭能與紅花綠葉與輕柔的花香，與蜂聲，與蝶舞調和的嗎？應該四圍種短小的黃楊，這不但不殺風景，而且能夠增加壇中花卉的妍美。這類石欄只能用於魚池邊的，因爲觀魚是要倚憑的，若池周是矮樹則又失其當了。

我看李君是愛這曲欄的；他緩步俯仰，有不忍舍的樣子。將出廊，左足跨下階石，他停足而且凝視了。他說：

——在這必由之路，而且景象驟變的地方，大家必仰頭眺望的，所以應該很注意的布置一個特別的景色，然而這裏是什麼都沒有。這裏當頭就是一個土堆，長着一叢刺花，野薔薇當開花時也還好看的，但他的季節何等短促呢，除他開花的幾天以外，大家整年的要看

這刺柴，河等的不經濟呢。

我們且說且漾步過去，碧青的蟠松看見了，旁邊還有日本式的建築，於是他說，

——本來這都是很好的景緻，後面也看得遠遠的，但這些都被土堆遮住了！

說着，他轉過頭去看土堆，於是繼續說，

——我知道布置者的苦心，這土堆上的幾棵常青樹是不忍斫伐的。要留樹就不得不留土堆了。不過這也有方法的，在土堆周圍加重分量，種起許多可愛的花木，一則使與堆上松樹相稱，二則使人覺得這裏已是園中絕境。在遊人十分滿意的賞玩之餘，忽然發見還有小路可以過去，或者想冒一下險，從這最勝處更進一步，忽然見到古松與亭閣，而且有更遠的景物，將何等的快樂。這在園藝的結構上名為‘驚奇’的。

大家必定很感激藝術家的苦心孤詣的。但或者也有人以為可羞，藝術家竟如此的揣摩他人的心理，有如用了糖投好小孩的樣子。我本不配說這個話，但為老友李君解釋計，我想來說穿他。李君不願我們只知農業技師

所規劃的庭園能使我們適意之神祕，他還要我們曉得這庭園所以使我們適意之故。無論什麼人都是自家人，都在同一方面的，請不要以自己的心理被人知道了是被人侵襲。用糖投好於小孩，正因為自己也曾愛糖之故，藝術家的猜人心理是用自己的心去試驗出來的。你若覺得羞，你該讓他先羞呢。

萬一不肯僅僅享受他人所做藝術的趣味，就是說不肯被人所知而不能知人，則請你也去盡力於這個職務罷。人類就是這樣相互為資料的共同分擔職務的。

不覺我們已到暢觀樓了。在這裏，雖然稍嫌建築物太多，但樓橋與噴水泉三者的布置與分量還相稱的，我們立下照相。斜陽甚紅，我們兩人相對無語，而各人同一的企望中國將有一個完美的公園。李君先我而說，

——中國的庭園在西方原成一派。他們都是對稱的，而中國早就知道摹擬天然，用曲徑，用假山，用溪橋。英國最先學了去，法國人稱這種格式為英中式的。現在卻只稱英國式了。法國 Versailles 園的圖樣是 Le Nôtre

(1613-1700) 設計的,他先自己布置了一個,請當時法王去看,路易十五羨慕得很,於是請他規劃,這就是 Versailles 園。中國要有好的公園總應該從新開闢,所謂從新開闢,不是絕對的從白地建造起的,舊有的溪水樹林也該利用的。這樣,在初建造時就有大樹綠蔭了。所恨的,中國庭園不知配景的布置,例如濃色的樹反種在遠處,不能使人有可望不可即之感。又如開花期相同的樹種在一處則一時開盡,終年不能看花,不如各期相間,看了一種還待他種之較有希望,雖然有時也宜同期的種在一處,使絕盡繁華。大體上,中國的庭園中不知顧到這等規律,最大的弊病是零碎沒有系統,例如偶然想到茅亭的好看,就不管是溪橋邊,是竹叢中,是斜坡下,隨心的放下一個。走不數步,又不管遊客之需要休息與否,還是放下一個形狀不同或竟相同的亭子。

這時節我們已走到一座石橋前了,路牌上告訴我們石橋往南是南關。我想起「倒楣」的故事了。我初來時看這橋的偉大結實,當然是預備每天數千人或數萬人經行的,當

然對面有遊戲重要之地了。橋面弧線如此圓曲，戰戰的爬了過去，一看，丈餘的空地面前就是大圍牆。幸虧見有小紅門，於是走近去，然而寫着‘遊人止步’。於是我只得爬過不願意爬的石橋回來。正如李君所說，大概這位建築師忽然想到建造一座石橋，於是就對着高牆造起來了。

因為這只是初春，各種點綴尙無可觀，而農場上更沒有東西了，不能有多大的批評。不過，據李君所說，農事試驗場大體的布置在北京是較好的，他覺得很滿意。我希望他乘此春來時節，將北京的幾個公園與道旁的花木，與各機關門前院中的布置都加以批評。雖然我相信此後的社會還是要像你回國以來的三年一樣，連你的名字也像不知道的。

三月三十日

法國與中國

法國與中國！這兩個莊嚴而美麗的名字，在我腦中轉過幾千萬遍的，我是有無窮的話要說的吧？確實，我滿腔的留着兩者的好印象，並且懷着極高的熱望。然而我不想說話。我專愛聽人說，所以不說，我知道自己不配說所以怕說。

新近，法文北京政聞週刊於第七期起至第十一期止，登載 M. Alfred Westharp 的一篇長文，題爲‘法國與中國’。我看了以後很是興奮，於是，我以前只愛聽人說話的，現在一變而想說些感激的話了，以前怕自己不配說話的，現在因聽沒人接應而放膽來破這個寂寞了。

M. Westharp 作這篇文章是因蔡子民校長先生由法國回中國的消息而表示歡迎之意的。他開始說，在這地球上最大的旅行中，可以見到一切民族，人類歷史的一切。何等有意義的這個旅行。又說，我們要聞，旅行這

樣遠，究竟法國有什麼可以送給中國的呢？是的，法國多的是美酒，多的是香料，……我們所希望法國供給於中國的是美酒香料等等嗎？他又揭穿中國的病根，中國人連平常的生活都不知道的，第一不知道清潔衛生，在居室上，門是關不實的，關着窗，還是有風吹進來，有了牆壁，還是不能防範潮濕的侵入，廚房與廁所，不必說文明，簡直使人相信還沒有到石器時代哩。他又竭力申明中國青年感覺之薄弱，由於不能吸取自然資料以應付生活問題。感覺之遲鈍由於身體的薄弱。這身體薄弱的原因最顯著的是早婚。可惜雜誌已寄給朋友了，不能詳細的舉出文中的精采。

M. Westharp 的結論，可以醫治中國青年感覺薄弱者惟有法國的近代科學。近來法國的心理學有非德國英國所能及的。閱者諸君一定知道注意，在中國人耳中一聽到所謂科學，立刻想到電燈電話輪船火車，至多也不過想到二加二等於四，輕二養化合成為水的事罷了。然而 M. Westharp 於說到法國近代科學時指出心理學，這不免使相信心理學

等等都是玄學一流的中國人出驚。又他舉出的中國所應致力的學科是：農業，商業，工業，科學，文學與藝術。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農業商業工業的各一門不就是科學本身，而他所認為可以供給中國的法國近代科學並不只是狹義的科學，還有農業商業工業文學與藝術在內的。因為，廣義的科學是‘科學的態度’，無論那一種學科如農業商業以至於文學藝術都是科學的應用，科學本身是沒有應用與否的。

我是向來不說而怕說的，現在不禁說開去了。實在，我看了 M. Westharp 的議論非常喜歡，有如幾乎枯萎的小草之遇春日，然而我還希望有人譯成中國文，使我將法文上有幾處不瞭然的明白了才是痛快。等到現在，覺得這只是一個空想了，而且我也預料不能有人出而應接 M. Westharp 的，於是放開我的野膽，在這裏將我的感覺寫呈他。

* * * *

先生

讀你在‘北京政聞’上的‘法國與中國’

一文，十分快慰。先生如此熱烈的敬仰蔡先生，又如此熱烈的爲中國青年圖謀，尤其在不說冠冕話而痛痛的給中國人以藥針，我知道感激的不只是我，蔡先生爲自己，爲全中國青年必很深切的感謝的。但中國青年所敬愛的這位大學校長現在還沒有來北京復任，他現在還在浙江，那邊偏僻，而且近來交通阻滯，恐他還沒有讀到先生的文章。必定的，我推想他這回第四次旅行法國回來，對於‘法國與中國’的問題很有許多要說的話與要實行的計劃的。現在我只對於法國與中國的問題略略表現我個人的心情而已。

我只有二十七歲，是一個未曾受足大學教育的學生。先聲明這一點，你就不會苛求於我了。

我在法國只住了四年，對於法國與中國的問題雖有許多感覺，然而這種感覺都是很凌亂很鬆散不易捉摸的。在法國時每得到一個印像，必有許多意見想說想做，然而浮雲似的我不能捉住他，又亂絲似的我不能尋出一個頭來理清他。我知道這緣故是因爲我

的智識太淺，眼光與手段不能應付這種問題之故。到現在，這種感情還是如浮雲如亂麻的充塞全胸，絲毫不能整理，但熱烈的愛好法國的感情，至今還如當日的滿蓄着。我近日正要寫一本‘憶里昂’，想盡力的表現我的愛好的萬一。不過我所能寫的也只是熱烈的情感而已，我總不能表出我想說或想做的意見。不過，有一點是我所較能舉出事實的，這是青年與老年的問題。

中國因為是在過渡時代，社會情狀的轉變太急驟，使大部分的老年人好像失去一切官感與一切技能，於是他們不能繼續擔任原有的職務而坍倒下來了。幾乎凡四十歲以上的人就顯出他們的老大了。青年們呢，自然一樣的沒有擔任各種職務的技能，然而比老年人肯學習，也易於學習，於是不得不勉力速成了。先生，你知道，現在中國的小學中學教員甚至大學教授幾乎沒有四十歲以上的，你不知道，二十餘歲當大學教授當報館雜誌編輯當司法行政種種重要職位的很多很多呢。不但任職的，就是正在中學大學用

功的青年，也因為不久就要擔負重任而用心，因為社會種種重大問題無人負責而用心，然而學力之淺薄，找不到應付每一問題的把握，於是，可憐的，只得試這個試那個，有如日出以前的雞在瞎撞，結果是屢屢失敗的。我承認中國是古文明國，說這句話，在一個法國人耳中覺得我能自勵，或者有的要疑心我太矜傲，這也不算是刻薄，然而在這古國的青年，實在有說不出的苦心。五千年的歷史是我們的重擔，肩着的東西，都是我們所不知道用法的，因為我們的先輩正如你所說的只知對我們說‘要這樣做’或‘不要這樣做’罷了，於我們都是不適合的，沒有興趣的。可是，我們要卸除又一件卸除不了。許多青年最激烈的攻擊，想跳出舊勢力的羈絆；然而無形的圈套多少的還存着，髮辮是剪去了的，心上還有髮辮，小脚是放大了的，心上還有小脚。只要有新智識的發展，自然舊勢力也漸代謝了。然而新智識是不易得到。我舉一個極淺近的例罷，一個小學生看不懂算題的時候，問母親不知道，說該問父親，父親說該問兄弟，而兄弟還是說

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求智識，所謂求智識的情形是可以想見的了。回想在法國呢，正與中國相反，幾乎不到四十歲不必開始做事業。支持的柱石多得很，學生們可在底下打網球洗海水浴，不愁天掉下來。我不說法國的學生們不用功，但在學校的正課以外不必如中國學生的思索社會間沈重的問題。

我不是說應該讓中國青年休息或坐享幸福，我所要說的，我們因為要思慮種種重要問題而沒有時間預備為將來任事的學力了。蔡先生能竭力注意這一點，他在法國出版的 *Revue Bleue* 上作‘中國文藝復興’一文，言之甚詳。

先生住中國十三年了，一定很明確的知道中國情形的。然而我告訴先生，沒有一個中國人是明確的知道中國情形的。因為中國的教育是如此的不均，什麼都夾雜的存在，你看了這一點，大部的情形偏是出於他點的。就我觀察所得如浮雲如亂麻的感覺，以為首宜養成有學力的青年，可是，說到方法時又覺非先有胸襟寬大的引導青年的長者不可了。

說得我自己笑起來了，先要學力充足的青年呢？還是先有栽培青年的長者呢？我們需要優良的雞蛋養他為優良的母雞呢？還是需要優良的母雞使他產生優良的雞蛋呢？

我的答案是十分欽服的贊同你要培養中國青年的感覺力的意見。因為銳敏的感覺是收得智識之門。我以我虔誠的心，或說得大一點，全中國青年的心，表示對於你的謝意。

倘若你以為中國青年還有希望，請你常常在北京政聞或別的雜誌上作文指導我們，我刻刻留意着，而預先的道謝。先生，請收納我的誠意。

孫福熙。

* * * *

我雖這樣不自量力的答覆了，但我還設想別人早有答覆，不久要發表出來，我等待着。實在，我希望有人將原文翻譯出來，因為我的法文程度實在沒有做這個工作的能力。

三月三十一日。

四 月 魚

四月一日又到了！倘若是在法國，我總可有幾張畫魚的信片可以收到，而且有幾條可做的魚可吃。

每到這一天，早晨到美術學校去，同學們的袋中多預備各色各樣的紙魚，有黏膠的，有繫繩的，乘人不覺，偷偷的加到人家背上或領頭。當被笑的人還不覺得而也大笑時，必定有正在大笑的人也被欺了。於是全堂更大笑了。

據說，這一天是准說謊的，所以到街上去遇見熟人時應該留意，他是要用種種話欺騙你的。有一個人遇見朋友，告訴他家中火起，於是他急忙跑回去，自然，回去之後氣喘未定就記起了，這是四月一日，他是應該被欺的。

有一家，正在預備晚上請客，瓶中換上鮮花，廚中洗滌鮮菜，忽然聽到電鈴聲了，知是門外有客，開出門去，墨黑的衣服，墨黑的面貌一

個人立着，手中一張紙條，交給主人，接着說，‘煤來了！’說着他的身體，肩着一麻袋，比面龐更黑的煤，往門內闖進來了。可憐，他肩着很重的煤，哪裏能夠久待，巴不得進去卸掉了。主人急促的想，這樣因為工人的辛苦而收受不要的東西，也覺太慚，於是鼓起勇氣的分辯了。他說，‘我們沒有叫煤，也許是人家弄錯的。’肩煤工人喘着說，‘不是發票上寫着這裏的門號嗎？’主人在樓梯口俯頭一看，墨黑的煤工肩了給他的煤，從六層起，螺旋的石級上，一直到平地，接連的立着。這一望使他不忍不承受了，況且票上確是寫着給他的。於是讓他們進來，倒煤在堆房中，付過錢，他們都去了。

主人納悶了半天，大家猜想這是誰鬧的亂子，門鈴又響了。第四次郵夫到了，有一封掛號信，是他的一個朋友寫的，信中說，‘送上的煤是給你們結婚的禮物，用了這個煤，燒得你們的愛情更熱烈。你們代付的煤價隨信附奉。祝我們不久過一個很好的節日。晚上見。’

為什麼四月一日可以撒謊的呢？據說

這是紀念耶穌的，他於四月一日在困難中撒了謊逃出來的。其實，一年來說正經話，有一天撒謊，不算爲多；藉此發洩說謊的本能，反使平日愈加真實了。我們利用節日做上許多藝術，才是本意，究竟這節日的來源如何，我們不是專研究的人，可以不勞追問的。

我現在雖沒有收到畫魚的信片，又沒有吃到可可做的魚，但我因了往年受到這節日的藝術之故，深深的刻着印像。我的心中看見他們還是照往年的過着節，因此我是不覺寂寞的。

前年，V君家揀了這節日邀我去飲。當菜已吃完，擺好空盤要吃糖食了，V夫人取出小包放在各人面前，只有V君沒有。在他當然覺得我們的富有，而我們卻羨慕他可以安心。我們是不知道小包中放的是什麼的；要是不好的東西，倒不如他的沒有了。我解去包外的金線，脫去綠紙，裏面是銀線繫的桃紅紙包；再解線時，有些急了。抬頭看他人，也正在解脫。好了，我的包中是一個卵形的可可糖，分開兩邊，可以揭開，裏面是許多糖做的小

魚。各人都已揭開，大家開始要吃了。V君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忍不住的說，‘看來，都是好吃的，只有我沒有嗎？’夫人說，‘呵忘記你的了！’連忙起立去拏。一個盤放在他的面前時，大家看見，一條魚從盤中勁勁的跳了起來。大家笑了。夫人又去取了小水盆，放魚盆中，大家看魚鱗忽急忽緩的撥水，從他的尾巴裏表出喜悅。而V君則由大家分送糖魚給他吃，他所有的比別人更多了。

我設想，我今年之似乎沒有糖魚吃者，一定不久當吃得更多哩。

三月三十一日。

北京應有的遊春佳節

城市是無數模型，使人各各鑽進一個去，改變了自己的真面目，去適合模子的方圓。在當初，伸不開腳，說不出話，還覺範型之可恨，然而三月半年過來，五個手指擺在模型中已各有他們適合的地位，眼邊所包圍的也只有纖毫盡合的模壁，不勞張開眼睛去探視，於是覺得處處適合而不想動彈了。這時節，他的全體已經僵硬，倘若放到別的情境中，他便覺得這裏太高太大，那裏太低太小，沒有一處覺得適合的。他離範型就不能生活，其實因為模子早已奪去他的生活力，換了新境地，就暴露他的生活力的缺乏了。

或者有鄉下人不以我爲然，要出來呼冤：‘鄉下人的生活真是殭死的，鄉下人真是在模子中做人！’我相信鄉下人的生活大都是單調的，但千日一律的生活，不論在城市在鄉村，都是殭死的，都是無趣的，都是使人斃喪真

性而阻止創造力的；然而，只要不是很偷惰的人，在鄉村究竟比在城市有活氣。

鄉下人又說：‘鄉村生活有什麼活氣呢？我們到城市中才覺得新鮮快活。’是的，鄉下人之覺得城市快活，正與城市中人之覺得鄉村快活一樣。城市中有戲院，有茶館，可以消遣，街道上車馬流轉，瞬息萬變，今天這裏宴會，明天那裏打官司，這點鐘笑着賀喜，第二點鐘就哭着弔喪，這秒鐘滿腔熱血，第二秒鐘就變了冰冷的一個死屍。在城市中確實富有這種變化萬千的新聞，非鄉村中所有。然而，我告訴你們，這種變化沒有越出狹隘的人心的範圍，因為這都是狹隘的人心所造成，為我們所能預測的。從鄉下來的人確實見到城市中人事之變化新鮮，但我斷定他若在這裏住上三天一週，他也會覺得所變換的範圍之窄而可以厭倦了。人的能力是這樣薄弱的，同樣的做一件事，做過兩三次，就沒有精神了。你第一次從前門走到天安門的時候，你會留意城門的式樣，道路的是泥是石，兩邊樹木是槐是柳，或天安門之華表石獅的大小美醜。

然而，在第二次第三次，你本來該容易注意了，但你反不注意了。我們走過五次十次以上的人，走這條路時還仔細留意嗎？我們雖然沒有閉上眼睛，好像是閉了眼睛走的了。這還有什麼興趣，又還有什麼新智識可得呢？人的能力是這樣薄弱的，做過兩三次就厭倦，但還常有做過兩三次就黏着不能不做的。例如吃飯以前喝一碗茶，喝過幾次非喝不可了，袍子外面束一條帶，束過幾次非束不可了。厭倦與非做不可的兩種現象雖很相反，而其失去個人固有的生活力是一樣的。前者固因厭倦而對於所做的事沒有精神；後者則只有非做不可的感覺，也是毫無精神的。你看，他喝茶，他束帶，他還是像當初的體味茶與帶對於他的感覺嗎？

我不想講大道理來解釋，我只是想給各在模子中的北京人有一點活氣。

長遠長遠了！自從落葉秋風初起以來，北京人封閉在室內，惟恐有風從冷布裏吹進來，所以將窗紙都捲下，更恐從窗縫裏鑽進來，所以將窗隙都封上。門上則掛起厚重的棉

簾。萬不得已要出門去，洋車上蓋起一個藍布棉篷，遮得氣絲不通。窮不能坐藍篷車的人，頭上戴起皮帽，遮得臉上只留一線走路眼。在這樣的封閉中，有什麼煩勞我們的心，有什麼供我們的心做參考的呢？我敢說，我們除卻像蟄蟲的睡着，至多也不過翻上翻下的重想乾燥狹隘的心中的幾件事而已。可憐我們這樣蟄伏的已是長遠了！

現在，我屢次報告讀者的柳芽已經變為柳葉了，空氣中染着香味，在剛過去的曼長的冬季中所沒有入鼻的。水波閃閃的蕩漾，映出浮現春雲的青天。總之，一切景象都變了，而閉了眼睛的我們北京人還是蟄伏着，有的以為這就是世間無上的快活，有的雖然覺得煩悶而無處找快活。

在這清明節，我要奉勸北京人，你們該往鄉間去。除非你被束縛太久了，經不起新事物的侵襲，而起畏懼之感，你若有些體力的，總會感得自然給你的滋補，而使你倦怠下去的精神蘇醒過來。

你關了門用力想出來的顏色，在你以為

想得很得意的，到了自然家裏，你很容易的可以見到，而且還有很多很多你所想像不到的。喜鵲們在新柳枝頭相對狂笑，黃鶯們隔了滿樹桃花唱和，看了他們的喜悅，你就回復了你的童心；看了他們的親愛，使你覺悟人類也該如他們的親愛；因為你對於他們的愛好，愈覺對於同類的人的不該漠視了。別的好處非我所能勝舉，這是在各人的智能與機巧，各有所得的，就是這一點是自然懷裏的富有。

你且試去，到了西山的道上，你會知道我的話是不欺騙你的。在那裏，你坐車上騎驢上或走着，都會感到新鮮景象的力量，使你振作，使你熱烈，使你如春日的蓬勃發揚。即使你是拉洋車的，你也要感到與平日所拉的不同。這一種趣味你不要放棄，你該去一嘗的。

城市是不能廢的，我也承認，然而這不能作為攻擊我愛好鄉村的理由。你看，大城市中之培植公園，沿街密布草木，都是使城市兼有鄉村長處的。然而還是不能滿足，當此春日，這種城市的居民還要到鄉間去，到草地裏採紫羅蘭，到溪水邊檢光滑的卵石。這種東

西在鄉間是很富有，不妨人人盡量的採取的。我希望各人生活的時時變換，尤其是關在城中而且久被寒風威迫的北京人。

我愛這清明節。過去的詩文，過去的風俗，使這節日很有意義的，姑且勿論。我愛這節日正值春色怒放之時。倘若你說日曆改用了，不能再有舊時的清明節日，那末，不論何日，我們應該定出一個遊春的佳節。

四月四日。

春裝的中央公園

中央公園已換上春裝了！

清晨，我與學昭姑娘同去，進門，順右手向着太陽光來處走，牡丹壇中滿是紅芽，小小的裂處已可辨別將來的繁華枝葉了。說的是將來，實在也就是眼前的事了！

走着，房屋缺處，圍着矮柏的路邊，滿樹粉紅花蕾散擲在這葱翠的柏樹後背，這是棠棣。故宮的端門就在這東邊，古舊的紅牆上點綴了霉苔的年月，與春花的顏色一樣的豐富，一樣的堅忍奮勇。陽光爲了鼓勵花草的緣故，似乎反給人以倦怠，使小姑娘禁不住的說：‘要是這裏有滿地的綠草，我寧願躺在這花下了。’

相距不遠有一株海棠樹，細小的綠葉間滿簇絳紅的花苞，而後面就是許多梨花，其中有兩株正在放花，放出幽靜的甜蜜。

花房前面，不必睜開眼睛，只要遠遠的聽

到蜜蜂嗡嗡的浪動，就知道有花盛開着。自然，這種推測是不會錯的，一株全開的李花活潑的竄動，他的形體沒有竄，而誰都覺得他的精神是盡力的向上，火焰比之，便遠是笨重了。蜂們在樹周飛轉着，表示不勝其崇拜稱羨。

柳絲新染了嫩綠，飄飄的跳舞，這一來顯露了牆外端莊的午門樓頂。

御河之濱，陽光照在紫禁城牆上。然而，在這一岸有高大的柏樹，從太陽光下來者到此十分清醒了。奮發的人已早早的起身，到這裏來受生氣，有的緩緩的踱着，有的脫去衣帽，掛在樹幹叉枝上，向着河邊練筋骨。他左足在前，腿屈時，身體前傾，右手向前摸。體向後時，右足屈了，手便收回。舉動之柔和，知道他的心思之相應。這清曠的大氣實在是可以流連的。

未到春明館所在的紅亭，一大叢黃花在朝陽中閃爍。這熱烈的光彩告訴人們，晨光是不等人的，不得不趕快瀏覽了。走到迴廊中，一則爲了陰涼，有輕風的撫弄，一則是爲了幽廊的曲折，清淨的，深沈的，給人靜默的思想

向外望去，小竹叢前，滿堆紅花的棠棣，各成球形。柳枝掩映，露出桃花密處，這萬紫千紅儘夠擴大愛春人們的胸襟了，詎知往東過去，還有許多盆栽的海棠，高大的樹上，一級一級的滿開緋紅花朵，還有開着秀逸的素花，問花匠說是叫得金絲什麼的，這自然，不僅是小姐們，就是粗鹵的我也知道滿心的羨慕的。花房中滿列盆花。向來我見春色要羞愧自己的醜陋的，現在我覺得他們是劇院的觀眾，我不敢不勉力於我的演奏了。

回向西邊，從竹林邊過橋向山坡上去，小松柏碧綠的排列兩側。這路旁，枝條拂拭裙衫的是紅花的棠棣與黃花的迎春。山上小徑迤邐，繁花沿了小道也做出曲折。不，花是長得這樣委婉的，人們依了花的指示，自然的踏出這樣曲折的小道。走到這裏才知道，中央公園的春是蒼聚在這小邱上，至少，北京的春是這裏先到的。賞玩久之漸由巖級而下，‘迎暉’二字湧現柳樹亭中。不僅桃紅柳綠，不僅衣衫輕鬆，只聽到晨曦中小孩的一聲‘媽’，這聲浪的清亮已可聽出十分春色了。

走過水榭，正因將到出口而流連時，忽然想起來了，還有金魚可看哩。還是下雪的時候，遊逛全園以後，從西邊出來，見到一排一排的水缸，好奇的走近去看，半滿的水缸中除浮着的一些腐藻與沈着的一些泥污以外沒有東西。後來將蓋着的蘆簾微掀一看，一尾金魚緩緩的在撥動他的尾鰭。這纔知道這裏有金魚，可惜天氣尚寒，不能看到全體，不能看到春游之樂的他們。北京的各路交通斷絕，使我如閃在陳年陰溝中。今天看到這許多種活潑的金魚，在他們描出春之活力中，我怡然了。更不料在一間小屋中還看到許多鸚鵡與八哥，他們，雖然還關在室內，心已飛向天空的春了。這樣長的禁閉之後，看到這窗外的春色，又聽到空中飛鳥們的呼喚，怎能忍受着一聲不應呢。昭姑娘說，‘他們喃喃自語，不求人解，也不想解人意思。’他們正呀呀的回答了。他又贊賞，‘他們真美呵，比什麼人都美’。

如果閱者覺得感動或者覺得自己的枯燥而寂寞，那末，請就去一遊，春色依然的留着，我絲毫沒有攜走呢。

四月七日。

味 兒

——烹飪研究引

本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時，潔櫛候光。

席設宣外北半截胡同廣和居。

到了時候，我就去了。但這大概總是二哥請客；我與他人的應酬是很少的。廣和居門口，幾個夥計挺立着，恭敬的問哪一位請。我報出‘孫先生定’後，一人引我進去了。

走過小院中綠色的小屏風，走過照耀在電燈光下盛開的菊花，掀起門簾，我走進室內。

四周是字畫，几上是盆花，在坑上坐定，我們就吃瓜子喝茶。

室中的大圓桌面上鋪起白布，盞筷匙碟沿桌邊圍擺着，從這些東西精緻的工程上傳出主人的盛意，傳出時勢的欣榮，傳出入類的能幹與相互間好意的體貼。在這景象中，更

誘人的是擺着正方形的四色鮮美的果子。

這樣的安慰，自然是從這豐富中產出的，然而，我們試看，離廣和居不遠，胡同北口，驟馬市大街邊，車夫們着地坐着，一塊焦黃的窩窩頭捧着在吃，面上也顯出這一天中最大的安慰，他偶然化一二個銅子，買一碗餛飩湯，更覺得意外的快活了。

既然食物是如此的能夠左右人的感情，我們就有藉此用點藝術的餘地了。我在這裏並不想提到一九二五年女大事件時的太平湖飯店的宴會，也不想提到內務部街的圓和館是前清末年幾多大案的關鍵；不過，飲食確實很能影響於人的情感的。

無論那一種藝術，都以感情為主體，我們表現我們的感情，或者要引起他人的感情，這纔成爲藝術。我們可以採取無論什麼材料來表現我們的藝術。

聲音很易引起我們的感情，我們利用他，就是音樂；顏色很易引起我們的感情，我們利用他，就是繪畫。音樂與繪畫是聽覺與視覺的藝術，而我們所有味覺的藝術是烹飪。

我們的性習很易受四圍情狀的影響，近山者性常剛固，近水者性常流動；不但是地勢上的，即使是極微細的事，也常影響於人的性質。飲食是一日數次接觸的，而且人是用了極濃厚的感情與他接觸的，我們記起‘有如飢渴’的話就明白了。更有進者，飲食之於性情，尚有生理上的關係，因為葷菜之故，使杭州人成為機巧，我們還未可深信，但慣吃豬肉的人，大概如豬的了，這是很顯明的。酒肉和尚之吃酒肉何嘗是在告人的，然而人家一望便知道的了。曼殊和尚燕子龕書札‘與鄭桐蓀柳亞子書’中說：‘牛乳不可多飲，西人性類牛，即此故。’所以烹飪之關係於各方面者也很多，我們當與音樂繪畫等一樣的研究。我想一定有人聽到烹飪與音樂繪畫並提，不免覺得有點刺耳。我也相信，烹飪不能像音樂的對衆演奏，不能像繪畫的對衆展覽；然而世人對於音樂繪畫雕刻文學等一切藝術，已把原本用在烹飪上的‘管味’與‘尋味’等等字眼用徧了。

我且不管‘烹飪是否藝術’的問題。我先說我對於烹飪的所見。

別國我不知道，法國是以烹飪世界第一自誇的，他們常說英國菜的單簡。他們有專書研究，幾家日報於星期日發行增刊，講到烹飪是津津有味的。然而我有幾位朋友，在他們到巴黎中國飯館宴會以後，沒有一個不說中國菜的繁複的。這是他們覺得新奇或者是不好意思對我說中國菜不好之故。然而中國菜的繁複確是事實。

中國菜所採取的材料很多。自然，以中國的土地之大，而物產之豐，原不能與他國比。但有的東西在中國視為珍貴，而在他國是不吃的。法國人吃一種田螺似的蝸牛，許多外國人都覺得不以為然。英國人不吃蛙，所以叫法國人為‘吃蛙民族’。然而法國人在文字上見到中國人吃魚翅燕窩，也不能忍耐他們的驚駭，他們常問我：‘中國人吃魚鱗骨，吃燕子窠，真的嗎？怎麼這種東西可吃呢？’他們經我講解以後，也覺無甚可怪了，所以常聽他們這樣回答我：‘這種只是一個慣常，英國人笑我們吃蛙，其實吃蝦吃魚何嘗不可笑呢！’

在中國，有的不吃鱸魚，有的不吃鰻魚鱉

魚，有的聽到吃壁虎稱爲山蝦，吃貓與蛇稱爲龍虎湯，很覺得奇怪，認爲這是未開化的情形。然而自己所吃的魚蝦原與鰻鱉是一類的東西，豬羊兔子原與貓犬是一類的東西，只因慣吃與不慣吃的緣故而已。

我們承認有許多東西是不該常吃的，例如鰻鱉之類曾有人吃了中毒，普通總說是他們的種類有毒與不毒，尾巴直豎的鰻是好的，平放的是有毒的，三爪的鱉是有毒的，四爪的可吃，其實這種東西所居地方醜陋，食物也難免含有毒質，所以年久的往往容易中毒。有的因爲心理上的關係，牛將被殺時的流淚，小羊吃奶時是跪着（雖然在羊未必是在表示孝敬），有‘見其生不忍見其死’的緣故而不吃，也是可以的，但吃與不吃不是文明與野蠻之分，也不是上等與下流之分。

在法國，大戰以前，不但豬牛的肝肺腸是不吃的，就是腰胃也算作下等東西。但在中國，只要烹調的方法好，炒腰花與肚塊乾貝也是上等的東西。若論如此有名的西四牌樓的和順居（俗稱沙鍋居）白肉鋪，則所有食品

都是豬身上的，雖然因為不攪植物質，使我們吃不多，但有許多美味都是豬的腸胃構成的。至於植物質，也是中國採用較廣。西南館的竹蓐與羊肚菌等，為法國所沒有的，不必論；薺菜是法國所有的，棄而不吃，豌豆苗是易得的，他們也不吃。

總之，中國採取的材料多，是使中國食品變化的第一原因。

用這許多東西，每種如數學上的排列法，與他種配調，得許多變化的菜蔬，我們常聽到說某人能用魚做一百種不同的菜，用肉做三百種，這雖然不是種種都好，但有許多是得到一種新味兒，遠非單體的材料做成者所能及的。還有許多用三四種十餘種物品配合起來的，例如百果羹。法國菜多是單體的，配合者也只有兩種材料的，在變化的觀點上是不及中國菜的。

配合是很可研究的：麵包蝦仁中的麵包是炸得很脆的，反能與柔嫩的蝦仁調和；果子羹中香蕉、蘋果、梨子等等軟體的物品中，我們卻愛尋那夾在裏面的荸薺，咀嚼時爽爽的在

牙齒間響着，覺得是痛快，然而豌豆雞丁中因雞丁之細軟，必用最嫩的豌豆，若代以筍丁，顆粒無論如何的細小，也是不配合的。

現在要討論塊片的大小了。同一東西，因為塊片的大小是否適口，就發生味兒的適口與否的問題，這是很明白的。但還有同一東西，因所配合東西的塊片，而他的塊片必須如何者。大體上，凡配合物品的塊片的大小必須相等，如冬筍之於炒什件必用片，而在炒肉絲必用絲，在辣子雞必用丁。但在紅燒海參決不能用整個或半株的筍，以與整個的海參等其大小，因為海參是柔軟的，長段的筍則太剛了。在火腿菜花中，火腿不能用如菜花一樣大的塊，因為火腿比菜花為鹹，像菜花的大時，不能整塊的吞入了。如果想把菜花切得像火腿應有的大小，則又做不到，一則菜花的花苞叢與聯綴這花叢的莖是不同味兒的，兩者分吃，遠沒有攪和着的好，二則，切得小時，花苞就零碎了，不能用筷子，就是用匙，也不能與菜莖及火腿的塊調和。

又凡切肉絲切筍絲均必斜斷，如果是縱

斷的，牙齒不易切割他的纖維。或者還因為油醬可從橫斷的纖維中滲透進去，所以覺得橫斷者格外美味。但切筍絕對為橫斷時，也是不好的，因為太易分裂，不能用牙齒嚼出纖維中的鮮味了。

以上是講幾種材料配合的，但許多東西都是單體的，卻能烹調得極美，而同一物品，能做到口味極不相同。炒什件之不同於燴什件，是顯明的；當我們取軟炸脆肝的脆，在椒鹽碟中一蘸以後，放入口中，只覺軟軟與肝差不多的，但川雙脆中的脆就脆得像生荸薺一樣，在口中爽爽的發響。而廣和居的糟振鴨肝，是出神的柔和細膩的（通寫糟蒸鴨肝，但有人說當作‘振’，是興奮之意）。再說魚罷。我的教師咨甫先生是西湖醋魚的知味者，他來北京時吃到廣和居的醬炙魚（或當作薑汁魚），他贊歎極了，他說：‘這裏不是水邊，決不想到是有好魚可吃的。’因為他知道，西湖醋魚之可貴在於用魚籠養在水中，烹飪時是全活的，所以，同是湖濱，西園西悅來就不及樓外樓杏花村等。若論到虎坊橋厚德福的糖醋瓦塊魚，

我是專誠要夥計領我到廚房去看烹調的，實在毫無難處，然而口味是如此使人愛好，要使人不相信這是魚。還有，你點一個兩做魚，你就可以指定兩種做法，紅燒的，椒鹽的，醬炙的，脆皮的，隨你的喜歡。不久就送來兩個魚，每個是半條。這兩半條是平分的，不但腦袋是平分，連尾巴也是平分的，但一條脊骨是不能分的，只有半條有。用無論什麼方法烹調，凡沒有骨的半條必定要短縮的；這兩條不相等，頗不好看。有一次，我在北海漪瀾堂餐室所吃，沒有脊骨的那半條是做松鼠魚的。先在魚身上割出小格子紋，等到油炸的時候，就緊緊的縮了起來，全身團成球形，而所切的小格就如針的刺了起來。本來我們討厭他的縮小的，現在覺得他愈縮小愈好了。至於閩菜館的半折和全折瓜，是黃魚做的，雖說魚種不同，不能相提並論，但做法也是不同的。

這種同一物品而能各有特別的美味者，全在油醬分量的得當與火力的合時。我曾到西四牌樓同和居去看做菜，大司傅的面前擺滿白磁小鉢，竟有三四十之多！裏面是香

菇，木耳，葱屑，繙粉，香菜，豌豆，辣醬，甜麵醬等等我當初記不住而現在更忘記了。他要用這幾十種材料，這一種該用，那一種不該用，又這一種該用得些，那一種則很少，在很小的分量裏再分出多少來，我相信，他在這種材料面前，正與畫家在色盤面前與鋼琴家在鍵盤面前是一樣的。他們都是要用豐富的經驗及勇敢的決斷來下手配調的。在這配調中有一個附帶的大問題，就是顏色與香氣的調和。烹飪是味覺的藝術，然而在視覺與嗅覺上是很有關聯的，這只有文藝之注重音節可以來比擬。芙蓉雞片真白得可愛，據說用嫩雞研泥和生雞子兒的白燒的，但二哥與我常疑心這只是雞子兒白，沒有雞的。可惜在看烹飪時我沒有注意這一點。豌豆雞丁，綠與白的兩色真鮮明呵！至於香氣，我們也是很明顯的覺得的。

火力的問題更難了，我看厚德福做瓦塊魚，煤爐火融融竄出帶青的紅光，廚司拏尺餘圓徑的鐵勺子放火上，以油注入。我問他這是什麼油，他說就是平常的香油（芝麻油）。油

燒熟了，他叫我留神，走些開，他將洗淨放在碗中的魚一塊一塊的從勺邊滑下去。油就叫起來了。這油之多，能夠沈沒魚塊。我問這是什麼魚，他說是活鯉魚。鯉魚在別種做法時是沒有什麼好的。炸了約三分鐘，他取勺輕輕倒出熱油，魚仍留在勺中，另以一碗繃粉倒入，稍稍的搗動，就擎起盛在盆中了。這稀薄的繃粉當然是菘豆粉和在水中溶透的，而糖與醋就放在裏邊。看煮成的魚，有透明的膏質包圍着，似乎不僅是豆粉，也許還有卵白放入，但他說是沒有的。這用火的時間是很有關係而且很難學到的。在學習的人，雖然一切都曉得了，爲了加火的時間，必定學不像他做的東西的口味。多少東西是下鍋的時間須有一定的，有的應該先放，有的應該在將熟的時候才放，有的則應素就盛在碗中，等他物煮到將好時和入。我吃過驛馬市大街賓宴春的很好的麵包蝦仁，在我沒有看過烹調的時候，無論如何是想不出如何做法的。取麵包切成小立方，在油中大炸，直至焦脆而乾燥了，盛起。一邊倒蝦仁在油中一炒，放入雞

汁糝粉，就以這正在沸騰的蝦仁湯倒在碗中炸麵包上，麵包嗤嗤的笑時，立刻有人擎到客人前去了。這樣，麵包已得熱湯的滋潤，而他的鬆脆還沒有消失，倘若你將麵包倒入鍋中，哪裏還能保持這鬆脆呢。法國有用焦麵包粉放在菜上的，但不像麵包蝦仁的須注意時間。春華樓的鍋貼（或作場）雞，不生也不韌，也須火功得當才做得到。

西餐到最後時的點心有甜的，但菜是沒有用甜的，中國菜中有甜點心間入，使中國菜生色不少。什刹海會賢堂的果子羹使我不忘。在西湖與惠迪惠疇曾連吃杏仁豆腐三大碗，還有不足之感。最好的，在暑天，這種甜菜都是可以叫煮後放入冰桶中待冷再吃的。扁豆泥很細膩，拔絲山藥夾在筷中時還有一條絲連在盤中，加上這點遊嬉，更覺有意思了。這幾種東西是要熱吃的。清華園廚房特做的高麗饅頭，閩菜館忠信堂太和春等的葛粉包，尤其是在六部口小有天吃的千層油糕，都是引人超脫這娑婆世界而入甜美的樂園的。在法國時很覺沒有點心可吃，去買的時候，隔

了玻璃望進去，因為美麗而清潔，覺得件件是美味，然而材料太少，件件是麥粉與糖做的，或者搗些牛奶，或者搗些可可，此外就只有花生仁了。這正與中法烹飪有同樣的比例。同和居的銀絲捲是又美麗又美味的，太和春等的蒲包飯，香而越，會賢堂以荷葉煮粥，色嫩綠而香。還有人用竹葉心或嫩苗熬粥的，多少的細緻嫺雅呢。

西菜中多放牛奶，如牛奶菜花，這是不及中菜的火腿菜花的，若論奶湯蘿蔔，何等的溫雅樸素。牡蠣在法國是名產，只是加檸檬汁生吃的，不必論，吃其餘貝類也不及中國閩菜中的紅糟香螺何等的用功夫，使他如此的香美。

至於煤市街餡餅周與東安市場東來順的涮羊肉，與和順居的白肉是另備一格的。

不過，中國會食，不管是初相識的，或有疾病的，均合吃同一盆菜，這實在不好。雖然我回來之後不久就慣了，我還知道這樣合吃的壞處。至於鹹淡酸辣也是應該照各人自己的喜歡，辣油胡椒麵的愛好量是各人不同的。

在烹調時須從淡，而任各人自己加放。還有三兩人合用醬油碟的，實在大不應該。吃完瓦塊魚，拏去焙麵；不久拏出爽脆的炸麵，拌在瓦塊魚的糖醋汁中，這是很美味的。只是，這糖醋汁是大家吃過的，有時糖醋汁較拏去時為多，而且多出魚塊來了，這明白是別的客人也去焙麵而不留意對換了。這樣非但吃同桌人的殘澤，簡直吃不知什麼人們的唾餘了。我想這儘可取麵來各人自己放在吃剩的盆中，不必去重燒這魚汁的。

此外，我總覺得中國菜太油，而種種烹調多不顧消化力，這是應該研究的。後聽湯爾和先生說，這也未必，尤其如肉絲麵水餃子等點心，是成分配搭很勻，最易消化的。但如蝦生之類，究有寄生物，易致疾病。

我再講些附帶的問題。餐室四周的字畫與花草是很重要的點綴。西洋人很注意餐室的花卉，但在法國人，牆上幾乎必掛獵物與果品的繪畫，不及中國懸掛各種字畫的雅致。又，在冬季，菜取出來很易冷，所以，菜盆下有的放一個盛開水的座子。一切用具是很

可用些藝術的，而果品也可多多的加以注意。我曾在驛馬市大街德源居得到一個好印像：夥計福雲海取出小方形的擦碗紙一厚疊放在左手中，右手食指點住紙心，左手指撥動起來，方紙的地位旋成螺紋了，於是分給各人，我們看了很喜歡，要他再三的做給我們看，但我們總是學不好。這印像使我們更加喜歡到這店去。

藝術不像許多人所仰望的高深，思想可以高深的，而所附着所寄託的材料，即使是這樣旋轉擦碗紙之微也可應用，因為這是容得下高深的思想的。

音樂所用的是銅片，是羊線，繪畫所用的有植物的油，有礦物的鏽，都不過是物質中的無足重輕者，然而從這裏傳出藝術，傳出宗教文學哲學上的大思想。烹飪或者可認為銅片羊線之類，安知不能顯出與音樂繪畫一樣的藝術呢？我且不說從烹飪顯出的藝術；我相信，從各處的烹飪去推求各處人的氣質，一定可有很大的發見。無論什麼經過人手的東西，不知不覺的含有這人的性質。烹飪是

飲食‘大慾’中的事，哪有不寄託着很濃厚的感情？我們常見久別家鄉的，一遇家鄉風味，就如飛回故鄉了。張翰以記得蓴羹鱸膾而棄名爵，也是食物能左右感情的例證。

所恨，我注意京中菜館者且不到一年，而所有食譜等書又沒有專心研究過；京內外多少知味家當不讓我如此瞎說。爾和先生曾允爲我指導，但我細想之後實在不敢作此專書了。我在這裏只是想用石頭去開出那蘊藏着的良玉而已。作烹飪研究引。

十一月二十七日補作。

別愛的北京

北京乎！我將離你遠去了。

我所投懷的北京乎！爲了愛你的緣故，我已用種種理由原恕你了；然而到了這臨別的時候，我不禁還要說到我的憎恨。

你知道我來時的滿腔熱愛，來重溫舊夢，而且想盡我的微力來表現你的優點，不好的，我也想如對家人知友的不避嫌疑來規勸你。

一路來時，我就滿心預備立即介紹陳女士於崇高寬博的你之前。不料北京已非五年前離別時的北京了！種種情況困逼我，使我不能擺脫。或者你正在竊笑我，說我遠非從前的樣子了；然而，要是我在法國的四年也如現在的腐敗，你可相信，我決不能像去年來時的活潑，更不能如此純潔如此熱烈的來愛你了。我的心情之壞全是回國以後的事，而昏亂情形的大部都是在北京起來的。

確實的，在這八個月以來，北京也給我了

許多不可抹煞的好印像。國慶日，參觀故宮博物院後，我於斜陽中深深的刻下舊與新的長流的觀念，使我更知道我們所以留下事業的真意義。登中央觀象臺，我正苦北京之平板不能涵養警惕我而在不自覺的墮落，於是登數丈之高，略可窺測北京之大體時，已能提醒我在法國時竭力自勉的淡泊與注視遠大的目標。我在正陽門一帶畫春雪，我在中央公園看棠棣看金魚與鸚鵡，雖然都只是暫時的，卻都驅逐出當時我身上的怠惰與昏亂，使我奮發，使我熱烈。最不能忘的是北海白塔上的看日落與日出。這是新秋的一個晚上，我與學昭姑娘同立在西邊，太陽一秒比一秒的擴大，在橙色的天面向石青帶紫的西山叢中下去。清風漸緊，紅日西沈的速度也更大，我轉頭看學昭女士，最後的光輝照得他面色統紅，但看他有惋惜之意，於是我說，太陽是去了，不過，一夜以後，我們就可在東邊看到他的。一直到了微暗中出門來，一直到了現在，這北海上的落日與根據這落日所構想成的日出，都很清楚的保留在我心中。我想學昭姑娘

也與我一樣的保留着。不但是這樣構想成的，北海的日出我也實在的看過。這是看落日以後，也是在秋天，天色漸漸的青白起來的時候，我已走向北海去了。在白塔邊的清氛中東望千萬形態千萬色彩的雲片間日光透露出來，我急着學昭女士看不到這種好景象。低頭望大門，我的眼光穿過塔邊的樹枝，他着湖色長袍，經過石橋，從‘堆雲’牌樓邊過來了。看日光漸漸的普照大地，聽清亮喇叭從四處吹起。這一個朝晨給我以無窮的高遠。

可是我在北京得着更多的惡印像。大風起時，滿街迷濛。高低歷落的路上，滿撒你刀我槍的人們。你看哪一個人不凶凶的想謀財害命的。走到胡同口，車夫們烏陣似的飛跑開來爭買賣，是的，這原他們的好意，然而他們中可以說沒有一個肯於第一次就說平直的價格的。我明白，以銅子來估量他們跑遠的兩腿，原是極不應該的，而且四五十銅子一點鐘的工資並不比別種苦力的工資為多，若在西洋則更不能比了。然而他們故意討價高昂，如果有人照他所索的給他，他必視

爲傻子而且等拉到的時候還要說‘先生多化十個八個吧！’還有可恨的是車夫的相互爭奪，愈是同爲可憐的人了，愈是相互的侵凌，爭不到坐客就罵，別的車夫討價比他少時也罵。坐客也是刻扣的，從無可再少裏也要少給一個子，而且誰也不想主持公理，凡雇車時，只等說定價錢，不管說價的是誰，跳上最近便的一輛就跑了。還有，凡坐車者心中又必一路的恨車夫跑得慢，而凡拉車者心中又必一路的恨客人重而價輕，在同一路上相互的仇視着。倘若路中與他車相撞，自然不管是誰先撞誰，兩個車夫都是先罵爲快的。而兩車上的坐客一定毫無關係似的不想出來認錯，不想出來解和的。總之，大家相信他人的損失就是自己的利益，用手打人的面頰，因別人的面頰痛了，就覺得自己有了利益，而忘記同時自己的手被人的面頰所打了的痛，還有甲打了乙而使無仇的丙快活的，因爲他只要看到有人損失就覺得自己有利了。北京的種種人事都出於這種觀點；在金錢上是最顯著的。其實，趙先生在錢先生處偷一塊錢，打牌贏一塊

錢，或做工做買賣賺一塊錢，確實覺得趙多一塊錢了，然而從高處看下來，或者如我的出北京城去的看進來，覺得北京城中沒有多一塊錢，也沒有少一塊錢。地裏種出一顆白菜，手裏捏出一個泥人，推了車使一盆花從這裏移到那裏，撥算盤子使許多數目相加得一總數，這種都是生產，於人類全體有利益的。然而大多數的北京人只知道損人利己，不還只知道損人不利己！所有在生產或美其名曰做事業，曰爲社會効勞者，都是這麼一回事罷了。

在街上走，尤其是立在電車中，抬頭看時，個個奇形怪狀沒有相同的，然而沒有一個不長着自私的面龐，他們卑鄙的怕人欺侮，却也陰險的想乘人不備來咬人家一口。下車時挨過你先下去，上車時未等他人下車而推開一切的人就跳上去。看這種情形，可以知道他們心中是否允許別人與他並存的居心了。他們不知道，電車中能容四十人五十人是一定的，他上去了，別人擠出了；他不上去，一定多一人可以上去，這在個人是有得失，在電車看來總是這樣効勞的。然而昏昏的北京人只

知爭這種無利的利益而已。弱小的我不能感動他人，我卻不能自主的與他人一樣的壞了。乞丐之多不但使我失去人類的同情，而我已受同化，他們的乞憐心情，竟屢屢要在自己身上表現出來。當然的，這當然是我自己無力把持之故，不該怪人；但我相信，北京人之壞都是如我的傳染來而後青出於藍的。

我確實也曾想與外界抗衡的，然而我抵抗不住。我初來時，到廣和居吃飯，看各人吃白瓜子都擲殼紛紛下地。我想，我倒偏要保持我的習慣，我積聚我剝出的瓜子殼在桌上。不料等飯菜來時，夥計憤憤的把我面前的瓜子殼堆抹到地上了。雖然不因為夥計們的憤怒，我想，我這樣的堆在桌上反勞他們的拂拭了，於是抵抗了沒有幾次只得同化了。這只是最初的而且最小的被征服，以外照樣的不能不依順的自然多着呢。

(伏園二哥問過西車站回來，知道今夜有車到漢口去。於是我沒有心思如我欲說的寫成此文，但也微幸的我可脫出北京了。)

革命家必定痛恨我的主張的，即使是最

和平的也要說是荒謬。然而我是這樣相信的，所以不能不主張。我以為，殺人是逞強。但也是示弱。倘若自己是強有力，應該有能力防止反對方面的行爲。要殺仇人，就是怕被仇人所殺罷了。究竟，世界是各人各有一份的，倘若你該誅滅與你不同的，那末你也正該爲他設想，爲他誅滅你自己。你防止他危害人類，危害你個人則可，你要保護自己，至多如瘋人院的拘禁他也夠了。對於無論如何壞的人，你是不該妨害他的生命的。古來多少殘殺都是自信與自私所驅使；我夢想倘若自從變人以來就除去這種獸性，到現在，人世不知是何等和平燦爛哩。犧牲原是祀神的牲畜，奮鬥原是表示禽獸用爪牙搏擊的，而現在卻認爲人類的美德了。我知道人家將要憂慮，我的主張實行，則殘暴者將不畏法，將使世界永無和平卻永無奮進之一日。然而我要問，現在的世界之不能和平除爲了爭鬥以外還有什麼？講到進化呢，自然，因爲爭鬥的緣故，何等的摧殘文明的萌芽，而且所謂文明者，都滿染爭鬥的顏色。所以我說，倘若人類

沒有保留這種獸性，不知將何等和平燦爛哩

這種意思我本想奉勸今日的中國學生與改革家的。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經過深遠的研究，身價是很高的，然而不惜徒手與有力的軍政凶人搏擊，這實在是不上算的。我也承認，因為世界是如此的，要戰勝他人，非用武力不可；沒有武力，也只得用空拳替代。然而你看，國務院前的大流血來教訓我們了。

這慘事發生以後，我要將就是這意思轉而奉勸利用暴力的人了。你們也該慚愧，以擁有一旅衛兵之強，還怕徒手的學生與市民即使兩把手槍兩把破煤油壺是實在的，與一旅衛兵相比，總該有些不同哩。倘若所怕的不是煤油壺而是所謂共產主義，那末你們皆認共產主義之可畏，非一旅衛兵之所能衛護的了。現在數十人死了，數百人傷了，而所謂與市民互有死傷的衛兵只是後排的衛兵自己打傷的，你們似乎非常勝利了；然而共產主義本身並沒有受傷，用暴力的你們卻贏得對方的損失所產生的憤激，且而反增加多數人對於損失者的同情。這是用暴力的結果，無

論誰都逃不出這個支配的。

受虧的學生市民們，連我也在內，當然希望此後預備能夠勝過仇敵的力量，報復這次的大辱。然而我以為這是一個惡夢。我們還不惜惡使我們吃虧的暴力，將使人如被我們所憎惡的憎惡我們嗎？他們用暴力，我們要報復，他們被我們殘害時就不圖報復了嗎？自然，受了殺害而馴服不起反抗，這種奴性更甚於豕羊的了。所以我們應該自衛，我們不妨處處防備他人的謀害，但不該疑慮他人之謀害而趕先殺戮，因為世界各人各有一份的。我們已經受虧了，也不必報復，但不是從此拋棄自己的主張了；我們的達到目的便是我們的報復。處在中國現在的社會中，階級爭鬥什麼爭鬥的呼聲還有些意義，住過外國的人除非在俄國學經濟的，除非在美國飽受欺侮而回來提倡國家主義的，必定不如久住中國者的厭惡人類或好與人鬥。我是在法國處處滿受他人好意的，所以對於人與人也可爭鬥的一句話有點說不出口。以戰爭消滅戰爭，確是名言，但戰爭產生戰爭也確是事實。

我們不用武力該用什麼來防備他人的謀害，又用什麼來防備他人毀壞文明的行爲呢？這最有用的方法是教育。所謂教育者就是用種種藝術使人成爲適於我們所希求的人。我不說給人聽一曲音樂或看一幅繪畫必能立即使他成爲完人的了。這藝術的範圍是很廣的，凡使人有智識，使人能夠自動的辨別善惡而定取舍的都有教育的意義。教育的目的與方法隨時變換，而教育本身是永遠如此有效的。自然，最重要的是施於年幼的人；但對於成人也不是沒有方法的。例如對現在的北京官吏，我們當用藝術感化他們。自然，對於他們中大多數頭腦冥頑毫無普通智識者還要用藝術去感化，不免比對牛彈琴更是傻事。但我說過，我所說的藝術的範圍是很廣的，老實說，我們用方法驅使他們做這樣或箝制他們做那樣，就是利用他們所崇奉的鬼神等材料也是可以的，這種都是藝術。這話當然流弊很大；但對於沒有聽話的程度或有意藉口的人，什麼話是不會發生流弊的？我們不能顧慮這些。

然而我是很弱小的，到北京以來，用了在法國時的兩三倍精神，總算勉強保持了我的軀殼，若論感化他人，那裏談得到呢！回國以前，確也屢屢爲中國設計的，只恨自己的幼稚，來不及作高深一點的研究；然而現在知道所設想的完全不對，現在中國最需要的不是滋補品，更不是山珍海錯，而是開胃藥，再在開胃藥中放些營養分，務必調成美味。可是這種職務絕不是我所能參預的。

我是很弱小的，然而我相信什麼人都是弱小，被欺的不必說，逞強的還是弱小的表示爲弱小的我們計，我們應該隨時躲避與我們不同的人，而與相同者聯合起來。人類間交戰團體的接合是沒有標準的。同國的軍人該是同一階級的了，然而相互戰爭，由來久矣。官吏與學生該是兩個階級的了，然而以前竟有學生而爲官吏的暗探，使人來殺害他們的同學，現在又明明以剛做過學生的官吏殺害學生了。英國人殺中國人是國籍不同之故，但也有英法各國的工人竭力來援助中國被害者的。俄國退還在中國的種種權利，而且

屢次來援助，該是親人了，然而許多俄國白黨爲一部分的中國人當先鋒隊進攻北京，架飛機在北京拋擲炸彈，與中國人之正在自相殘殺是相應的。我生長在中國，懂得中國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遠甚於他國的，而且很有鄉土的愛好的，我應該很願爲中國效勞的。然而我感到寂寞，我只得跳出國界去與合意於我的法國人共事。倘若認爲我有救護無論那個中國人的義務，我必拖泥帶水的用盡氣力仍然毫無結果的。這話似乎可以作爲我明白招認我的叛逆或賣國的供詞了；然而我要問，山東人廣東人何以可在不是生產地的北京任事，不算叛逆，獨不放大一點範圍，也允許到外國去任事呢？我主張凡合意者便相聯合，不必拘泥國土或人種的分別的。根據這個信仰，我決計早早脫離北京。

雖然決計早早脫離，卻也想體味北京的優點，所以猶豫不忍去的逗留了八個月。我原定初秋就回西湖作畫的。然而我自己寬限，準中秋過後即行起身；中秋後卻以國慶爲期，以後又想決定過了重陽就走了。期限約

得多了，索性不約了，過了年節再過舊曆年。在這八個月中，我對於愛而又憎的北京費了無限的猶豫。我想，只要能夠避免他的短處，我不妨住着的。於是我不想出去，悶悶的坐在紹興館中。

當初，我看院中兩大株槐樹的花掉下來；後來，秋風起時，掉下來的是枯葉了；等到滿院光亮的時候，葉子不留一片了，但烏鴉們時時踏上枝頭，掉下許多槐豆，飛去時更重重的踏一脚，又掉下許多。在靜寂中我聽到這種瑟瑟的聲響，總疑心是有人來了。伸頭窗口，還只是寂寞。在這清淨中該是很能用功了，然而比從來沒有的更不用功。常常約學昭女士，雖然不是來讀法文的日子也希望他來。他去後，我又在靜寂中聽院中瑟瑟的聲音了。每天是一定的，起身時聽到‘三角....饅頭’日中當初聽到‘甜葡萄呵！’入冬聽到‘烤白薯呀....要不要呵？’夜間等到‘....硬麵餠....餠’的聲音起時，總是十一點半，於是不得不睡了。這種情形每天一樣，而每天又一樣的沒有成績。

我屢次自問，我無補於人，又是無待於人，何必久留在此呢？可是交通斷絕，悶住了不放我走。到了現在成行的時候，我自然要綜觀一下。回國以來，我沒有登過一次講臺，放出若干謊話，這是我所可稍稍安慰的。我曾寫過一點文字，在報紙上發表，似乎與上講壇一樣的有罪；但我相信報紙是沒有人看的，決沒有如張大了嘴，圓睜了眼的聽講者的深深吸引，所以我不必認罪。

所不忍別離的是二哥與姪兒惠迪。當我決定要走以後，晚上回來的車中，惠迪裝了別人的口氣說，‘你們走後，惠迪是一個問題。’惠迪，你遠離母親，沒有家庭，爹事忙，不能在家陪你，又不能到處帶你走，確實，你是成問題的；然而經過這個難關，多少人將羨慕你的幼年離家，曉得世故。可是你現在應該小心，而且忍耐着。你記得，那天我與爹要去看土地廟的廟市，而你一定要我陪你去放風箏。你哭了。幸虧陳先生給你講故事，等我們從土地廟回來，你已高興，躲在床下使我出驚的尋問。現在我雖走了，少一個與你爲難的人，但爲你

解和的陳先生也走了。

二哥，你這樣忙碌，我不能幫助你，本來，你事務之繁複，與你同住着，也無可幫助。幸虧你的精神好，忙着也如不忙的應付。然而生活這樣的沒有規律，究竟有損身體的，事忙的時候，飯也可不喫的，要作文要空談的時候，半夜以後還沒有睡。我常不能跟着你這樣做；然而到了有規律的社會，你將不及我的裕如了。我敢說，到了一定時候要吃飯，到了一定時候非睡覺不可才是身體好，才是克制自己的精神好。現在你又如我出國時的感到寂寞擾人了罷？況且平日常來叫你‘伏園先生’而你回答說‘唉，唉，陳小姐’的陳小姐也不來了。然而我們將如你所願的逃出北京的溷亂，這是勉強可以安慰的。

此外我所抱歉的，靜子姑娘若子姑娘要我教法文，我沒有給他們多大的成績。每次課後與出門時如此恭敬的行禮而且聽他們說謝謝，我總覺得不安。

墨卿如此盛情的作文送我，真是感愧。他學法文的進步非我所曾見於他人的，可惜。

我不能按規定時間幫助他的用功。

我本來想說，我此外沒有什麼難忘的了。然而許多給我極大好意的朋友，推至我所不認識的一切北京人，都在困苦連顛中過日子，或者他們是不以為意的，但我在這臨別時節是如此的動感呢。

四月十九日在長江上寫成。

目 錄

北京乎!.....	1
今夜月.....	5
今晚漪瀾堂的花盒.....	9
看圖有感.....	11
光社的展覽會.....	15
兔兒爺的革新.....	18
故宮博物院.....	19
出遊.....	25
小小盒兒小小蓋.....	33
中央觀象臺記遊.....	36
扶醋瓶.....	41
奧使館之繪畫展覽.....	46
時勢.....	50
清華園之菊.....	52
呵一年了!.....	70
‘第二夢’.....	76
孔德學校.....	78

雞毛帚.....	82
介紹韓敖君.....	85
前留學生.....	90
佛瑟爾大老爺.....	100
畫餅充飢的新年多吉慶.....	109
大家都放起風箏來呵.....	124
中國之夜.....	127
春雪.....	135
青年淘中的幾句話.....	138
林風眠先生.....	145
論兼容並收歡迎蔡子民先生回國..	153
畫家方君璧女士.....	159
歡迎一位園藝學家來北京.....	162
法國與中國.....	171
四月魚.....	179
北京應有的遊春佳節.....	183
春裝的中央公園.....	189
味兒.....	193
別愛的北京.....	209

插圖目錄

理想中的北海今夜月.....	8
搗藥.....	11
垣娥奔月.....	13
故宮博物院門前.....	20
中央觀象臺.....	39
京報副刊編輯部之一角.....	42
中央公園望金頂與荷塘.....	47
潭柘寺之松.....	48
清華園之菊.....	52
花叢.....	55
春水綠波.....	57
曉霞捧日.....	59
紫虬龍.....	61
牡丹.....	61
鈞突噴玉.....	65
棕櫚拂塵.....	67
銀蓮.....	69
飛機.....	79
晨光.....	80
雞毛帚.....	83

慨賽書局	101
麻杭先生	103
連年有餘	110
新年多吉慶	111
風箏叢	125
金魚	125
彩蝶	127
燈市	131
梅花	135
春雪	136
中華門前望正陽門	137
林風眠先生	147
蔡子民先生	155
方君璧女士自畫像	159
彬彬	159
吹笛女子	160
沈思	161
春眼初覺	161
李駒	163
在暢觀樓前	169
迎暉亭前的學昭姑娘	191

封 底